





精華編

精華編二四七册上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七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韓格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七册

集部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七册

集部

上册

道園學古録　道園遺稿

〔元〕虞集　撰
龍德壽　校點

目録

上册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 …… 一一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

道園學古録卷之五

道園學古録卷之六 …… 一四六

道園學古録卷之七 …… 一七三

道園學古録卷之八……一九一

記……一九一

道園學古録卷之九……二一三

記……二一三

説……二二五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二三一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三……二九〇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四……三〇九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五……三二五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六……三四〇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七……三五三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一……四四四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七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八……五八九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四……七〇六

序……七〇六

下册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五……七三一

記……七三一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一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五……九四六

道園遺稿卷之三……一一〇六

道園遺稿卷之四

道園遺稿卷之五

道園遺稿卷之六

附録

校點説明

《道園學古録》《道園遺稿》，元虞集撰。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字伯生，號道園，亦號邵庵。世家會稽，唐初遷雍，中和間徙居四川仁壽。宋亡，僑寓江西崇仁。集性敏好學，十六師從吴澄遊，備聞前修格言，於前代典故及舊家世系，考覈尤爲精詳。元成宗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得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歷事九朝，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元惠宗元統元年（一三三三）秋，以病辭歸崇仁。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卒，享年七十七，謚文靖。事見《元史》本傳、趙汸《邵庵先生虞公行狀》、歐陽玄《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虞公神道碑》。

集爲元代文章鉅擘，生平爲文萬篇，行於世者十之二三。歐陽玄《雍虞公文序》云：「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於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間。吾黨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毫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對集文壇地位及爲文風格作了恰切評價。

虞集現存著作，有《道園學古録》五十卷、《道園遺稿》六卷。現將底本和校本的幾種版本情況簡介於下：

一、《道園學古録》五十卷，由集門人李本等編録，斡克莊刊於建安。李本卷末識語説：「至正元

年十有一月，閩憲斡公使文公之五世孫炘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稿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録》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爲文多不存稿，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稿，間以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録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與虞集《酬諸友編文》詩序説法合。並詳列了參加編録人員的姓名。朱炘取得書稿返建安時，虞集又寫了《送朱明仲歸建安并簡貳憲斡克莊》詩。以上説明《學古録》五十卷，於至正元年冬編定，刊印於建安。建安爲閩海道建寧路治所，世稱建寧本，或曰建本。此本早已不存。明翻刻本有二：（一）景泰七年（一四五六）鄭達、黄仕達刊本（簡稱「景泰本」）。此本比初刊本增刊了三十四篇詩文。目録後附重增目録，注明該詩文刊入的卷次。明成化間，葉盛將歐陽玄爲《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寫的《雍虞公文序》刊入卷首。據《皕宋樓藏書志》引葉盛識語云：「道園先生文集，往時劉伯温所刊大字本，有歐陽圭齋序，今板已亡矣。近見昆山新刻斡克莊建本，遂于先生四世從孫吴江虞茂湜家，模得此序并書一通，冠諸首云。」景泰本，今國圖等館有藏。《四部叢刊》初編即據此本影印。又有《四部備要》排印本。（二）嘉靖四年（一五二五）陶諧、虞茂刊本（簡稱「嘉靖本」）。此本據景泰本校刊。但將《雍虞公文序》、重增目録及三十四篇詩文。卷首有順天府尹萬鏜所作《重刊〈道園學古録〉序》。此本今國圖、北大圖書館有藏。《四庫全書》集部《學古録》即據此本抄入。

二、《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虞集門人吴彤等編輯，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劉沙剌班（劉伯温）等于至正五年五月牒請刊于臨川郡學。卷首有至正六年二月歐陽玄《雍虞公文序》，至正五年五月《憲司牒文》。《類稿》編刊時間比《學古録》晚五年，編輯人員、刊印地點、編次均不同。將《學古録》前三編與刊印後增入的新作混合，按文體編

次。一至十八卷爲詩，十九至五十卷爲文。《學古録》中的《方外稿》六卷，全予删除。故二者所收文有出入，文字也有差異。臨川本《類稿》明初有覆刊本，其後再無刊印，故罕爲流傳。《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的即爲明初覆刊本。

三、《遺稿》六卷，虞集從孫爲補《學古録》、《翰林珠玉》等編之失落，廣爲搜輯，得古、律詩七百餘首，編爲六卷，吴江金伯祥命其子鏐書入刻。此即元金伯祥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卷首有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黄溍序，至正十九年五月楊椿序。卷末有至正十四年五月虞堪識語。明朱存理《珊瑚木難》收有黄溍《虞先生詩序》，作序時間爲至正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云「得古、律詩七百三十七篇」，較此本「七百四十一篇」詩少四首，其餘内容則同。「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當爲刊印者致誤。此本有至正二十四年金天瑞補刊本，增補了馮尊師《蘇武慢》二十首，並有至正二十四年八月金天瑞識語。《四庫全書》集部即據此本抄入。

四、《道園續稿》六卷，國家圖書館藏有清抄本，卷末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彭城劉玄《補刊〈道園續稿〉序後》云：「長洲陸君守道，早從虞堪勝伯游，受其教益居多。堪嘗裒其從祖道園先生古、律詩總七百餘首，并古樂府若干。而元金華黄公晉卿、眉山楊公子年皆序於前，金氏伯祥已爲鋟梓。迨今歲久，版多亡缺，存者僅三之一，且糊糢間出，守道以其師之故，方圖補刊而易其糊糢者，奄及易簀。二子珩、瑄念其父志，用續成之，徵玄序其事。」劉説可信。將《續稿》與《遺稿》對照，從編次和内容看，兩者無差别。只是書題、序題、綱目中的《遺稿》改爲《續稿》，進一步證明《續稿》是《遺稿》的補刊本。

五、《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六十卷。編次爲：《學古録詩集》八卷、《道園詩遺稿》八卷、《學古録文集》四十四卷。孫錤等編輯，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四川鵝溪《古棠書屋叢書》刊本。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有藏。據此本補刊的有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存古書局補刊本，有《中華文史叢書》影印本。

此次整理，《學古録》以《四部叢刊》影印景泰本爲底本，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雍虞先生道園類稿》（簡稱「類稿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學古録》（簡稱「四庫本」）爲校本，參校《四部備要》本、《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本（簡稱「蜀本」）。《遺稿》六卷，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刊本爲底本，以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續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遺稿》爲校本，參校《道園詩遺稿》（簡稱「蜀本」）。

《學古録》《遺稿》底本未刊入的序跋提要等七篇，作爲附録，以供參考。《學古録》後所附《李本跋》，原無標題，今予新擬。

校點者　龍德壽

雍虞公文序❶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間。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穹林，葱蒨蓊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即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温，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裒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爲序。玄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

❶ 建寧初刊本《學古録》無序，此序是爲類稿本而作。明成化間，葉盛修補《學古録》時刊入。

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爲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歐陽玄序。

道園學古録卷之一

在朝稿一

雍虞集伯生

賦

别知賦送袁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綫偃蹇以自窮。逝斂裳以遐征兮，抗九霄之雲風。熲三辰之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倀倀兮，亦踉蹌而在兹。于嗟乎！世德之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陳珮玉於交逵兮，被徒輿以瑶環。設厚顔之鬱沉兮，孰敢即問乎津涯？發疾叫于咽嗌兮，衆披靡而莫支。夫冶倡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内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兮故意。惟前聖之無閎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顧涼薄之多懲兮，猶慷慨而尚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又證余以其可。余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濩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久子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騖兮，殆若爲乎余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渾渾兮，春多浪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我。于嗟兮，昔之盛者何其多？

古劍賦

吴季有劍，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

匿兮。歷世十百，神物來兮。精英上浮，久乃識兮。截截庚庚，玉理仄兮。質化光泯，黝正黑兮。匡視白日，澹斂色兮。燧人司金，石水泐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勿褻勿試，靈具戒兮。鬼目睒睒，頭鬋鬋兮。竊擬窺之，自造慝兮。靈怒殛女，不女貸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山，采衣翼兮。長身好脩，又正直兮。稱是容佩，有加飾兮。魚室珠橈，雜文織兮。虞于帝傍，順降陟兮。握奇中運，授神職兮。旋陽制陰，物不忒兮。辟却百非，五兵息兮。大宰不劇，完以爲德兮。變窮于傳，填無極兮。

畫枯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嚙食兮，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機釋而神旋。遺衆壤於蹔有，❶勒不毁之所全。或垔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湁無雨以如晦，悦非規而能圓。澹黝乎其既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春秋而論年？噫吁嘻！被草以毛，❷膏慮用丹。❸皆爲流眩，頤常注次。❹獨何爲托寂寞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者邪？

木齋賦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群木之間，謂之木齋。余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❶「壤」，類稿本、四庫本作「壞」。
❷「草」，四庫本作「革」。
❸「慮」，四庫本作「膚」。
❹「次」，四庫本作「歡」。

夫何硉矹以嵳峩兮，據積水而鬱盤。有梗楠與豫章兮，翳松柏之丸丸。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彌高。絓余驂以弗馳兮，氣緜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芚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自脩乎茲室。

操

思魯琴操

龜山之陰陰兮，有雲垂天。河目而海口兮，將見其人。望之彌尊兮，即之彌親。大音寥寥兮，中信而真。

芝亭永言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有序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翬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勖其子遠。公嘗命遠從予遊，故賦此詩。

維昔玄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丁寧。面墻之室，繇不知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覲于德容，聽于德音。詠歌周旋，

實悦我心。❶邈乎千載，聖往言在。舍而不求，匪罔斯殆。畏友輩父，窮經篤行。既有諸躬，思貽厥成。既菑既畬，俾稼之食。既畋既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兹，遠其味之。始予虛羸，匍匐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俛焉斯文，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薄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詹來言。君子豈弟，宜其後昆。

題宋誠甫侍郎垂綸亭

岷源建高，駛無游舠。漢會其委，安流滔滔。爰有君子，垂綸其下。雖不得魚，意甚閒暇。援藟引楫，至于中沱。蔭樹以休，悠悠永歌。逝波沄沄，不轉維石。樂兹忘憂，矢言不食。烝然雲興，風舉以高。駝翔中天，遺景九皋。木其落矣，魚亦潛渚。睠言夙好，❷除于風雨。風吹衣裳，彼爲栖栖。行吟望子，寔勞我思。山有榛棘，河有鰉鯉。❸豈其飲泉？必泠之美。君子冠絁，❹秩秩大經。洞有清酌，可以濯纓。

高彦敬青山白雲圖❺

兩崖之間，曾不容舠。白雲悠悠，與山俱高。

❶「悦」，原作「説」，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夙」，原作「風」，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鰉」，類稿本作「魴」。
❹「絁」，類稿本作「純」。
❺「高」上，類稿本有「題」字。

趙忠簡公祠堂詩

皇元至順三年春，解州聞喜縣學，用禮部符祠其鄉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公六世孫國子博士贇翁，求虞集作迎送神詩。

山河邈悠，宗國爲虚。❶騎箕來歸，懷此故都。嗚梟在樹，飢鱷在渚。閟宫不存，公食無所。董澤之陂，有蒲與荷。子孫具來，式燕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兹，俾也可忘。

秦檜既貶趙公於海南，隨使人逼殺之。公臨終，從所寓寺僧索素帛一方，❷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以付寺僧而絶。聞喜之董澤，公鄉也。

賦衛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閨門嚴嚴，樂爾貞獨。泛泛淇流，岸有松舟。閨門閒閒，樂爾貞幽。汎汎淇右，有堂孔阜。娟娟貞幽，肅肅眉壽。淇原有泉，可濯可沿。亨鬻勺尊，樂爾高年。高年樂止，亦有孫子。式歌《衛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 其人將詣孔林

惟學《易》君子，慎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耦玩畫，方員視圖。畫循静

❶「宗」，類稿本作「宋」。

❷「帛」，原作「吊」，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始，夜根動初。罔不在中，日居月諸。乃秉元化，以時盈虛。共惟玄聖，啓我後愚。載瞻巍巍，魯林鬱如。

古詩五言

諼草生竹間

諼草生竹間，翠色相綢繆。美人欣有託，君子故忘憂。昔聞有鳴鳳，飲水來丹丘。不食衆木實，樂只淇園秋。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姿，當此君子心。春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湘妃昔鼓瑟，悵望蒼梧岑。❶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穹窿。牧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鴈，傳令彀雕弓。

書上京國子監壁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零雨每飄灑。炎光不到地，蕭爽度長夏。大化漠無宰，豈必事陶冶？揚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玄經》百無徵，白髮謾盈把。

❶「岑」，原作「岺」，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昴畢。草樹風不起，蛩蜩絶唧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羸驂齕餘棧，嫠婦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没。驛人告晨征，曈曈曉光發。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梨花元有句云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因續之云❶

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花開食實後，霜風振長柯。遠水良可鑒，彩雲亦易過。念爾白於雪，日莫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崦交，九度沙磧溜。始辭平漠曠，稍接山木秀。老病畏行役，慰藉得良覯。秋嶺晚更妍，寒花晝如繡。故園夫如何？朝陽眩霜柚。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轂，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爲山望成岑，織錦待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❶ 此題前，類稿本有題「續秋日梨花詩」。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泛蘭枻，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陰。游魚戀芳藻，好鳥鳴幽岑。爲樂恐易老，吾將脱朝簪。

天曆戊辰前續詠貧士一首

目昏畏附火，枯坐寒窗中。破褐著絮重，虛豆兼冰祟。病骨於此時，浮屠屹撑空。呼兒檢餘曆，記日待春風。雖欣解凍近，翻驚紀年窮。貰酒欲自廣，無錢似陶翁。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蜀侯昔罹憂，嶺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思禄位崇。爾來五十年，所以恆屢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頹風。漫仕非我能，偶貧豈人窮？深耕定有穫，歸嘆兩衰翁。

後續詠貧士四首

老骨寒不寐，夜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跼蹐敗絮中。鷄鳴當晨參，馬疥芻不充。山童衣百鶉，唤之愧匆匆。求火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歸放春草豐。

歸蜀越關隴，棧閣危登天。適越河濟

隔，堰水丈尺間。飢寒迫旦暮，舟車計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聽詔畢，喚馬閶闔前。童奴受宿戒，向暖争相先。聞之嗔兒子，我何爲汝牽。屨無千金賈，吾足安暇憐。

爲政貴察色，讀書在研覃。司視既不明，兩者無一堪。尚不逭吏責，爲師固宜慚。聖世無棄物，況玆久朝簪。決去豈我志，知止亦所諳。頗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濯餌千日期，冰臚復清涵。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驂。

天風夕號怒，霜日殊清妍。探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奈何視茫茫，字若萬蟻緣。精意成寂寞，惆悵還棄捐。於帷仲尼衰，清夢不復然。小子未聞道，何以卒歲年？

觀花有感

掛巾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巾上塵，花落手中斝。清唱起相壽，毋遽且聊暇。流光急去人，莫怪行樂者。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觀。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喜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户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同閣學士賦金鴨燒香

黄金鑄爲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逶迤動微風。綺席列珠樹，華鐙連玉

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踈條栖鵲寒，衰蕙流螢冷。戀闕感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鍾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爲霜。交柯舞幽鏡，墮葉響鳴璫。高巢翠羽下，澄水玉虯藏。上人從定出，行吟繞石床。

送吴子高

懷寶獻京國，悼亡還獨歸。日落雲中樹，風吹江上衣。湘靈瑟在席，織女石支機。遠道多寂寞，强飯勿相違。

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袖近，歌罷綵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嬈？

寄題新冶亭

窈窕冶亭莫，蕭條江南秋。泛覽山河外，張樂鳳皇丘。公子飛翠蓋，美人回綵舟。從兹至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儋耳東坡載酒堂

翳翳儋耳城，歷歷桄榔樹。百年遺故丘，新堂設賓阼。清風海上至，朝陽在庭户。丹山五色鳳，覽德屢來下。甘辛熟桂酒，羅列雜藷蕷。苻黎多孫子，食飲祭先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除。

鑿井得甘泉，渴者恆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絶風雨，水木況華滋。隣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懷故都？聊樂宜在兹。星河度白鶴，山月懸蛾眉。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思。

盜發亞父塚 彭城有盜識寶氣於亞父塚上。發之，得一劍云。

盜發亞父塚，寶劍實累之。塚開寶氣盡，獄吏書盜辭。盜言惟見寶，寧知亞父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輿尸。黃腸下深錮，千歲復何爲？大河繞城東，落日在城西。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期。

應制題王朏畫吴王納涼圖❶

雨過太湖上，風生響屧廊。紅綃拂几席，白紵製衣裳。朱光淪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❶ 此篇，類稿本編入律詩五言。

步虚詞四首

步虚長松下，流響白雲間。華星列爟火，明月懸珮環。肅然降靈氣，穆若愉妙顔。竹宫憺清夜，望拜久乃還。

稽首望太霞，離羅間層霄。絪緼結冲氣，要眇出空謡。前參千景精，後引務猷收。攝衣上白鶴，招摇事晨朝。

朱光出東海，高臺迎赫曦。❶六龍獻陽燧，九鳳保金支。鍊丹軒轅鼎，濯景崑崙池。拜賜冰玉佩，玄洲共遨嬉。

學仙淮南王，問道劉更生。三年鍊神丹，九載凌上清。日月作環珮，雲霓爲旆旌。回首召司命，靈雨灑蓬瀛。

題商學士畫❷

方士好服食，商山多紫芝。采之長松下，濯以清澗漪。滄涼百里内，秦皇都不知。駕舟載男女，築宫東海涯。

贈藝監小吏

廣術何迢迢，榆槐蔭蔽之。鼓鍾晨莫起，車馬中間馳。此有嫠居者，閉户教孤兒。十歲學文史，十五從吏師。丹青出天性，落筆有令姿。藝監取材伎，小大無一遺。署兒筦庫下，禄薄不足爲。手持一束

❶「迎」，類稿本作「近」。

❷「商」下，類稿本有「德符」二字。

書，求以慰母思。告兒勿薄吏，公卿出自茲。請看孟氏里，軻母自有祠。

記子昂畫❶

春風動蘭葉，庭户光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練衣。❷車行不擇路，苿苡何楚楚？遊子憺忘歸，徘徊歲云莫。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陜郊得時雨，生意始來復。存者事稼穡，還者葺牆屋。安知凋瘵餘？政可致新福。闢除正廣術，區井表深瀆。均齊定恒志，忠厚保敦篤。豈無憂世士？受仕在芻牧。爲義苦多違，好名常不足。治書肅將指，善類庶有勖。

送張道士歸上清

白雲盱水上，自古多仙人。手携緑玉杖，頭戴白綸巾。袖中出風雨，天上禮星辰。歸來庭户静，芳草自生春。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莫當蚤歸。❸城門已擊柝，出郭何焉依？下馬投館人，空垣月當扉。涼風振庭樹，巢鳥屢驚飛。起坐搔白髮，忽如霜草稀。周公不復夢，仲尼故沾

❶ 此題，類稿本作「吴興公畫蘭」。
❷ 「練」，類稿本作「彩」，四庫本作「練」。
❸ 「莫」，類稿本作「晏」。

衣。老萊有孺色，傳聞惟食薇。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隘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哦書詩。布衣不掩脛，晝食甘藿藜。冠成動經歲，不售亦不辭。我少好文章，把筆無不爲。愧爾爰寂寞，慎與當自兹。

贈寫真佟士明

佟郎居上京，閲人如風花。拈筆寫其似，千歲留英華。邇來七十年，將相紛在目。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昔我初北遊，面白鬢如鴉。點染煩粉墨，華星映丹霞。今如雪中松，苦硬雜蒼白。却視當年容，邈如不相識。不識當如何？臨風且長歌。黄雲接河漢，白雪漫坡陁。乞身願歸老，吴、蜀山總好。贈君千黛螺，翠色秋可掃。

寄陳衆仲助教上都作

學省足清晝，詞垣驚蚤秋。美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持衣未成曲，吹笛不勝愁。還趁鳷鵲觀，别製鷫鸘裘。

贈鐵菴道者二首

昔遊雲臺觀，山色上衣青。松花春雨落，栢葉秋露零。飢來煮白石，睡起看《黄庭》。人間忽已老，莫問少微星。

海上别妻子，山中求伏苓。白虎戲玄渚，蒼龍護黄扃。燒香招五老，行厨庖六

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粲華星。

題商德符華山圖

昔祠雲臺館，行穿御階栢。夕陰嵐氣深，重碧照行客。獨訪張超谷，漸覺巖險迫。冰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豈無鐵鎖懸？翻身若飛鶻。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王事況有程，車馬何忽忽？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爾來十七年，欲往不再得。山河想邈悠，傷殘轉蕭索。摩挲商老圖，彷彿希夷宅。高哉蓮華峰，白雲澹秋色。

寄幻庵主者

朝遊武夷麓，莫入匡廬岑。放舟臨野水，采藥過幽林。清泉磨寶劍，磐石鼓瑤琴。臘月歸溪上，還作蚕春吟。

賦茅山道士雲松巢

昔年李太白，廬山思結巢。褰雲自天上，和鶴止松梢。道士潘閒遠，高居古大茅。誦經門卧虎，看劍石眠蛟。飛步脱凫舄，長吟吹鳳匏。九江攬秀色，許爾作神交。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寫詩過夜半，欹枕又天明。❶ 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

❶「又」，類稿本作「到」。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半間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邑？招之恐不來，欲攬遽無迹。栖檐候晨光，納牖作秋色。用冲不爲盈，常住寧若客。分張任蒼松，散落還白石。日照香爐峰，月射仙掌側。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食。

題浴日觀

煌煌赤老烏，三浴乃出海。波濤始晃瀁，宇宙破冥昧。西登泰華顛，東望方丈外。稽首希夷翁，今晨良慶會。❶

爲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大茅千仞下，結屋三四楹。雲林户牖潤，❷鶴去海天平。坐上發長嘯，人間聞玉笙。斸苓春霧重，煮术晚煙輕。緑室嘘丹氣，蒼崖受日精。樵遺伐木斧，真降引霓旌。九鼎金還就，千齡樹不傾。問誰解居此？云是范長生。

吹笛圖❸

白雲悠悠去，長松披高丘。匡坐吹笛

❶「良慶」，四庫本作「慶良」。
❷「林」，類稿本作「生」。
❸「吹」上，類稿本有「題」字。

人，似是馬督郵。飛鴻遺哀響，幽泉發春流。女樂亦何有？逍遥以忘憂。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郡縣下，尚覺非所施。奈何筦庫冗，而可絀吏師。豈直名吏師？積學本書詩。高情抗浮雲，廉節濯清漪。君子安所遇，固無喜愠辭。嗟我忝從官，簪筆恆殿帷。竟無國士薦，徒稱故舊知。晚歲向田里，藜杖相追隨。尊酒以怡老，未爲負明時。

送李彦方閫憲

文監李公彦方，出貳閫憲，同朝群公皆賦詩以爲贈。彦方屢擢臺職，激揚之宜，有不待予言者。適有一事，深有感於愚衷。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静之説，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説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閫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愿中，至于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閫中，不能不於彦方之行發之。去一贓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集卧病，目眚尤甚，援筆書此云。

七閩去天遠，顛連苦無告。牧人受深寄，昧者覆爲暴。犀象雜金貝，饑渴劇飫

膏。大言相鄙夷，饜奪心自恔。豈無循廉吏？實病黑白撓。聰明屬旒黈，聽瑩資所到。李侯金閨彦，圖史擅讎校。晨聞大夫奏，夕理武夷棹。君子慎修職，寧適豐廪稍。蕉荔甘多毒，薑桂老堪芼。所懷延平翁，揚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討。言立聖如在，表正愚可造。師匠久不興，真妄如枘鑿。云何誚支離？肆誕長凶傲。異言古所誅，末學足深悼。閩雖在海隅，前聞此淵奧。正誼從簡編，良俗宜善導。贈言不及它，持此永爲好。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屢虚。雖有二三子，薪水不讀書。淒涼千載下，高名將焉如？不如鬼谷洞，鄭子樂有餘。種菊以爲田，田中更爲廬。善藥不二價，詠觴送居諸。有子揮五絃，涼風在庭除。時來青田鶴，亦出濠梁魚。昨者遊京師，侯門曳華裾。捧檄忽一喜，翩然告歸與。芳蒲采甘露，玉漿釀清醑。老父坐堂上，稚子具籃輿。晨遊南山陲，暮濯清水渠。席間撫猗蘭，房中詠《關雎》。以此得高壽，何必南陽居？

題朱邸竹木

猗猗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枝幹相扶持，風雨不可干。其實鳳所食，君子思保完。恆恐聲影疏，蕭條霜露寒。金玉慎高節，千載承清歡。

詠史

軒后邈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煙埃。變化庶長久，臨海築層臺。黄金靡鏤飾，喬林摧斵裁。樂通竟先死，孫卿殊未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奉盤泣繁露，馳道殷奔雷。志氣昔所在，風雲恆往來。

畫古木

荒郊卧蒼苔，蛟龍在其上。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後主撥鐙法，江南久寂寥。空令没骨畫，容易媚中朝。

賦蘇伯脩滋溪書堂

滋源恆伏流，春雨川乃盈。林疇廣敷潤，草木俱繁榮。臨深見遊鯈，仰喬有鳴鶯。君子樂在斯，齋居托令名。積學抱沉默，時至有攸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并。禹穴追馬公，湘江歌屈生。紉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浩然欲浮海，歸興還濯清。❶方舟我爲楫，白髮愧垂纓。

題薛外史瓊林臺

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晨光眩白雪，夕景纚紫蘿。每聞樵子唱，恐是仙人過。

❶ 「興」，類稿本作「與」。

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過海祇騎鶴，開池還養鵝。外史政瀟灑，太白焉足多。❶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開未央曙。城柝起群栖，流光散朝羽。息影須近檐，結巢願當户。轆轤轉金井，終日灌嘉樹。

題彭澤陶氏家譜

百甓在户外，❷五柳當門前。燕去王、謝宅，人依墟里煙。述德尚千載，人情猶昔年。以安遺孫子，高哉爲世賢！

道園學古録卷之一

❶「焉」，四庫本作「烏」。
❷「外」，類稿本作「牖」。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

在朝稿二

芝亭永言

雍虞集伯生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須眉如畫身玉立。錦袍金帶方烏巾，手挽强弓無決拾。八月平原秋氣高，聞有狡獸依蓬蒿。清晨上馬薄暮返，累騎毛血懸鞬櫜。身是前朝將家子，生逢大平百無事。都將英氣化高年，何物小兒堪指使？太守上言朝有恩，束帛養牛兼上尊。洛川老人過百歲，擊壤爲歌傳子孫。

張令鹿門圖❶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樂。十年宦學懷襄陽，故托豪縑寫山郭。老我不樂思蜀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峰常對面，水竹田廬還可圖。欲往不能心懆懆，忽見新圖被山惱。沙禽浦樹俱可人，金澗石床爲誰好？向來耆舊皆英雄，駕言從之道焉從。弄珠月冷識遊女，沉劍潭深知卧龍。

❶「張」上，類稿本有「題」字。

八月霜晴水清淺，聞道扁舟足迴轉。何時古寺傍檀溪？幾處殘碑在江峴。呼鷹臺高秋草多，養魚池中蓮芡波。蜀嵩未必不如此，我今不遊奈老何？張侯張侯蚤結屋，莫待史詹爲君卜。要看壠上課兒耕，好在魚梁白沙曲。

子昂畫馬❶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吮豪人，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驊騮。惟應馭氣可相逐，黄竹雪深千萬秋。

湛湛行

湛湛天宇玄以黝，星白如銀垂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大帳中野傍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櫜鞬月中立。

家兄孟脩父輸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每憶中郎淚沾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兄雖筦庫實父蔭，弟竊微禄承君恩。❷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盤先壠臨川側。

❶「子昂」，類稿本作「吴興公」。以下同，不一一出校。
❷「微禄」，類稿本作「餘澤」。

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何罘罘？❶ 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大平。

子昂墨竹

吴興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絶，止有木葉雕蚕虫。黄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血。吴興之竹乃非竹，吴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年照秋屋。

商德符畫幽篁古木

湘君宫在洞庭湖，幽篁古木龍所都。石壇雨長碧苔蘚，水屋風動青珊瑚。老人欹枕看螻蟻，嫠婦停舟聽鷓鴣。江南蜀道問來往，商公商公今有無？

吴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以爲漢物求賦此詩❷

將軍騎從公主時，豈意刻玉爲文章？珠襦已隨黄土化，此物還同金鴈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人生卑微何可忽？碌碌姓名誰見收？

❶「罘罘」，四庫本作「稜稜」。

❷「定」上，類稿本有「審」字。「漢」，原作「漠」，據類稿本、四庫本改。此題前，類稿本有題「玉印歌」。

爲達兼善御史題墨竹❶

蜀道荒涼多古木，篔簹千尺相因依。小年慣見今白髮，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嘗作陵州守，古墨蛟龍多入手。春雷每恐破壁去，神鼎空令夔魅走。丹丘越人不到蜀，脩葉何以能縱横？内府人家爛熳寫，使可見之心亦驚。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别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篆籀文，故作寒泉溜崖石。

畫鶴❷

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壁久微茫，故物都非況城郭。長鳴闊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田中芝草日應長，石上松花晚猶落。赤壁江深孤月小，白雲野迴秋霄薄。群帝相從絳節朝，八公許製黄金藥。誤嬰塵網跡易迷，移召中洲夢如昨。借懸素壁憶真侶，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虚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絶栖泊。

題畫

棠梨生竹間，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天水碧，斷蘚絡石斕斑衣。鶺鴒踏枝歲將莫，蟋蟀在户人當歸。蕭條落墨人間稀，蕭條落墨人間稀。❸

❶ 此題，類稿本作《題達兼善御史所藏墨竹》。
❷ 「畫」上，類稿本有「題」字。
❸ 「蕭」上，四庫本有「吁嗟乎」三字。

寫盧山圖上

憶昔繫船桑落洲，洲前五老當船頭。風吹雲氣迷谷起，霜墮楓葉令人愁。高人衹在第九疊，大白一去三千秋。石橋二客如有待？裹茶試泉春岩幽。

題旦景初僉司畫

旦公山堂城東南，畫圖古檜何毵毵。城中無山有山癖，直藉毫墨窮幽探。旦公彈琴古檜下，鬱鬱窗户生晴嵐。春雨時來鶴鳴谷，秋聲夜作龍吟潭。先皇晝坐群玉府，内使趣召飛双驂。畢宏、韋偃出中秘，營丘、北苑開縢緘。是時旦公主舒卷，一二文士相交參。旦公歸來坐成想，亦頗拈筆爲梗楠。伯熙奉詔每有作，礧砢相並將無慚。嗟予懷歸亦已久，摩挲老目百不堪。山中豈乏真偃蹇？可容白髮抽朝簪。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爲陵州。州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丘生用文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悦，有眉山學官之行，丘爲作此，❶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丘。

❶「丘」上，類稿本有「丹」字。

大守時來看山雨，每晝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煙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百年離乱亡故物，敝篋江南誰復收。新圖篔簹枝葉脩，使我不樂思昔侯。碧雞祠前杜鵑叫，❶玉女井上叢篁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縈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蠨蛸蟋蟀寒相求。丹丘先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留。陂陁重複分細草，山石縈紆生乱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吴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鉤。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以爲樂。平沙無樹托營巢，八月雪深黄草薄。君不見舊時飛燕在昭陽？沉沉宫殿鎖鴛鴦。夫容露冷秋宵永，芍藥風喧春晝長。

敬仲畫扇

松根伏苓如石髓，服食令人壽千歲。長鑱子欲求之觀此圖，老身偃蹇枝扶疎。篝火新雨霽，羽人丹丘期不至。却剪蒼筤崖石間，吹作龍吟秋滿山。

題簡生畫澗松

簡生與我皆蜀人，留滯東南凡幾春？每拂齊紈作山水，使我感慨懷峨岷。如此長身兩松樹，滿谷悲風散陰霧。雌雄如劍

❶「鵑」，類稿本作「宇」。

變爲龍，鱗鬣齊成擘崖去。秘閣嘗觀韋偃圖，蒼潤雄深世所無。默識形神出模畫，把筆莽蒼增嗟吁。玉堂寶書本同館，官府既分難復見。摩挲新墨慰衰朽，鬓雪飄蕭數開卷。昔我樵牧青城山，坐起政在雙樹間。當時簡生若相見，應并寫此聽潺湲。劉郎集賢好賓客，好著幽窗對晴碧。凌雲爲我哦七言，❶有鶴飛來破秋色。

題李受益承旨作東平章萬户繼志堂後❷

將軍腰間黄金符，父兄功成百戰餘。大平不復事弓馬，秋雨高堂聞讀書。門有喬松墓有草，永言思之願終保。幙中賓客誰屬文，東魯儒生國元老。

題柯博士畫❸

磯頭風急潮水長，蒹葭蒼蒼繫魚榜。青山一髪是江南，白頭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脱落秋滿簾。買魚沽酒待明月，定是黄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希有，謫向江波動星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栖鶻驚飛怒蛟吼。圖中風景偶相似，欣然揮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孤鶴來。

❶「雲」，原作「靈」，據四庫本改。
❷「堂」下，類稿本有「記」字。
❸「博士」，類稿本作「敬仲」。

題高彦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爲户部楊侍郎作[1]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吴興爲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爲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淡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歎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

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盡，東折入馬家甕。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嶺，過黑谷，至于沙嶺乃還。道中奇峰秀石，雜以嘉木香草，輦道行其中。予二人按轡徐行，相謂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奔泉，則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神聚処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觀，恨不令郭生見之。灤陽胡太祝乃以雪溪自號，豈所見與予二人同乎？然灤水未秋冰已堅，尋常已不可舟，況雪時耶？當具溪意云耳，因爲賦詩云。

積雪平沙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翠竹爲帷樹爲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它年此地若相逢，應著漁簑脱貂帽。

[1] 「楊」下，類稿本有「顯之」二字。

題楊友直檢校所藏李營丘枯木圖

老龍出海蒼髯鬚，營丘枯木天下無。回枝屈鐵墮崖雪，澗底應拾青珊瑚。明堂清廟要梁棟，朔風吹沙澤腹凍。老身不用嘆遲莫，按圖來求萬鈞重。

題詹圃老梅圖

鄉人共識古梅樹，移植詹亭仍百年。計時當生宣政前，僻遠幸遺花石船。昔僑寶唐尋故物，石樓嵯峨白沙白。陵陽慈竹樂公移，根節相扶俱遠客。此樹乃在隣邑間，看花食實真足閒。人言支離故多壽，我意培植茲惟艱。華蓋高人世師表，爲爾賦詩歌窈窕。詹家孫子多讀書，早晚春雷化龍矯。

酬蕭侯送蒲萄

蕭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宛西上品復親致，手種窗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薜荔牆。秋深雨足馬乳重，舉囊石壓青霞漿。是時蕭侯當走馬，來訪衰翁茅屋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題袞塵騮圖

驊騮食粟石每既，立仗歸來汗如洗。脱羈展轉聊自恣，落花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蟄龍欠伸，霧擁雲蒸九河水。

律詩五言

林皋亭

九月天氣肅，鶴鳴在林陰。使君甚好客，來者總能吟。紅樹秋山近，黃華夕露深。隣翁八九十，有酒即相尋。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一日畫圖開。僧寺依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根樹，時有海潮來。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二十南陵簿，才名舅氏同。千金劍客散，一棹酒船空。朱紱稱循吏，安輿已病翁。神明盡今日，嘆惋謾群公。

病起思歸日，齋居臥治時。抱孫方在膝，反席遽如遺。江路牽愁遠，坊門望到遲。遥憐賢弟哭，未忍老親知。

題雪谷曉行圖

踏雪度嶙峋，霜髯跨玉麟。前瞻那有際，後至豈無人。松樹紛紛老，梅花的的春。金烏海底出，遍界爛如銀。

送先隴二隣僧還吴二首

蘭若背山陰，松筠夾逕深。門閈容虎臥，湖近聽龍吟。雨過泉添澗，風飄磬出林。衲衣皆舊識，一一謝幽岑。

東崦憶招提，幽尋日未西。過山隨虎跡，倚石待猿啼。雲外催歸錫，松間覓舊題。卜隣吾欲老，毋惜伴扶藜。

節婦王夫人劉氏

憶昔中丞在，清淳古道存。節高賢女弟，文托外諸孫。慈竹宜家慶，桓楹表國恩。燕秦鬱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參議秋夜見寄

寓館城門夕，高秋雨露開。天垂華蓋近，月轉紫垣來。疏闊思良會，淹留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麈散風埃。

雪谷早行❶

積雪擁柴門，行人稍出村。溪頭或遇虎，木末不聞猿。接棧迴山閣，支橋就樹根。驅車上重坂，回首見朝暾。

❶ 此題，類稿本作「重過李老谷」。

雪岩樓觀❶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窗當大白雪，門俯九疑雲。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❷

送人之劍閣倅

往年登劍閣，快馬著春衫。設險懷前賦，磨崖覓舊劖。鄉人遊雪界，郡倅試冰銜。歸道觀新政，春江不掛帆。

寄子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雨氣深。白鵝翻墨沼，紫燕入書林。北海春尊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舞散黃金。

漫興

雨閣添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目向書勞。南客傳音信，東家問酒醪。江邊茅屋破，歸楫若爲操。

送張尚德

史館薦張尚德爲檢閲官，朝廷以爲宜，稱可其請，未奏也。有司以闕簿注新進士，尚德頗有聞，即斂裳宵逝。噫！進退若是，可以信史館之薦人

❶ 此題類稿本作「香山寺」。

❷ 「紛紛」，原作「紛」，據類稿本、四庫本補。

矣。予力雖不足以留之，亦終不敢失之也，故作是詩以餞之。❶

六月初聞雨，官河潦水生。江南歸宋玉，稷下謝荀卿。鵰鶚青霄迥，蒹葭白露盈。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寄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鎮江録事宣差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裏，繫馬古松間。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爾佩珊珊。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夢開七澤，陪尾貫連山。爲政煙塵表，吟詩松竹間。故人總華要，令尹獨清閒。文學偏宜老，毋愁鬢髮斑。

明皇按樂圖❷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驚鴻渾不下，飛燕若爲輕。芍藥春亭莫，夫容野水生。黎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循良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❶ 此序，類稿本作：「尚德下第，史館留之，報可未下，即斂裳而逝，以此送之。」

❷ 「明皇」二字，類稿本作「唐玄宗」。以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送趙編脩祀西嶽江瀆❶

西道祠官去，東風入旆斜。汾陰已歸鴈，江水正飛花。歲事聞宜穀，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衆仲作❷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池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起，❸車馬晚蕭蕭。

題宋雲舉大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許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还自擔，同志復同居。白髮冰霜共，丹心鐵石如。有關名教重，珍重大常書。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遺廟珍珠浦，歸舟僰道溪。飛鳶愁暑雨，走馬畏山泥。官署尊丹鷲，祠官勝碧鷄。題詩遠相送，紅日五雲西。

玉堂燕集圖❹

朝廷多暇日，別館又青春。薄醉猶催酒，清歌況有人。玉堂金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爲寫真？

❶「趙」下，類稿本有「仲禮」二字。
❷「代」下，類稿本有「陳」字。
❸「起」，類稿本作「定」。
❹「玉」上，類稿本有「題」字。

寄答桂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跨虎，月落更聽猿。酒熟邀皆去，丹成笑不言。雲屏第九疊，相與浴晨暾。

寄莆田先生❶

懸榻塵生席，深居晝下帷。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詩。藥裹須鍾乳，書題憶荔枝。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圖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煙裏，桑麻夜雨餘。過橋九節杖，連屋一床書。似是子真谷，歸耕三月初。

畫檜

茅山多古樹，此檜更長生。鸛鶴棲來穩，蛟龍化得成。雲深還近户，月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李員嶠墨竹❷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亭陰迴，雲生谷口幽。江濤空渺渺，筆墨更悠悠。瀟灑西清地，令人憶舊遊。

---

❶「莆田先生」，類稿本作「陳衆仲」。

❷「李」上，類稿本有「題」字。

為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❶

幕中能寫竹，作此雨瀟湘。出石根还瘦，臨溪影更長。班班稚子立，一一鳳雛將。日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雒陽楊友直，字儗漢中郎。畫若錐穿石，垂如雨漏牆。舞花羞女美，醉草笑僧狂。昨日鴻都學，煩君寫數行。

題朱邸竹木

江上復春雨，曾陰覆碧波。石高龍影卧，林迴鶴聲過。解佩猗蘭浦，揚旍落木坡。❷佳人翠岫薄，日莫欲如何？

寄阿魯翬學士❸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屧，明月棹歌船。陪講長懷舊，還朝獨後賢。治平二三策，蚤晚玉階前。

赤壁圖❹

過鶴生新夢，携魚憶舊遊。清霜凋木葉，落月湧江流。隱者時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愁。

❶「歐陽少監」，類稿本作「少監歐陽原功」。
❷「旍」，四庫本作「舲」。
❸「阿魯翬」，類稿本作「魯東泉」。
❹「赤」上，類稿本有「題」字。

題況肩吾縣令贈行卷

縣庭都禁謁，衹許見諸生。接壤皆興學，遊民亦願耕。絃歌居室迥，山水畫圖清。千載雲巖石，能留令尹名。

送朱萬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清暇，臨池愛日長。天章垂鳳彩，雲氣動龍香。進諫慚簪筆，争書敢近床。承恩君最蚤，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趍芸閣，探囊索緼袍。坐銷秋日净，心折夜風高。識字頭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賦程氏竹雨山房二首❶

春雨過山竹，幽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晚，魚浪釣絲晴。奉席從孫子，連床總弟兄。舊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

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几席，❷花底注山尊。累世書連屋，頻年稻滿村。卜鄰淳朴地，絶學欲重論。

戲作試問堂前石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衰顔空雨

❶「氏」，類稿本作「以文」。
❷「几」，類稿本作「綺」。

雪，幽致自風煙。微醉寒堪倚，孤吟靜更眠。舊湖春水長，誰繫釣魚船？

爲問堂前石，何年别大湖？春風神不王，夜月影長孤。不中明堂柱，空遺艮嶽圖。頗思嘉種木，歲晚與相扶。

爲問堂前石，何無藤蔓纏？金蓮疑可致，紫菊若爲妍。舊夢遺波浪，閒情閲歲年。祇緣相識久，親爲濯清泉。

碣石久淪海，女媧曾補天。乾坤遺蕞爾，霧雨護蒼然。淬劍龍隨化，彎弓虎自全。昔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爲問堂前石，屢逢堂上人。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隣？運載勞車馬，摩挲識鳳麟。鑾車書吉日，追琢到嶙峋。

代石答五首

幸自隣頑鄙，毋煩問歲年。當寒金作礪，向暖玉生煙。眉黛無歸意，毛群有叱眠。涼州三百斛，亦未酹觥船。

昔觀一柱觀，还度幾重湖。雪尽身还瘦，雲生勢不孤。研穿鄴臺瓦，賦就草堂圖。芝閣玄雲在，危踪敢藉扶。

牛角何堪礪？蝸涎謾自纏。沉冥辟邪古，羞澁望夫妍。神物須清鑒，靈根屬小年。金輿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轉徙寧論地，存留亦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雒下殘經斷，岐陽數鼓全。向無文字托，寂寞竟誰傳？

去歲留詩别，嗟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居切左丘隣。執籥充振鷺，脩辭綴獲

麟。終須愁坎壈，勿用誚嶙峋。

送魯子翬廉使之漢中

封上頌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吹渭雨，木葉動秦風。把酒臺基古，馳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立春夜試墨

輕雪作春花，飛來入鬢斜。紫貂迎曉霧，絳蠟炫晴霞。書詔頻趍閣，思歸即借車。幾時將稚子，隨意踏江沙。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拈筆寫琅玕，❶清風入室寒。蜀山空偃蹇，海郡更盤桓。雲霧瓊簫遠，冰霜玉節完。莫忘鄉里意，持向曲江看。

正月十一日朝回即事

宮柱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萊。晝漏沉沉鼓，晨尊灩灩盃。香霏簾底霧，❷樂殷殿前雷。祥瑞儀曹奏，珍淳尚食催。舞庭分鷺序，效獻過龍媒。融雪微生草，輕風不動埃。老人南極至，王母上方回。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裁詩賀新雨，西閣待門開。

❶「拈」，原作「粘」，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底」，類稿本作「裏」。

贈別兵部崔郎中暫還高麗即回中朝❶

束髮來東海，從軍護北門。珠光連旭景，玉氣達春温。淵静龍含德，門嚴虎列屯。從容參幄帳，慨慷屬櫜鞬。拜表推黎獻，趍朝謁至尊。雲依温室樹，星入紫微垣。不道璠璵貴，仍嬰莞庫煩。利行雖近市，義守不窺園。眷遇忘身得，危難欲手援。懷邦維父母，於國實甥婚。□□還羈靮，❷原原致璧飧。魯連名竟重，箕子教應存。簡在從當日，扶持□宿藩。❸清宮風肅肅，驂乘火焞焞。帝所爲郎重，王家報禮焞。暫伸桑梓敬，未愛李桃繁。神闕秋期蚤，康侯晝錫蕃。兆成思閣鳳，六月待冥鵾。

次韻筠軒司徒足成旦公所藏英宗御題之句元題曰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又題琴曰至治之音

化國多長日，高人侍紫宸。❹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雲漢文章備，風雷號令新。惟應青簡在，能載古風淳。御翰龍池曉，繙經鷲殿陰。雲依清静葉，月印妙明心。千載堂堂去，諸天肅肅臨。朱絃誰爲鼓？至治有遺音。

❶ 此題，類稿本作「贈兵部崔郎中」。
❷ 「□□」，類稿本作「瑣瑣」、四庫本作「騴騴」。
❸ 「□」，類稿本作「自」，四庫本作「仗」。
❹ 「人」，類稿本作「僧」。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陷逆圖。傳聞昏白晝，悲憤結全區。治極機潛否，恩深事失謨。犯車仍斷軏，壞户竟傷樞。魑魅嫌明鏡，强梁忌雅模。甘心成首禍，藉口肆群腴。隱忍危衝決，憑陵善唯俞。自天傒鈇鉞，累月具簞壺。裹革疑亡地，招魂競出都。笳鳴殘夕月，馬債四交衢。所痛倉皇際，將無古昔殊。腹心何蠹蝕，肘腋不支梧。列位多翹楚，干城總豹貙。詎言歸厄數，不復頌貞符。天討公無赦，皇心愛不姑。報讎論婉孌，錫爵酹嗚呼。相業今如在，民生寔少痡。誰能疵璧玉？唯有泣瓊珠。執簡書群盜，當關欠一夫。馳奔嗟薄日，沐浴止中途。決去思投闕，違之或汎湖。危知無復死，恨不奮前誅。春雨煩冤滌，朝陽癙思蘇。謳吟申感慨，述作惧荒蕪。芒忽思離散，焄蒿起菀枯。神還嵩岳峻，氣直斗杓孤。陟降先皇側，回翔造化徒。❶英靈常會合，瞻想豈虛無？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治世尊三壽，高年見八朝。羽儀參漢皓，神觀邁周喬。柱下聲名遠，壺中日月饒。微酡霞灼灼，新沐雪蕭蕭。地厚原初峻，天全玉不琱。一經傳令子，貳憲肅群僚。侃侃稱時望，英英樹國標。繡衣兼綵服，白日上青霄。上壽歸榮異，推恩錫爵超。紫深宗伯橐，金重列侯腰。珍膳應恆

❶「化」，類稿本作「物」。

從，安車必見招。乞言逾藥石，報德稱瓊瑶。千歲庭來鳳，群工韻合韶。陳詩方懿頌，擊壤比康謡。❶

送國王朶而只之遼東

大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爲位冠君公。奕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新宫。鹿幣金遺酎，熊侯算失中。河山仍鐵契，寶玉右琱弓。投筆鄒枚秀，揚於芮綰雄。塞雲依碣石，涷雨洒遼東。戎器櫜藏尽，賢書奏納同。大夫勞暬御，惇史采民風。

送陳碩

莆田陳氏，慶曆名法從故家也。自衆仲來京師，集得友焉。凡問學脩己之事，有益於愚陋多矣。又從知其父兄之賢也，問所自出，則南塘趙氏，信乎其學之有傳矣。嘗以其從子碩來見，予愛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衆仲送之以文，予不能忘也。乃賦詩曰：❷

六歲過閩郡，書聲憶滿城。目盲今子夏，心醉昔延平。爾叔同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席暖，相對一燈明。遠海乘桴意，高山伐木情。願携笻竹杖，往看離支生。辟掾青衫舊，趍庭綵服輕。爲言穿木榻，亦未厭藜羹。寶瑟留飛鴈，蘭舟及囀鶯。佩懷湘渚贈，綬向會稽迎。去去江雲

❶「比」，原作「此」，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此序，類稿本作：「莆田陳氏，慶曆從官之孫。自衆仲來京師，予得友焉。其從子碩南歸，賦此送之。」

濕，飄飄島霧清。重來知有意，時我已歸耕。

奎章閣有靈壁石奇絶名世御書其上曰奎章玄玉有勑命臣集賦詩臣再拜稽首而獻詩曰❶

禹貢收浮磬，堯階望裔雲。自天承雨露，拔地起絪緼。擊拊磬音合，衡從玉兆分。巨鼇三島力，威鳳九苞文。辨位資乾坎，爲山填幅員。固知興寶藏，不假運神斤。書帙侵春潤，香爐借宿薰。煙光晴冉冉，波影晝沄沄。融結繇元化，登崇荷聖君。瑞於龜出洛，重若鼎來汾。柱立尊皇極，磐安廣帝勛。詎云陳秘玩，因願獻前聞。

送南宫舍人趙子期宣詔交趾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闕，陪臣已在郊。衣裳鴻羽漸，干戚虎皮包。瘴霧衝風散，瀧湍急雨捎。朱鳶窺土室，白雉下橧巢。夜浦鮫停織，陽岡荔折苞。初筵分氈罽，後騎器笳鐃。諏日脩王貢，兼時眡客庖。方言書仄理，海錯藉青茅。漢柱苔侵篆，秦林柱拂旓。括囊無薏苡，當户有蠨蛸。即見還英節，毋煩筮繇爻。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

❶ 此題，類稿本作「賦奎章玄玉應制」。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

在朝稿三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律詩七言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毋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櫜。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駞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衹有揚雄賦最高。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我到成都纔十日，駟馬橋下春水生。度江相送荷主意，過家不留非我情。鸕鷀輕筏下溪足，鸚鵡小窗知客名。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贈星上人歸湘中

潭北湘南無影樹，一花吹度海門潮。天香滿室定初起，雲氣上衣身欲飄。寶月夜寒龍在鉢，銀河秋近鵲成橋。豈無一箇邛州竹？與爾松根共寂寥。

子昂秋山圖

翁昔少年初畫山，丹楓黄竹雜潺湲。直疑積雨得深潤，不假浮雲相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窗中遠黛曉千鬟。瀛洲雞犬同人境，尚想翁歸向此間。

題黄竹村所藏畫卷

雪後城陰雪一坡，寒梅踈竹共婆娑。經行不覺籃輿遠，點染還疑綵筆多。蜀棧煖雲生野樹，匡廬晴照落江波。商公已老高公死，惆悵誰人奈汝何？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閏上日，好懷浩蕩爲君開。江干維楫車馬集，亭上持盃風雨來。通夜魚龍聽語竟，明年鴛鷺憶朝回。九華秋色翠可食，爲問謫仙安在哉？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超然之亭何所超，雙蓮孤塔共岧嶤。城頭踈雨散花至，江外斷雲將樹朝。晨飯舊從香積化，晚鍾常送海門潮。❶ 尋原悵望空歸去，此地安禪試往招。

❶「常」，四庫本作「仍」。

謝茅山主者贈白羅氅衣請爲作大洞祖宗師四十五贊

鶴氅裁成雪色新，仙翁持寄感情真。清高自此全抛俗，寬博由來穩稱身。佩玉洞聞雲外響，劍光飛射日中塵。畫圖寫向群真裏，便是揮毫贊詠人。

送莫京甫廣憲經歷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帷侍講時。方擁青編臨綺席，遥看朱紱拜丹墀。風微細草鳴珂珮，日煖飛花近鬢絲。上憶遠人常軫念，莫言南海是天涯。

集與諸公遊尚書何公山莊公孫斯明先爲剪薙荆榛并致酒饌遂得瞻敬尚書墓道盡日乃還偶成四詩酬斯明兄弟并簡同遊者❶

盛德高年陟泰階，歸尋仙隱石樓開。舊聞前引朱衣吏，每爲行吟緑逕苔。夜色園林瓊圃樹，春寒庭館石湖梅。誰家今有賢孫子？黄菊高秋與客來。

先君夙有登臨志，老去無能共往還。敢謂菊華憐寂寞，許教笻竹歷孱顔。地高天近惟秋好，雲淡風輕盡日閒。早晚涪翁酬素約，更從几杖一躋攀。

石梯一逕仙凡交，過此先見蒼崖坳。

❶ 此題，類稿本作「遊何月湖山莊四首」。

幽穿斗角潛蛟窟，危出雲根棲鳳巢。題字百神驚澗底，嘯歌衆籟越林梢。重吟仙伯石樓詠，一解齊人山鬼嘲。

黄姑仙崖置屋牢，我躡飛磴如猿猱。環山翠黛是城郭，平地白雲皆海濤。人頭關上走馬健，仙掌峰前飛隼高。願得金丹換毛骨，三清八極共遊遨。

黄氏妹之葬余以他故不及送之既葬之明日仲常弟與譚元之表姪述事興懷形諸詠嘆後十餘日始得併見諸公和章集憂患之餘觸事易於傷感俯仰存歿不覺清涕之交頤也依舍弟韻亦述二章一以示黄氏諸甥一以寄元之表姪❶

寒泉涓涓山木秋，予弟行役荒原頭。忍聽諸生哭慈母，浩將孤淚灑新丘。山川神氣蚤晚復，珠璧輝光日夜浮。不惜衰年待爾輩，受成積德過岑樓。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翁時贈玉歌清渭，子正將車從太丘。久矣孤懷成寂寞，勖哉古學矯虛浮。每看舍弟承咨辨，如見從容月滿樓。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車蓋歸來托遠林，魯山嵒崒魯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賓客時過共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披圖想見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❶ 此題，類稿本分作兩題：「次韻仲常弟葬黄氏妹併示表姪譚元之及黄氏諸甥」「再示表姪譚元之」。

送江聲伯

家近茅峰無百里，羡君來往及清秋。每看丹井晨光起，幾見龍池雨氣浮。白髮紅塵嗟我老，素書玉訣使人愁。仙都群老渾相識，定著雲裘訪羽丘。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絶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柬謝敬德脩撰❶

學省初兼禁直稀，故人同署却相違。食餘苜蓿承朝日，坐候棠梨過夕暉。成均堂東有棠梨樹，日影至則師生始散，二十餘年矣。預喜奉祠秋寺燭，定知催襆早朝衣。今晨瘦馬經門巷，想擁青綾尚掩扉。

次韻張蔡國公淡菴青山寺詩❷

相國觀山負夙期，聖恩祇許暫相違。身隨雲影留三宿，心了泉聲絶百非。開士談空依寶樹，野人耕雨薦山薇。雙龍深護安禪處，繞坐諸天近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

坐隱烏皮髀肉消，諸生應笑懶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袖裏遺編俟早朝。乞米西隣晨有粥，留家南國暑無綃。經明亦是

❶ 此題，類稿本作「與歐陽原功待制久不相見今夜同宿齋宮并柬謝敬德修撰」。

❷ 「青」，類稿本作「香」。

歸耕好，清夢無時萬里橋。

學官南直禁垣陰，假寓唯愁兩壁沉。一曲鏡湖遺老事，三年經幄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近，草逕迎秋露轉深。珍重鄉人居巷北，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寶監學士見貽詩并簡曹子貞學士燕信臣待制彭允蹈待制

禁廬曉直夾城西，經笥龍光映璧奎。繞閣浮雲飛野馬，當階生草伏騶麛。雷行已識天無妄，風烈唯聞帝弗迷。徒積寸誠無補報，每還米署欲鷄栖。

其　二

奉節通宵虎帳西，重光貫玉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羔雉，侍側專茵雜豹麛。樂事易成團月怨，吟情深入五雲迷。上林更有高枝在，彩鳳還來擇舊栖。

甃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寧御史爲僕言自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峰所托差低盍稍崇其址乃八月五日既克如命因賦此以報且請録示舊詩補故事以傳云❶

視草堂前石一峰，何人移置自何年？久憐翠色連重地，故拔孤根近九天。俯仰

❶ 此題，類稿本作「題甃峰石」，其序曰：「甃峰者，玉堂前太湖石也。前輩多賦詩，今在劉伯寧御史家。伯寧，乃中安學士子也。」

百年承雨露，等閑千尺接雲煙。故家御史遺書在，爲録鼇峰舊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秩初筵。養賢敢謂占頤象，陳戒猶思誦抑篇。既奏文韶兼善美，豈無后稷暨艱鮮？願推餘澤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劍履歸來帶玉瑤，元臣促召不崇朝。盍簪誠與朋求助，納約須從牖向招。御柳新條臨書殿，仙桃曉色上春潮。❶校書寂寞揚雄老，亦賦凌雲麗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爲畢竟空。來後去先康節苦，離多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閲猶疑在，舊學重思孰與同？萬里相從憐季子，白頭清淚夜窗中。

還京聞訃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丹旐到無頻入夢，佳城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述德無聞愧老夫。忍讀近緘成永訣，爲敦衰薄趣歸與。

次韻道士竇神清賦舜粟

帝德無爲保太和，歷山遺種有嘉禾。想經稷教躬耕法，正及堯時《擊壤歌》。旆旆九秋新雨露，離離千古舊山河。曲肱飲水幾忘肉，最憶宣尼感歎多。

❶「曉」，類稿本作「晚」。

太一道士張彦輔族本國人從玄德真人學道妙齡逸趣特精繪事爲其友天台徐中字用商集賢家法作江南秋思圖東觀大隱蜀虞翁生爲賦此詩❶

三年别却釣魚磯，晝看新圖夜夢歸。石壁蒼松含爽氣，江沙翠竹弄晴暉。西瞻雪嶺家何在？東入天台路轉微。賀監若蒙湖曲賜，遍翔千仞振塵衣。

贈竇神清歸隱茅山

翩翩歸鶴自遼東，又向茅山擬住冬。啄食定依何處竹，結巢應得古時松。雪滿空山騎一虎，月明秋水佩雙龍。别來彷彿三千歲，亦欲還栖第一峰。

題南野亭

門外煙塵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横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無賴，留擅終南雨後青。

送貢仲章學士奉祠嶽瀆

三十過從今六旬，故人唯我兩吟身。空華作賦相爲壽，寧復升堂互拜親。送别轉令嗟影獨，思歸從此上心頻。南湖春滿鷗波緑，定艤乘槎往問津。

❶ 「字」，四庫本作「孚」。

次韻吴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人間伏日當蚤休，道上馬車如水流。誰憐神仙不愁風雨夕，父老已知禾黍秋。北溟之司馬久多病？惟有杜康能解憂。鵾六月息，載我八極歌遠遊。

次韻伯庸尚書春暮遊七祖真人庵兼簡吴宗師

賞心不作三春過，高興都爲百事牽。真人願解蘭舟溪水汎，思携藜杖野雲穿。花下共遊館在無塵界，太尉詩如絶行仙。仍獨往，不辭泥醉晚朝天。

石渠承雨作流泉，中有參差荇菜牽。紅塵花近飛鶬魚駭逝，柳低步障燕隨穿。朝路常參吏，清晝齋居幾劫仙。但乞會稽尋賀監，酒船一棹水中天。

花時宫館多賓客，春酒盈缸餘在牽。紫髯據石發歌風爲起，臨流揮翰硯將穿。一去惟憑夢，白髪頻搔豈解仙。賴有看雲高閣在，江東煙樹共晴天。

一住京華三十年，春花秋月謾相牽。高情總付珠簾卷，危坐空餘木榻穿。水曲停驂新禊事，牆陰題字昔遊仙。動成陳迹多惆悵，安得長生老後天。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使者受節大明殿，候神海上非求仙。廟前水生客戾止，帷中靈語風泠然。麗牲有石載文字，沉璧用繅求淵泉。賈生何可久不見？海若率職君子還。

觸石墜馬卧病蒙恩予告先至上京寄溉之學士敬仲參書❶

翠幄臨都尚駐郊，言瞻龍漠度前茅。雨餘草氣千原合，日下雲章五色交。給札脩辭持玉筆，賜羹充腹出珍庖。白頭感遇知何補？阿閣清嚴栖鳳巢。❷

趍召顛隮歎目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頒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温。摩挲素壁光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閒閒宗師和前韻期望過當復用韻以謝

草堂長憶蜀西郊，屢卜歸休自折茅。司馬檄傳驚父老，少陵詩苦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魚遠致庖。乞得閑身當及早，堯時元自有由、巢。

書卷連床度曉昏，懷歸猶復戀君恩。養生賴得南華論，好客時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老大，海霞迎日共清温。蓬萊正與鼇峰接，幾見浮雲起石根。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雲中樓觀翠岧嶢，載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略無煙霧只風飄。玉皇案側當霄立，王母池邊向日朝。却袖餘薰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塵飄。❸

❶「溉」上，類稿本有「李」字；「敬」上，類稿本有「柯」字。
❷「栖」，類稿本作「接」。
❸「飄」，類稿本作「消」。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蕭戎馬昔升虛，壯士吹笳慘不舒。關外羽書三月急，道傍茅舍百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冰消不禁漁。洛下賈生猶獻策，平明立在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用韻敘謝

龍游宮沼鳳游郊，通水明堂不剪茅。緜蕝草儀三日具，大亨饗帝五雲交。執輿已信神爲馬，和鼎寧容祝代庖。八月涼風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巢。

聖遠言湮感墊昏，河汾千載最知恩。垂紳論道稱前古，束髮明經奉至尊。車騎身從游汗漫，庭闈心在視寒溫。朝回未覺歸途晚，斗柄西移揭角根。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對回至李溉之學士宅宣旨行香孔林按上得佳紙因賦此詩并得其鎮紙玉蟾

聖恩深念魯東家，林木蕭條散暮鴉。丹詔先令脩古廟，彤庭即日遣皇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海霞。偶爲傳宣到書閣，就牀奪得玉蝦蟆。

次韻馬伯庸尚書

邃閣晨趍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鷄栖。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應從竹上題。賜被

南宮無宿火，❶齋居方丈有蒸藜。鳳池何似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太史名山閱秘經，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雨，林下幽人識使星。宣室夜深蓮燭絳，石渠風煖竹書青。清朝盛典須成蹟，最想遄歸駟馬駉。

就甘太史并寄天台武夷太無三君

武夷山裏芝三秀，華頂峰前黍一炊。湖老每懷鴻去遠，山人毋謂鳳來遲。浮闕紫氣緣書住，照夜青藜賴客知。賀監清狂天所放，故令華髮侍安期。

子昂墨竹

高崖數竹凌風雨，老可當年每畫之。倏影自憐流水遠，虛心如待出雲時。縱横鴻爪留沙磧，宛轉鴦群向墨池。百世湖州仍見此，故知王子善參差。

二十五日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鵠立候宮車，風送飛花著白鬚。水影漸移簾側畔，鶯聲祇在殿東隅。近床儗進名臣操，❷載筆親題《列女圖》。大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❶「火」，原作「大」，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操」，類稿本作「傳」。

賦胡氏皆山

萬山起伏如波浪，外固中寬故可居。日出擁金千仞雪，雲生納翠八窗虛。亭中留客多爲酒，谷裏成樓更貯書。朝往莫歸勞杖屨，醉翁應不憶環滁。

賦碭山成簡卿心遠亭

作亭臨河河水渾，草樹繞屋啼鳥聞。夢回枕上彭城雨，目送檐間芒碭雲。歸來黃菊有佳色，坐老青山無垢氛。但願尊中長得酒，曲阿莫問舊參軍。

送全州録事

清湘郡城公事少，録事官曹盡日閒。且可隨雲度流水，更宜把酒看青山。僧前虎跡石苔紫，雨裏鳥聲江竹斑。應會吟詩一百首，寄與明年春鴈還。

與衆仲助教讀王臨川遺事慨然興懷良上人爲蔣山善公求送行因爲賦此

霜筠雪竹鍾山寺，最憶臨川舊所遊。病骨荒陂秋澹澹，白頭遺恨思悠悠。燕歸雲海迷華屋，鷺起星河近綵舟。欲托善公重到日，❶松間石上試相求。

❶「重」，類稿本作「同」。

玉堂讀卷

玉堂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簾底日，官壺馳賜殿頭春。❶虞廷制作夔龍盛，漢代文章董賈醇。書閣莫年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

謝吴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尚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好花。雲氣自隨仙掌動，天香不許世人夸。青春有態當窗近，白髮多情插帽斜。最愛尚書才思别，解吟胡蝶出東家。

和范德機從楊撝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還覓舊遊春欲莫，楊撝爲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録事

清江百尺石爲城，❷太華千峰積雨晴。❸官府幾時書帙静，漁舟盡日釣絲輕。頗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

❶「官」，類稿本、四庫本作「宫」。
❷「尺」，原作「人」，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華」，類稿本作「秀」。

有老懷煩録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大廷策士問經世之道僕忝在讀卷之列觀諸進士所對有感賦此録以贈别錙性粹中支渭興文舉二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林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髮，尚從燈火事青編。獲麟遂訖《春秋》後，鳴鳥猶聞禮樂前。春雨未來農事晚，獨懷歸計在山田。

羅朋友道擢高科拜官還崇仁賦此爲别

重溪疊嶂竹交加，曾著芒鞵踏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寞，文章此日羡才華。青雲步武纔重見，白屋詩書尚幾家？鄉邑相逢煩告語，好敦忠信作生涯。白沙友道居近之，昔崇仁有何同父尚書、李公父舍人，墳墓故宅在焉。國朝六科，崇仁舉進士第者惟家弟與友道，纔二人，故云重見。所以深期望於來者云。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黄榜，茅屋三年掩素扉。湘帙蠹魚春雨潤，練囊螢火夜光微。夢游朔雪留鴻跡，思入南山望鶴飛。會倚官牆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昇龍觀主

榻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舜咨。太華雲開天使下，少微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留珠樹，虎卧丹房守玉芝。聖主無爲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真人不遇

退朝花底佩珊珊，去訪真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古，長松深護步廊閑。蒼龍挾雨得瑤簡，白鹿穿雲致玉環。如到天壇看月影，定知清露滿人間。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玄洲，曾是安期舊所遊。千頃白雲都種玉，一杯弱水不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鵠晨朝紫綺裘。波浪不驚星斗近，步虛聲裏度清秋。

完哲篤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塵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晚，携書舊隱歲華深。濯錦江波紅灧灧，浣花潭水碧沉沉。白頭未覺歸歟莫，待子重來獻好音。

吴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特甚夢覺歷歷分明忻然相告賦此❶

夜來夢我山居好，笑我平生豈有之？野服許辭金殿直，俸錢足辦草堂貲。安知蓬島非兆率？不是匡廬定武夷。還有勝緣同晚歲，至人無睡已多時。

❶ 此題，類稿本作「吴宗師夢予得山居因賦此詩」。

答李簡伯司業分俎

憶昔同堂肆樂歌，朝陽煦煦午風和。炮羔升俎堆紅玉，酮酒盈尊汎緑波。坐席已成三載别，交情猶似嚮時多。尋常飽德寧私我，願賦緇衣上禁坡。

次韻朱本初訪李溉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煖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還細雨，行尋芳草又斜暉。綺窗綵筆題詩遍，斗帳沉香入袖微。共載小車勝上馬，重遊莫待曉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乘閒入翠微，猶愁嵐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盡，溪上春雲作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静忘機。赤松曾許同千載，擬向高秋傍鶴飛。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篬筤獨出千叢裏，翠節駢生數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折筵已向靈氛卜，❶亦説能歸似兩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今人歸興滿江干。

❶「卜」，類稿本作「决」。

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匼匝，孔明廟裏栢闌珊。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爲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一日風雲幾往迴？壠上枯桑烏萃止，城東華表鶴歸來。聖恩若許歸田里，千石清尊爲爾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吾家孫子好歸看。佛祠竟日春陰覆，先隴多年莫雨寒。門户凄涼嗟老病，鄉關迢遞報平安。重來愼勿勞余夢，駟馬橋邊據馬鞍。

題張太玄爲陳升海畫廬山圖

誰向匡廬成舊隱？畫中一似夢中看。千株松樹參天起，一箇茅亭傍水安。清風空谷傳吟嘯，白日高岑生羽翰。寄語山中陸脩静，葛巾不畏過溪寒。

別國史院鼇峰石

秋雨莓苔數尺身，文章曾見百年人。吁嗟一代興王盛，付托諸公製作新。坰野有詩皆在魯，泰山無刻更先秦。鳳麟一去無消息，空使駑駘愧後塵。

執戟揚郎久不遷，頻年從幸到甘泉。賜歸特許先三日，作賦時令奏一篇。翠勺娱人花帶露，貂裘倚馬草横煙。殷勤爲謝堂前石，何處來秋共月圓？

神鳳琴

鳴鳥人間久不聞，遺紋欲托斷琴紋。❶曾看土鼓歌朝日，亦共陶尊醉夜分。五色雲中迎太一，九疑山下望湘君。采詩應被唐風譜，早晚樓船或祀汾。

繼陶居士傳

汴水滔滔蜀嶺高，飛蓬千里棘心勞。道間化虎作人語，城上慈烏向子嗥。玉樹斷歌殘王氣，朱門往事付鴻毛。將軍莫歎今爲庶，居士當年已繼陶。

謝書巢送宣和瀘石硯❷

巢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壁復完知故物，沉沙俄出認前朝。豪翻夜雨天垂藻，墨汎春冰地應潮。恐召相如令草檄，爲懷諸葛渡軍遥。

送蘇伯脩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覺文星闕下稀。病起可堪江霧濕，信還莫待苑花飛。千年鳳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釣磯。總道揚雄文最古，君知頭白久思歸。

---

❶「紋」，類稿本、四庫本作「音」。

❷「書」上，類稿本有「張」字。下同。

次韻柯玉文寄别

避弋驚鴻過遠汀，啄苔病鶴想華亭。臨邛杠騎情都盡，於越扁舟影更俜。賓客莫詢温室樹，君王猶問楚江萍。重來賈傅非年少，前席從容對夕廷。

謝書巢惠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樹，正在東風四日前。紅蕚無言餘舊雪，白頭相見又新年。喜從嘉樹來江雨，憶共香杭上海船。春夜不眠賓客醉，只留孤鶴伴清妍。

再用韻簡巢翁

豈無尊酒梅花側？聞道長齋繡佛前。方閣護雲宜煖日，小車衝雪稱高年。願辭閣下金蓮炬，但乞湖中罨畫船。約取巢翁携鶴去，鬢毛同白不争妍。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非青非黄栗木果，使者西川馬上來。楚國共疑金橘味，衛人祇道木瓜栽。頻婆妙色情懷别，橄欖餘甘齒頰迴。歸到玉泉應説法，試令闞老聽轟雷。

送王君實御史

頓覺文星闕下稀，旁人猶道此言非。東風十日京城雪，西道三春客子衣。鶯滿輞川君定到，鵑啼劍閣我思歸。千花並繞圖書府，相待承恩入紫微。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獨抱長鑱管白雲，琴心誰録内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瘦，遍禮群真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聊許世人聞。已從司馬求真籙，更爲通章九老君。

寄答馬昂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從官，幾年南郡尚盤桓。九華山裏詩題遍，采石江頭酒量寬。鴈到京城還日莫，馬懷餘棧又春殘。何時得共鳴皋鶴，八月匡廬散羽翰。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江東昔有大茅君，大藥親令二弟分。紺緑俄消頭上雪，玄黄初合洞中雲。雷鳴春谷龍三變，月滿秋空鶴一群。一落人間成老大，何年名字刻瓊文。

送劉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落千峰雪，碧漢寥寥一鶴風。十月暫離句曲洞，早春還謁大明宮。君王舊識蒼龍劍，圖畫新傳白髮翁。欲把紫芝歌隱德，三茅應聽月明中。

與薩都剌進士

當年薦士多材俊，忽見新詩實失驚。今日玉堂須倚馬，幾時上苑共聽鶯。賈生誰謂年猶少，庾信空慚老更成。唯有臺中馬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送歐陽元功謁告還瀏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道真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敏，用周當世德仍全。雍祠已有蒼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

曉奉新書進御床，解纓隨見濯滄浪。歸鴻不計江雲闊，倦驥空懷野水長。竹簟暑風魂夢遠，茶煙清晝鬢毛蒼。籃輿千里宜春道，投老相求訪石霜。

送王師魯編脩祠南鎮

山陰巖壑多塵迹，王事能來況莫春。太史好探神禹穴，老夫先是會稽人。海東日出雕闌近，湖上風生白苧新。若得栬樓

同晚飯，便從賀監卜爲隣。

次韻楊友直

真館能容客避囂，深簾飛絮晝寥寥。數枝芍藥誰相贈？一束生芻故可招。坐定驚雷經席上，酒闌纖月在林標。何由長共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韶。

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

宋宣和手勑一通卷首題識四字，我朝英宗皇帝御書也。帝嘗以至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幸五華山，臣有以此書獻者。丞相拜住侍側，❶就題以賜之。既歸第，曲先盛熙明寫金字佛書一帙贄丞相，丞相因以此卷貺之，且語以其故。至順三年三月八日，熙明屬歐陽玄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勑，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爲人土苴，文章猶作世璠璵。海淪碣石圖空在，墓築祁連計已疎。誰識全燕天所靳？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岧嶤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輦遊，霧引旌幢連閣道，風傳鍾鼓出城樓。群臣頌德金爲刻，萬歲稱觴玉作流。避暑醴泉涼氣早，旋京應喜大田秋。❷

❶「住」，原作「在」，據類稿本改。
❷「喜」，類稿本作「作」。

到先隴爲墓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音似，客路疑將鬢髮蒼。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置墓田旁。治生自可依諸葛，數頃膏腴八百桑。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曉送出神州，點點霜華入弊裘。無復文章通紫禁，空餘涕淚洒清秋。苑中苜蓿煙光合，塞外蒲萄露氣浮。最憶御前催草詔，承恩回首幾星周？

題煖翠亭

老去唯思卧白雲，一亭萬竹喜初聞。波回曉日鴛鴦並，沙散晴煙翡翠分。把釣左泉歸衛女，乘舟北渚望湘君。誰能獨采薇盈袖，却道高寒思不群。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奉詔掄文秘殿西，才華知合藉金閨。思親浩蕩江波遠，戀闕遲回苑樹低。望鶴樓前移綵鷁，吟詩花底聽黃鸝。歸來尚覺春風早，鴈字充庭玉筍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蕚緑華，東風吹動絳綃霞。龍嘘石氣千年潤，鶴過林陰一逕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析旌如織翠交加。綺窗坐對吹笙暖，未覺人間歲月賒。

集爲朶兒只慎齋平章題紫微亭用王右丞語也并賦詩一首奉寄

右丞昔向終南住，[1]獨對南山賦紫微。春雨乍收原上牧，晚晴仍見谷中歸。好留杜牧爲賓客，更覓園公共蕨薇。聞道新亭多雅興，想持尊酒看清暉。

賦碧筠堂

藹藹江東雨後雲，碧筠堂上注芳尊。眉山老去無賓客，番水春生有子孫。團扇晚涼留翠黛，疎林纖月對黄昏。問誰吹得參差玉？爲斸蒼苔向石根。

奉同吴宗師賦蔡七祖新齋

城南煙樹聽鶯啼，石上莓苔覓舊題。自有琴心傳内景，更將書帙事幽棲。晚來相鶴風生竹，雨過籠鵝水滿溪。蜀客草玄成底事，蕭條白髮愧青藜。

[1]「終」，類稿本作「東」。

次韻吴宗師

硯池滿貯薔薇水，罌腹輕磨翡翠釵。仙苑煙雲隨地煖，道山風日向春佳。巢笙夜夜鳴金屋，飛舄時時步玉階。祇恐江頭花事晚，謾勞車馬賦茅齋。

寄來鶴亭主人

德清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滿池。緑字久無弘景信，紫苔應長少霞碑。數峰煙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絲。海内交遊多老去，爲誰溪上放船遲？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江樹連城分野色，門生加豆薦溪毛。尋原自去書山石，問字誰能載醴醪。爲覓種椒張處士，早收丹實待歸舠。

予延祐己未秋，南歸安慶，城東有張教授，與予同舟。從者得椒實數升，至江右種，皆成。予復來京師，又十數年，山中椒已無存者。可爲求種。秋過江上，行取之爾。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畫橋冰泮動龍舟，❶鴨緑粼粼出御溝。使者旌旗穿柳過，人家鳧鴈傍溪浮。桃花吹雨春牽纜，江水平堤夜唱籌。應有餘波方浩蕩，不令歸楫恨淹留。

謝吴宗師惠墨

念我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窗塵影丹同熟，玄圃雲英玉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祇應箋註到蟲魚。研磨不盡人間老，傳與兒孫尚有餘。

再　和

慣見天真按筆書，七言婉麗出閒居。❷誰云太璞無存者？藏在丹房已久如。寫韻臺虛人跨虎，換鵞池暖水生魚。玄霜比似金丹秘，祇得刀圭便有餘。

家傳戈法負遺書，得墨深將藻繪居。華采每慚誇既往，平安聊遣問何如。畫殘翠黛愁蛾緑，寫得《黄庭》辟蠹魚。鬢髮如霜還可染，硯池不敢棄君餘。

❶「泮」，原作「判」，據四庫本改。
❷「婉」，原作「宛」，據四庫本改。

三用韻答巢翁就以奎章賜墨賜之❶

隣父長思長史書，不辭頻謁惱巢居。臨池三月玄霜盡，對月千篇白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媵文魚。故分瀘石松煙色，猶是奎章舊賜餘。

四用韻寄吴宗師奉祠城東岱祀其一謝夏真人送海棠一枝

休奉東封遠獻書，神宮咫尺九重居。香飄秘殿人顒若，靈降方壇樂翕如。水上祓除祠候燕，雨中歸牧夢占魚。此時最憶風雲地，濯濯清沂詠歎餘。

定計歸來已束書，高齋虚寂似禪居。好花送與春風共，病目愁看宿霧如。四月落林多野筍，半陂流水足溪魚。今春又過今秋早，一飯踟跌不願餘。

謝吴宗師送牡丹

人人看盡洛陽花，誰似堯夫小小車？高閣每煩君實望，西街還過伯淳家。東風寒食吹煙散，燕子空梁莫景斜。最憶青城坪上樹，樵人祇向檐頭誇。

題著色山圖

江樹重重江水深，楚王宫殿在山陰。白雲窈窕生春浦，翠黛嬋娟對晚岑。宋玉少時多諷詠，江淹老去倦登臨。扁舟却上

❶「賜之」，四庫本作「贈之」。

巴陵去，閑聽孤猿月下吟。

題熊太古畫

亭上長松三百丈，何人可以此經過？栖鶻窮冬藜杖出同谷，清夏籃輿還曲阿。每來從島嶼，老猿時復下藤蘿。王維、韋偃久不見，病目摩挲愁奈何？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貳淮憲

淮南地沃偏宜麥，況可扁舟弋鴈鳧。此地正須能賦客，中臺新剖使君符。山城過雨驚春盡，野老扶藜到日晡。行部若臨江岸闊，煙波冉冉有漁夫。

送浄慈書記

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劫外春。日出碧鷄山作霧，臺空彩鳳地無塵。八年寫遍湖光好，萬里歸來月色新。我在錦官城裏住，❶白雲滿屋便爲隣。

送趙秉彝因王君實末章以起句

朝裏儒冠盡白頭，斯言三復使人愁。芳叢獨見芝蘭樹，蚤歲不矜稊稗秋。藏書靈谷訪遺老，把釣清江懷故侯。太中梁棟小榱桷，匠氏尋引還相求。

❶「官」，原作「宫」，據四庫本改。

題　畫

緝熙殿裏御屏風，零落誰收百歲中。錦樹總含春雨露，畫橋猶是舊青紅。花開陌上懷歸燕，潮落江頭送去鴻。何似緑波生太液，絳桃風急綵船東。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蚤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緑水滿溝生杜若，煖雲將雨少塵沙。絶勝羊傅襄陽道，❶歸騎西風擁鼓笳。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提點申達卷後

十年七聘不還朝，起爲飢民夜駕軺。嘉樹百年誰忍伐，生芻一束不能招。❷西州華屋交游少，北海清尊意氣消。欲寫濟南名士傳，泉聲山影晚蕭蕭。

寄海南故將軍

海上風來五月秋，晚涼應上木蘭舟。金盤丹荔生南國，玉椀清冰出北州。狂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如鉤。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披翠羽裘。

❶ 「傅」，原作「傳」，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 「不」，類稿本作「詎」。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莫歸

騎馬城南覓舊題，飄蕭蓆帽碧雲低。東風花柳過韋曲，落日兒童唱大堤。繡閣豈無和玉髓，錦囊還有鑄金蹄。歸來吟轉樓頭月，池冷夫容翡翠栖。

寄泉南三老人

春城連海樹扶踈，中有幽人八十餘。鄴翁庾信流傳江左賦，伏生零落濟南書。前代衣冠社舞尊多酒，弟子晨炊饌有魚。今絶少，故懷三老載安車。

次韻答衆仲助教相壽之句[1]

老牛無力服柴車，道遠鞭驅未到家。青城碩果當留霜後樹，寒梅深辨雪中花。萬里懷空谷，滄海千年望太霞。賴有良朋相慰藉，釣竿隨分倚江沙。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群玉府中香滿袖，凝春亭裏看花開。西海綵雲近席微風動，紅日當窗好客來。珊瑚階下長，東家胡蝶雪中回。竹深每聽尚書履，池煖時分太液盃。鳳味浮煙金錯落，鵝群隨水白毰毸。人間應得函封帖，青

[1] 此題，類稿本作「次韻答陳衆仲相壽」。

李來禽繞舍栽。

次韻杜德常博士萬歲山

秘閣沉沉便殿西，頻年立此聽春鸝。風摇翠岸新生柳，雨浥銅池舊産芝。玉几由來常咫尺，衡門此日遂栖遲。申生欲去柴車在，杜甫長吟雪鬢垂。墨沼遊魚翻宿藻，畫檐飛燕罥晴絲。山中竹簟涼如水，應夢鈞天九奏時。

次韻宋顯甫

御溝雪融三月初，鳧鷖鴻鴈總來居。蒲萄水緑可爲酒，楊柳條青堪貫魚。迤邐天河起箕、尾，滉瀁雲海浮青、徐。舟前花落傍飛燕，隄上風來濕舞裾。翠輦時留金騕褭，錦波不著玉夫渠。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客問予。❶

絶句五言

燕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落日照大隄，花間聞馬嘶。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宣和墨竹寒雀❷

洒墨寫琅玕，深宮春晝閒。蕭條數枝

❶「客」，類稿本作「更」。

❷「宣」上，類稿本有「題」字。以下《雙鴛圖》等八題同。

雪，不似紇干山。

上　馬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祇好扶藜杖，循籬看落花。

題旦僉司所藏慧甄腐瓜行蟻圖

瓜腐來螻蟻，梧生致鳳凰。荒園空宿雨，阿閣自春陽。

雙　鴛　圖

戢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畫　扇　雀　竹

啄粟野田莫，飛鳴亦求雌。誰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畫　扇　柳　蟬

不食遂終日，長吟如老翁。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畫　雙　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看睡鳧。無端雙蛺蝶，飛上繡羅襦。

商德符畫松

松根生茯苓，松葉纏兔絲。服之可長生，歸哉南山陲。

河梁泣別圖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詩寄歸鴈，三月到天山。

題蒙古松壑書

長風壑中來，吹雨洒高竹。憶昔曾見之，終南跨黃犢。

捕魚圖

網罟日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子昂畫

拂石蘗竹間，采蘭幽林下。遊子憺忘歸，何以遺遠者。

右

松上一枝雪，竹間千本蘭。江濤嗟遠道，風雨憶春寒。

雜寫

韓子登華封，縣令捐其階。囂呼始得下，亦不傷雅懷。❶

右

粵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蓴鱸秋。

右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丘月，當勝白蘋波。

右

雲間陸士龍，寧知千金貲。文章倘有取，論薦何愧辭？

右

長鬚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爲成去計，猿鶴皆怨紛。

右

夕望姑蘇月，晨瞻太湖波。金章還闕下，隨意覓漁簑。

❶「雅」，原作「稚」，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右

貪禄戀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堯、舜世，頭白老人村。

題柯敬仲雜畫

北苑今仍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爲白雲多。

右

雨過蒼苔石，雲生埜岸泉。幽懷春冉冉，稚子秀娟娟。

右

鐵石餘生色，冰霜作曉妍。春雷明日起，何處尚龍眠？

右

雨過黄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虚幌？對此滿林秋。

右

江上秋漠漠，風雨晚蕭蕭。千載誰相識，惟應待老樵。

右

昔過篔簹谷，鉤衣石角斜。凝尋龍作杖，拾得上天槎。

右

黃金千瑣甲，琱玉六簾鉤。雨送鴛鴦夢，煙籠翡翠愁。

右

娟娟生玉潤，楚楚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羊車過月明。

右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葉渡，風急竹枝歌。

右

蒼涼初出日，黃落早知秋。不遇采芝客，寧知叢桂幽。

右

明堂要梁棟，大匠取修直。鬱屈崖石間，秋風動蕭瑟。

右

平陸蒼龍起，近山生遠煙。前村三萬頃，明日水平田。

右

莓苔生石路，翠竹自交加。不惜青鞵濕，臨流踏白沙。

右

昨夜采樵去，偶逢三尺枯。山人不到海，不識是珊瑚。

右

瀟洒一枝新，惟堪掃浄塵。白雲在窗户，留作老僧隣。

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諸亭

煙蘿境

玉女乘煙霧，松間采薜蘿。飛行了無跡，明月送空歌。

金潭雲日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雲行。祇有琴高

鯉，時時或作群。

漏舟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禦寇？猶欲待冷風。

紫霞滄洲

洞裏琴鳴澗，洲前棹入雲。儗尋雲谷叟，同訪武夷君。

秋水觀

湖深山影碧，天净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謾晚風。

無倪舟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明擊棹還。

紅雲島

日出湖邊曙，雲生島上紅。綵舟移曲岸，白麈對微風。

蕭閒堂

受業蕭閒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孫。

松關

黛色浮空表，蒼髯積雪邊。鷄鳴從此度，掉臂向秋天。

大千豪髮

善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覿。還將一緒雲，散作萬山雨。

觀心

炯炯燈留室，微微息若存。仰探當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

路過秦時檜，家留蜀道山。長安都看遍，回首入柴關。❶

右

海内此亭古，幽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水已生波。

敬仲竹樹古石❷

雪樹寒逾勁，霜筠晚更脩。玄雲動蒼

---

❶「柴」，類稿本作「雲」。

❷「敬」上，類稿本有「題柯」二字。

石，令我憶湖州。

六　言[1]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余獨游兮洞庭，野雲徘徊兮天將雨。望九疑兮不可見，結幽篁兮聊延竚。

題柯士畫[2]

登孤丘而望遠，見江上之楓林。放余舟兮澧浦，何天高而水深。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

[1] 「六言」，四庫本作「長短句」。
[2] 此題前，四庫本有「絶句六言」四字。「柯」下，四庫本有「博」字。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

在朝稿四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絶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
越山青青越女白,從此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
明年白日百花静,❶憶爾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壚玉雪清,簫中吹得鳳凰聲。
不及晴江轉柂鼓,洗盞船頭沙鳥鳴。

木夫容

九月襄王宴渚宫,霓旍翠羽度雲中。❷
滿汀山雨衣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水夫容

長洲宫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
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❶「静」,類稿本作「盡」。
❷「羽」,類稿本作「蓋」。

送四川憲使

晚趍嚴召直承明，侃侃論思歲未更。
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徒羡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尋竹，夏日移床就緑陰。
烏帽練衣卭竹杖，閒來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復愁國史奉嚴祠。
離鄉遊子歸仍晚，獨對東風惜鬢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況問田。
不恨錦官非昔日，但尋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仙井山中玉數寥。
老去首丘天所念，未甘孫子祇東南。

曹將軍馬❶

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十萬蹄。
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

舊　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
欲從子雲訪墨沼，更向少陵尋浣花。

誰　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五月湍聲入座寒。
種樹已堪維馬騎，開軒即可把漁竿。

❶「曹」上，類稿本有「題」字；「軍」下，類稿本有「畫」字。

馬圖❶

昔在乾淳撫蜀師，賣茶買馬濟時危。
鄉人啜茗同觀畫，解説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吴門省連州府君大墓始見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道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❷

玉屏古栢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
各道遺書向江上，西風江水鬢絲絲。

玉遮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
泣血三年餘喘在，更將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
世澤須令孫子憶，故家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❸

瑶草春深晝日閒，靈芝清露自怡顔。
雙成吹徹參差玉，八駿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妍，恃恩無賴更蒙憐。
竊翻雷電天公怒，風雨落花紅九川。

黄竹遺墟白雪高，空桑戴勝向晨嘷。
茂陵多欲非仙器，枉賜金盤五色桃。

西望瑶池斗柄旋，金明水浄月娟娟。
請觀阿母神仙籍，名在龜山第幾篇？

❶「馬」上，類稿本有「題」字。
❷此題前，類稿本有題「留別叔父南山翁三首」。「大」，作「之」。
❸「王」上，類稿本有「題」字。

竹杏沙頭鸂鶒❶

蛺蝶飛來石竹藂，羅襦曾試繡紋重。
荷花啼鳥銀屏暖，卧看窗間唾碧茸。

閬州海棠

閬州城南天下稀，海棠參天鸜鵒飛。
百年高興付蕭散，老著西江何日歸？

畫猿❷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
老石枯藤還見汝，因懷經處思悠悠。

記夢中詩三首

祝融君紫虛君率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滉瀁水中央。
向曾賜服玄洲玉，今結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彩筆篆明虹。
玉樓臨海連天碧，待子扶桑鶴出籠。
失脚漁磯返棹遲，幾回石上候來期？
老翁岩下諸年少，總解題詩笑鬢絲。

❶ 此題，類稿本作「題竹石鸂鶒圖」。
❷ 「畫」上，類稿本有「題」字。

題周東陽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纔隔縣，好添花竹又清時。
歸來未老柴車在，百里尋春定可期。

維摩

二十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儗評論。
若爲普供諸香飯，貴得薰聞悟識根。

錢舜舉折枝夫容❶

白髮多情憶劍南，秋風溪上看春酣。
剪來一尺吴江水，儗比千花濯錦潭。

商德符小景❷

商公昔者觀秦、蜀，劍閣峥嶸筆底開。
又向江南住三載，不爲廬阜即天台。

天曆改元十月題子昂馬❸

朝廷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
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

---

❶「錢」上，類稿本有「題」字；「舉」下，類稿本有「所畫」二字。

❷「商」上，類稿本有「題」字。

❸此題，類稿本作「題吴興公畫馬」。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船當到家。
賜金盡賣買田舍，坐對八公吟日斜。

商德符小景

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蔭崔嵬。
十年京國頻看畫，最愛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薜蘿，青春白日坐蹉跎。
試詢烏石江頭水，寧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❶

雨浥輕塵道半乾，朝回隨處借花看。
牆東千樹垂楊柳，飛絮時來近馬鞍。

聽　雨

屏風圍坐鬢毿毿，絳蠟摇光照暮酣。
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

春　雲

春雲漠漠度宫城，樓雪初融水未生。
行過御溝成久立，起頭枝上有流鶯。

❶「偶」，原作「倡」，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與趙子期趍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
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
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勑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遲。
聖主自觀新進策，侍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
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深夜燭摇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
何時獨上溪邊閣，不待泠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關情。
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涔陽日日水生波，翠袖黄裳晚櫂過。
珠樹月明花婀娜，鳳毛春煖錦娑娑。[1]
楚宫朝雨過江潭，燕燕新來試浴蠶。

[1] 「毛」，類稿本作「袍」。

庭下錦衣皆稚子，窗前秀色是宜男。❶

子昂人馬圖

緑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
繡簾美人時共看，堦前青草落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緑楊影裏鞦韆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疊第五句重携殘酒酸寒改曰重扶殘醉因歐陽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之歌之一再董此字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此詩❷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
頭白故人無在者，斷堤楊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
蛟龍夜護玉壇古，劍影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❸

烏桓東望天無際，祇有銀蟾出海頭。
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鐘鼓度中秋。

---

❶「前」，類稿本作「中」。
❷此題前，類稿本有題「題宋人詞後」。
❸此題，類稿本作「桓州驛題壁」。

子昂幽蘭脩竹

舊時長見揮豪處，脩竹幽蘭取次成。
欲把一竿苕水上，鷗波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
庚庚蒼石如人立，恐有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❶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鈎。
蒼龍過雨影在壁，斷雲零落令人愁。
篔簹谷中春事晚，老鶴俛啄莓苔生。
長鳴戛戛雨氣潤，舞羽翛翛山月明。

酬書巢送椶篇❷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紛，塵
埃滿袖歸來晚，誰與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
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參長紫苗，縣庭無事坐終朝。

❶「畫」上，類稿本有「題」字。
❷「書」上，類稿本有「張」字。

俯看雲氣千山表，野有新田市有謡。

畫馬❶

蕭條沙苑貳師還，苜蓿秋風盡日閒。
白髮圉人曾習御，長鳴知是憶關山。
虢國夫人學畫眉，宫門催入許先馳。
春風十里聞薌澤，新賜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著神通。
蒼龍浴罷軍持水，閒玩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窗只在畫橋西。
羊車薄莫過湖曲，驚起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
三更月上誰能看？唯有河東學劍翁。

題趙子固山礬瑞香水仙蘘蕙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
澤畔行吟春事晚，時時駐屐近微香。

❶「畫」上，類稿本有「題」字。

息齋竹❶

紫貂蚤解獵圍驂，一棹夷猶雪滿簪。
山雨欲來春樹暗，盡將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答吴宗師

繇繇微息起黄庭，仰望摶桑拂帝青。
海上鶴來知有意，手持楊許寫來經。

題吴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窣地月娟娟。
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祇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
若荷聖恩歸去蚤，東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
久向黄庭留白鶴，偶隨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髭鬚，目力都妨讀舊書。
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薪，儀如鸞鳳氣如春。
他山借石成瑚璉，莫負深耕種玉人。

❶「息齋竹」，類稿本作「題李息齋墨竹」。

華蕚樓宴集圖❶

華蕚樓前翠輦來，寧王吹笛百花開。
夾城誰敢争馳道？獨對霓裳進玉盃。

爲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❷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
若到瀟湘聽夜雨，定知剪燭向西窗。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
定有鳳凰來共宿，可憐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虚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❸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集謹對曰：「嘗到。」又曰：「治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虚一所種也。」上曰：「然。」又顧集曰：「已陞觀爲宫，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題榜賜之矣。」是日，趙虚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治亭之意。又三日，吴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爲持卷來索賦，因録所得聖語如上云。

春明書侍奎章閣，聖上從容問治亭。
爲報仙都趙貞士，新松好護萬年青。

❶「華」上，類稿本有「題」字。
❷「學士」，類稿本作「原功」。
❸「三」，類稿本作「五」。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不余，畀覩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翩翩歸鴈度春前。
數株古木依茅舍，老去何年踏釣船。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栢舟堂

白髮高堂晝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
邊傍種得千株柳，春雨深深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
霜凋碧樹煙生草，從此頻傷八月來。

百頃夫容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
空遺玉座臨高閣，只有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❶
舊時車駕迎風動，此日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萬年枝。
甘泉罷幸揚雄老，滿鬢秋風不受吹。

題畫柯敬仲雜畫❷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璫翠佩不勝愁。
一鉤纖月清如水，吹笛何人共綵舟？

❶「陰」字，類稿本作「雲」。
❷此題，類稿本作「題柯敬仲雜畫」。

黄筌夫容乳狗❶

西旅初聞效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囿，抱子花陰卧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夜栖。自有秋風動踈竹，江南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絶，君謨真跡也。「綽約新嬌生眼底，❷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粧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爲誰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❸嘗與君謨鬥勝，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絶。」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❹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

❶「黄」上，類稿本有「題」字；「狗」下，類稿本有「圖」字。
❷「嬌」，原作「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周」，原作「問」，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❹「若」，原作「苦」，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强匀顏色待春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衹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鬭茶龍井上，❶花開陌上載嬋娟。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煙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爲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題靈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守居閤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爲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耶！卷後多佳紙，❷敬仲求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屺墨，但目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虞集書。

題著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凌虛韻轉微。

❶「上」，原作「士」，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佳」，原作「侍」，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宋玉多情今老矣，閒雲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薪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謾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宫殿在專城。

題畫張彦輔小景❶

山下吴王避暑宫，宫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屧廊頭去，多是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宫花紫綺袍。松雪落崖迴晚櫂，海風吹月見秋豪。

題李氏浩然堂

水滿青溪花滿蕖，浩然堂上看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遍看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滿山松竹夜如何。

❶ 此題並小字，類稿本作「題張彦輔小景」。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
昨日華陽真逸到，借令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雙鬢雪飄蕭。
東家釀得黄精酒，説道淩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毵毵，重覓新巢冷未堪。
爲報道人歸去也，杏花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簟琅玕冷於水，緑韝烹魚手操匕。
西風歸燕杏梁深，恨不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窗前卷書浄於水。
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窗下燒香禮黄老。
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隨人啄瑶草。

題扇與周幹臣[1]

玉疊松花蜜餅香，[2]龍珠星顆露盤涼。

---

[1] 「幹臣」，類稿本作「維翰」。
[2] 「疊」，類稿本作「堂」。

遥知環碧樓中坐，翠竹蒼松夏日長。❶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闊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霧蒼茫，澄澄孤月轉危牆。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蛩。

風力清嚴掃莫煙，纖塵不碍月嬋娟，太虚那得有中邊。大地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熊少府

南皐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盃，莫惜春衣坐緑苔。若待明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着衣成紫霧，墨香横壁長蒼苔，爲白玉蟾詩。柏影掃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雲鬟何處在？風泉雪磴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残雪曉，窗外幽禽小。春聲初動苔枝裊，花落知多少？春起早，苦被東風惱。

❶「夏」，類稿本作「化」。

緑陰青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緼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調，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横幅疎枝，如逢舊識，同在天涯。荒村茅屋欹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絲鉤，青鞋藜杖，翠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覩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庸巽，謂之予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纘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

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内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脩遠。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傒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世皇所營。我毋即安，次于郊坰。坰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駉于牧，緐纓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奉寶來趣。維時藴櫝，龍光上燭。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禄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聞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爲禮必親祀上帝，而尊

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寳之位，付受繼承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粤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佪，陽煦充達。冰釋于澤，風不鳴條。群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宫也，端拱無爲，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輝，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爟火於紫陛。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裘迺御，匏勺斯舉。奠圭升燎，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熙事備成，坤乾曣𥉌。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暾於陽谷。應龍噓其重潤，若霧絢乎曾霄。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陳其説，以賛休嘉。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象圜于穹，因高于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質爲虔。土宇闢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愆。赫赫世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武考，敬恭翼翼。升配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玉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寔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兹既備。惟我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祼於廟，又議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雨暘若時，稼穡廡蕃。孰爲貳携？神發其奸。

孰爲不庭？服于師干。衆賢在廷，夙夜濟濟。入而陳規，出則將美。覈名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寧，萬國咸理。升中于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祓載齊，我將親祀。無敢弗共，在爾有司。大臣岩岩，小臣誾誾。執衛桓桓，執禮循循。黎民芸芸，衆神殷殷。載嗟載咨，載悦載欣。惟明天子，與天爲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兹來郊，衮冕佩舄。躬酌躬薦，上帝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遥，顧依于壇。當寒而暄，陟降舒安。行禮孔彰，天豈不言？皇皇丕基，明明聖君。億萬億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于民。稽首作頌，播之韶均。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射置的。苟不素定，倀倀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達是行，❶求而得矣。❷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審尚端，勿惰勿迂。

❶「行」，類稿本作「求」。
❷「求」，類稿本作「行」。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朘下自豐。日極而攻,干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遷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尚鑒茲哉!

陳伯昇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以容匱舍琴書則遷而寘焉請虞集爲著銘其左銘曰❶

潛神于深,❷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庋居琴。內密以安,外無侈淫。時出用之,以哥雅南。閒靖永年,勿褻以欽。

中齋銘 豎者

凡人有生,寔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過不及。損益寔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爾齋居,知中之極。

爲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摶丹合土水火并。

❶ 此題前,類稿本有題「新齋銘」。「匱」,類稿本作「匵」。
❷ 「潛」,原作「僭」,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隤然凝質幾天成，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毁傾。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名。

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緑，保而用之吴郡陸。

斡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英，作爲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吴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齋。豫章揭曼碩既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予奚言哉？姑拾其緒餘，以誦之云耳。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兹。實無限量，可儗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恆，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汎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粲乎情文，匪强僞爲。惟均受命，心同理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興。國俗則亡，脱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善之所推，寧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充思，作聖之事。禽獸是歸，弗思爾己。爾羹爾牆，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翼新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慎哉爲人。薄化還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❶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瓊而于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況乎粲然雲漢之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上於游泳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以賁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

❶「御書贊」，類稿本作「梅邊贊」。

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❶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遠邇？顧瞻海邦，波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霞。昔者其胄，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以賜之，此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述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冢宰。出令詔禮，陰教

斯在。維皇念之，慎簡乃僚。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永懷忠貞，以報天德。

臨川吴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鼇析群言，❷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册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

❶ 此序，類稿本作：「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林應瑞得文皇所賜梅邊字以告，史臣集述以贊云。」

❷ 「鼇析」，類稿本作「折衷」。

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内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魯子翬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粲乎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緊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兹。

奎章閣大學士光禄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栢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言，貫聲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記。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爲於信史。受深知於明主，曰嘉遯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佇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蓍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爲期，儼丹青之綏履。

蘇君真像贊[1]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趍，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爲，謹於思慮有所

[1] 「君真」，類稿本作「子寧畫」。

不語。以詩書爲業而不虚不疎，以法令爲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斡公畫像贊有序❶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沖，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别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殁。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❷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學，盡徹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玉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録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蚤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宫，遺像斯在。國廢人遠，

❶「西」上，類稿本有「故」字。
❷「至」上，類稿本有「皇元」二字。

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遍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粤間。大山蓁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旱殃怪之屬，强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爲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爲二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鬻湏立成黄金。」先生笑而不受。它日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爲多。吾久擇人授之，無如子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莆田陳棐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閭之山，訪其友薊子訓之徒，予解后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説，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恝乎其乾，❶隤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孰鼓其槖，爲此翕闢。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内收，返旋中虛。巍巍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斂微保沖。緜緜來升，體完用充。出入百爲，私智妄作。歸求有得，不矜不怍。無以喻之，命曰天根。

❶「恝」，類稿本、四庫本作「確」。

形銷名亡，獨此之存。迺繇金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象。瑶卷翠虆，❶枝葉扶疏。靈風鬱迴，光儀發舒。累累重山，日出醴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橐駞圖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爲郭。有服維駝，礧肉載崿。毳旃帷房，犛軛篁鞹。軋軋千里，載泉于橐。黄頭羔裘，騎引顧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勤約。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稷，于邠式廓。裹餱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二贊，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台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犛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游目於式。任重持安，眂力知德。燕閒以思，寫之几格。天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庖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啓神易。擬兹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❶「卷」，類稿本作「菤」是，四庫本作「蕢」。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以遐眺，抗浮雲而脱屣。望高秋兮極浦，見夫容之出水。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

道園學古録卷之五

在朝稿五

雍虞集伯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内，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傒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卒，❶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

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

❶「卒」，原作「率」，據類稿本改。

集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悦。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稾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疏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絶，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没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諜，官有簿狀，昏因選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

補今之不足也與？

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槀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録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槀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黄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覩。而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諜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絶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緜緜延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强推者。

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

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肸蠁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末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兹，遡世德之不易，盍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册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大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

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謚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豸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楸舉字彦舉，關東

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可畀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噩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某序。

游長春宫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宫得不毁，亦其侈嚴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迨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宫者，壓城西北隅，幽迴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宫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埶，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以見志，兹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況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敍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别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

首，稡爲一卷，謹敘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瞷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温柔、淵静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

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

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尽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脱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稾》。虞某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録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内，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宫、國都、閭巷之學，禮樂、

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紝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内，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絶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

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摭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内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强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踈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

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而聞焉，亦未暇於詢攷，❶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録之，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

❶「未」，原無，據類稿本補。

眹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❶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之深，❷導□性情之正矣。❸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❹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

❶「待」字，原作「侍」，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蜀本作「見寅恭」。
❸「□」，蜀本作「和」。
❹「雖」，原作「羅」，據四庫本、蜀本改。

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藥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僂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藥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爲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❶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攝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即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

❶「□□□」，蜀本作「書秉文」。

上帝，蓋近沉瘞者云。

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寔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大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説，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❶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趍之。時尚黄老，則趍黄老；時尚申韓，則趍申韓；時尚儀秦，則趍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趍，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黄老，則人材出黄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趍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

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户口阨塞之

❶ 此題，類稿本作「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趍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趍，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藂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❶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序。

❶「畫」，原作「晝」，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餱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趍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

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内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爲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彦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欵者，爲大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❶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某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絶。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

❶「法」，類稿本作「偉」。

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學校，❶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

❶「學校」，原無，據類稿本補。

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没，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❶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藴，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猷爲，❷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

近者吴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

❶「倦」，原作「傳」，據類稿本、四庫本及《論語》原文改。
❷「無」下，類稿本有「所」字。

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❶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説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吴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吴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

歸德李擴事吴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

❶「集」，類稿本作「辯」。

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温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孛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内，布爪牙干城於内外，遐邇星列棊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子孫孫，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絶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爲重也。思睿之所□□，❶孛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以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爲可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爲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以金璽，使樞府如而用之。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勝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

❶「□□」，四庫本作「知者」。

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然久而傳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 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以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千兵者多矣，宥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於盛明之朝也哉！ 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歟！ 請敘其言以遺之。」予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珙璧重寶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以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録❶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稡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大師、丞相答剌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耆舊近臣，

❶「録」下，類稿本有「應制」二字。

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巙巙，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内府之鈔以充用。

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别，用國史之例，别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録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

臣集等，皆以空踈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踈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稿之誠，

實欲更求是正。踈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独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廪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惧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稿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吴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悦。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没，未嘗不爲之慨嘆也。今

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昜楊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末至宋而止，❶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爲識。某曰：於乎！某嘗讀横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概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薦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儗于天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醫于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

❶「末」，原作「未」，今據四庫本改。

焉。政之爲目八，❶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説乎？吾聞之矣，彝倫敘則九疇錫，彝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敘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儆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爲説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羲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羲、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説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説，迺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

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

❶「目」，原作「日」，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聞魯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㙮，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㙮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黄髪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絶學猶有存者，㙮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尚當從㙮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迺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巘肖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謄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

壯之，學士大夫韙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❶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爲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趍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勑者孰貴？苟以爲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之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脩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倀倀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爲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爲别。

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顔、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

❶「俊」字，原作「後」，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矻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❶敦敦篤篤，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爲事。其爲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説。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概也。

集與舍弟未髫齔，先君携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傅。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

❶「肖」下，類稿本有「者」字。

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黄某，❶予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黄棄疾以臨川内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臥不至死。❷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冶，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曆、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常勖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黄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在吴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吴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

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敘别。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爲學之説而

❶「某」，類稿本作「申」。
❷「卧」，類稿本作「餓」。

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勖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傅會之，❶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横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衒鬻之場。多識而博援，❷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

❶「傅」，原作「傳」，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博」，原作「搏」，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風從閶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雨雪載遠道，卞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繅。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永歌。

道園學古録卷之五

道園學古録卷之六

在朝稿六

序

雍虞集伯生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胾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録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絶。何君嘗以病緩急爲先後，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

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趍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常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橐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敘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區於一簪之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稾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録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絶，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吴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爲上接蘇州。吴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

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别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䄇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某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别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以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爲是舉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學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

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予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

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屈曲睢盱，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爲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説，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永，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録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静脩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程、吕、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説。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静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説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静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

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概言

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静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説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静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説，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凛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静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静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静脩，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静修既不見朱

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静脩。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 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 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❶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眂寒暖之節以適其體，❷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❸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温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黄髪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强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吕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贊國家涵煦之深，于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

❶ 此題，類稿本作「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❷ 「眂」，原作「胝」，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 「具」，原作「其」，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

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内，田里之間，以八袠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録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别。蓋難爲别，亦不忍别也。請亮其惓惓之誠，幸甚。」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内地，常以親王重臣鎮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内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凡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羡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栖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吴，臨卬魏氏之在吴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文靖之

□□□□□緒，❶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絶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卬，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於靖。❷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然也。今臨卬故居，莽爲茂莀，而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吴，即吴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于朝，以先人之居分籍在己者，規以爲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爲何如？」

某對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韙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蓀。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脩己。延平張子真、士佺。漢嘉薩仲章、紱。陵陽程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爲

❶「先□文靖之□□□□□緒」，蜀本作「先公文靖之學其肇復統緒」。

❷「於」下，原有「二」字，據類稿本、四庫本删。

之記曰：「所謂教者，賾諸天地萬物之奥，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脱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某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憕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

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

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録乎？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孛术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嬴糧治笈，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傅，觀瞻傚則，不必近越乎户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吴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吴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宫之别館。宫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傲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静，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薄，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吴先生。」因著芒屩，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吴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脩《實録》，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吴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

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敍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吴、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緼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吴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晝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横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脩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説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衺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禳禬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熒聽，殆

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説，其使者之道已乎。

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盼盼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并、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罷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蓺。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强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説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1]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蓺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絶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

[1] 此題，類稿本作「送簡生赴孔林廟學管勾序」。

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廸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❶或即粗而得精，沿遡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録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栅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二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闊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户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

❶「末」，原作「未」，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録刻模，以傳于世。」諗諸太史，太史虞某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吴人有獻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趍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答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勑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蓺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埶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

往年，某嘗適吴，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吴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産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期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朘其傭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

乎。」近歲，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説。有獻議曰：「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絶。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❶成功而後税。因重其吏秩以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徹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捄。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暵燥弗生，貨幣並竭，商賈弗至，❷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逋誖宿㥄，守者迷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

❶「素」，類稿本作「疏」。
❷「弗至」，原無，據類稿本補。

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朝曰：「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奉宣德意。既竭駑鈍，靡神不舉，❶而靈貺弗臻。意者，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

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顔實立以誠慤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旨幄殿，陰雲低回，肸蠁孔邇。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雷雷雨大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丞亦憐真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在絶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即祠宫，❷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牆毁瓦墮，妥歆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跼蹐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滃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吴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浡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壅埴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

❶ 「靡」，原作「縻」，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 「宫」，原作「官」，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説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録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顒顒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沖和之至，自然有所鬯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

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鎮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匡盧之雲蒼蒼，❶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羡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未年歲間，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遍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❶「盧」，類稿本作「阜」。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❶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黈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十，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十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差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及南宫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也。及登第，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

❶「具」，原作「其」，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文豪虐，百計不可得，無以悦親心，不遑寧處。善卿敘南程復元，有子矣。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俘者子偶至成都。悉所將貲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音問否？」具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悦。德甫殁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己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即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支謂興文舉，次則李玲彦博、令狐子仁彦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予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嬰、布、皋、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醵，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於呻嚟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郁

乎有文。是以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緜蕝之初；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問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顔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蹔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虚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强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遠，❶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尚翩翩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主，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羡焉。爲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爲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伏，爲

❶「遠」，《周易正義》作「陸」。

浮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殁焉，即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恆以此爲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洊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一户，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筦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寔有愧焉。故直敘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

❶「冢」，原作「家」，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敘而録之。鄉先生傅季謨甫謂淳曰：『雍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以來告。」

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莆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内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出譜牒，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驩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歿爲懼而輯録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兹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

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録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爲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紈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嘆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❶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户相望，互爲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内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禄薄爲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别。噫！子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絶，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

❶「鄉」，類稿本作「浙」。

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下，❶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録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違，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爲別。

道園學古録卷之六

❶「下」，類稿本作「所」。

道園學古録卷之七

在朝稿七

記

雍虞集伯生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❶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

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

❶「偉」，類稿本作「韙」。

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宫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1]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顔子殁，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顔子之絶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顔、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

[1] 「記」下，類稿本有「應制」二字。

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兹乎？方是時，蜀之臨卭，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吕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

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吴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卭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葬於吴，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

臣聞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

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説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趍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説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❶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冥究其説，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卬人。年

❶「此」，原作「北」，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兹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繕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

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

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黄氏。柴君，番昜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❶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僂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

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庋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以獨

❶「尊」上，類稿本有「師氏」二字。

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説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峩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瑞，今爲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歷成誦。其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捄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爲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没而可祭則祭之，柰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

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況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迺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喤喤。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胾，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兹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兹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甃結堅縝，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圮毁，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艴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

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摇。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兹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峥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即以爲己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静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茌平梁君潤之爲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慤，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爲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況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于朝矣。於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卿、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辯，將能祭之以禮。爲其所得，爲麗牲有石，尚能爲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茌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永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温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

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奉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迺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某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迺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斵必純澤，構締必堅縝，曲執必周正，❶户牖必疏達，温凊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内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静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噭噭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郤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❷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

❶「曲執」，類稿本作「面勢」。
❷「比」，原作「北」，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説，在聖門，惟顔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册之中，聞其説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脱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絶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顔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且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説，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勳業事功昭著、閥閲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攙搶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❶貨利聲色之殷阜精嚴，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恆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脱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

❶「滋」，原作「兹」，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圮。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迺牖迺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宕爲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吴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某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番昜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憇然如昨日也，❶論其立志，概可見矣。況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以淡泊爲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迺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挈然進取是務，旦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吴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静爲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耆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❶「憇」，原作「憩」，據四庫本改。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黄冠師。正奉先事青州把道録，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絶藝。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摶换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宫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勑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宫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宫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勑，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怳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

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以悦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

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閲祕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❶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彦遠《名畫記》，録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絶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摶丸，又曰脱活。京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録卷之七

❶「上」，原作「士」，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道園學古録卷之八

在朝稿八

記

雍虞集伯生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❶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内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别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年，❷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甃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庳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户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眂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

❶「新」上，類稿本有「瑞州路」三字。

❷「□□」，類稿本作「元貞初」。

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宫。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

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宫。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墄唐甓，廉績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

某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

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褎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説。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内聖外王之説，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概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熒，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共億，趍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闒茸鹵莽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塩筴、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

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强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争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詠解説，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争田爲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爲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録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没於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❶稍與學者誦説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湢，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

❶「得」下，類稿本有「無是乎」三字。

月，八月日成。理侵没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僚吏諸生，舍采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韙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

予迺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趍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趍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逵，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

曰：「周公殁，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别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説，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説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争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説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絶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頹靡。❶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説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賁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賁翁，謁告與之歸，❷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賁翁來求某記之。

某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説，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

❶「頹靡」二字原無，據類稿本補。

❷「謁」上，類稿本有「賁翁」二字。

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顔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户，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内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强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宫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湢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

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

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税弗除也。昔先大父殁，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没。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爲奥，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説，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己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説，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遍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虚、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録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

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别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絶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脱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説，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

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澌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勖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庳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朞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宋文富。涖工者，范應月、胡立

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❶而況教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强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敘，不明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❷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❸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户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奥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説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燮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

❶「治」，原作「洽」，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情」，原作「清」，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似」，原作「以」，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燮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黄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迺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燮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餼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户牖幕帟之飾，塈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嚴，焕然一新，郡人稱之。

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❶租入弗

❶「豪」，原作「蒙」，據四庫本改。

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强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嚚訟者搆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惧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斁。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

❶「父」，類稿本作「文」。

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説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❶張忙古歹繼成之，❷又給以使相鄉户絶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爲深督其教養，脩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

予迺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説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説，布在方册，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

❶「左」，原作「在」，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忙」，原作「位」，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説，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户、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閲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温以舊署隘且弊爲請，❶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廄，外爲門以别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無識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下，❷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

❶「惟」，原作「倠」，據四庫本改。
❷「下」，原作「子」，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概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禄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閲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概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壎等來言於史官，❶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壩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❷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

❶「史」，原作「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會」，原作「曾」，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之已不得其精鑿。❶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❷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嬴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絶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扎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十百人所以感激不忘，❸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❹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扎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内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人，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别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儁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

❶「之」，原作「支」，據類稿本改。
❷「來」，原作「麥」，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十」，原作「千」，據類稿本改。
❹「涸」，原作「涸」，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❺「□□」，類稿本作「某郡」。

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兹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詔脩《皇朝經世大典》，輯録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兹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録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

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宫，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脩行以久之，可不尚乎？是爲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尚古爲遠，於今爲近也。概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概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爲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爲

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斂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黄河之流，而尋瑶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閫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爲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説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謖謖，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内，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輿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婣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户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扃？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内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撝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説，與彥達爲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

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恆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强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尚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沖和，而不至乎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凄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群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亭記❶

建安陳君若虛，爲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

❶「亭」字，原作「序」，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旨吴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閒，兩得其所書晉人禊序者，規爲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望焉，考亭雲谷，吾朱子之几舃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蘆峰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皙之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象其德容之盛，如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爲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諸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爲乎？凡概啓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爲識。陳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録卷之八

道園學古録卷之九

在朝稿九

雍虞集伯生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宫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

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宫。既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説。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

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閟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宫，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緼，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户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説之多岐，則亦掊擊排抉而無餘矣。況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説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己，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禄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大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宫學宫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

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1]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耻。巽懦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

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捄。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宫，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1] 「蘇」下，疑當有一闕空。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❶ 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内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絶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庳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閶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焉。歲入腐橈，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世矣。❷ 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算，在中産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

❶「相望」，原漫漶不清，據類稿本、四庫本補。

❷「□□□□□」，蜀本作「版築於兹三」。

精，既稍必足。❶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絶水下石，欵密鍵固。纍起拱合，理緻無間。圜空漏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遡者若千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吴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兹橋以民家親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榷剥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

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遄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吴，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吴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衈鄉里捄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❶「稍」，四庫本作「稱」。

悦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宫室、貨財之爲，皆生生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内戕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兕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逐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虚，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爲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悦生」云。

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强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悦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以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虚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嚥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鄞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緼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悦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悦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

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説，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吴中，將溯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説。予曰：原甫高邁絶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説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

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

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説者，反欲絶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絶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汩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緝以具衣食。又撙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强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内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

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户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没，而吾子有位于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

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苟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

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❶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遍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臯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歎，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於也。❷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迺爲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滃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爲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

❶「庭」，原作「廢」，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於」，四庫本作「在」。

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 於乎！ 君子之爲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黄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録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驩。顧未有説，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爲高而顯爲非哉？ 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 昔之記宫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 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爲之説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況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睢盱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 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兄、子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儆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 予於是知林氏

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莫之濱，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緜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趍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横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顔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二年，爲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諧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屬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趍，而柱皆木，鄉徒取其

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

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爲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爲能，而以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説

尚志齋説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乎弛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絶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説，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

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

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黄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爲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暫還其鄉，又來求説。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説❶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❶「歲」下，類稿本有「哭」字。

李士弘二子字説❶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寔有忠與敏二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令子孫同之，❷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爲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剗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

❶ 此題，類稿本作「李氏二子字説」。「二」，原作「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文中「二文」字同。

❷ 「令」，原作「今」，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畯字説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畯，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畯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

集雖不敏，敢不爲克畯言之乎？雖然，其説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畯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矣。夫所謂俊彦、俊乂、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崇效天，❶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

❶「崇」，原作「知」，據《周易正義》、類稿本、四庫本改。

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愚既論高大之爲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❶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子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説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册。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緼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説，自顔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説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説，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説，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噬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入。」蓋退而隱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

❶「不知」，類稿本作「忽」。

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説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説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説。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録卷之九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

在朝稿十

雍虞集伯生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剌拔都兒準此天曆二年五月日❶

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參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勑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❶ 此題，類稿本作「書哈剌拔都特授奎章閣捧案官御書後」。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爲亂，❶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説，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❷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亨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❸而世不

❶「上」，原作「土」，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姑」，原作「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款」，原作「欽」，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能多見，吴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閲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閎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❶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重氏之《説文解字》，❷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録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趍利如此。草書之録，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❶「宋」，原作「朱」，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重」，原作「微」，今據文意改。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閭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閭以官者也。❶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烏奕，❷未有若臣丑閭之親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閭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禄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吴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❸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搆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❶「閭」，原作「閣」，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烏」，原作「鳥」，據類稿本改。四庫本作「赫」。
❸「題」，類稿本作「書」。下「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同。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吴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論也。❶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閲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吴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日。蜀人虞某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❷

新吴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説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吴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説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吴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

❶「□□」，類稿本作「書簡」。

❷此題，類稿本作「書李清菴心遠堂卷後」。

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❶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群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内，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阸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耆好，語言衣食，有絶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

❶「題」，類稿本作「書」。下「題和林志」同。

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囦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既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囦乘傳車稱使者，遍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纘，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爲名言。托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雍虞某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即爲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閣巋然遂爲前殿矣。❶ 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❷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覩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違，米元章、黄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吴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❶ 「巋」，原作「歸」，據類稿本改。
❷ 「題」，類稿本作「書」。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洺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❶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彦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纘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凛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讜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

❶「貢」，原作「貞」，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❶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静海，而澤冰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哀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寛諭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殁，❷王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隣近，僦焉以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云。

❶「題」，類稿本作「跋」。
❷「殁王」，原誤倒，據類稿本乙正。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吴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篆❶

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凝晉、宋而無怍。❷是以吴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邈。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黄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説相尚，豈獨《陰符》哉？吴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❶「篆」，原作「象」，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怍」，原作「作」，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温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温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温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生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爲禄仕者，苟干禄以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

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 而獨及崔、李二者，❶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❷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某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寮寀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 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爲序，録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❸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汎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❹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

❶「二」下，類稿本有「公」字。
❷「祭」上，類稿本有「子翚」二字。
❸「題」，類稿本作「跋」。
❹「題」，類稿本作「書」。

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閬州陳彦和致樂堂記❶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彦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彦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

❶「題」，類稿本作「跋」。下「題晉陽羅氏族譜圖」、「題咬住學士孝友圖」同。

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三嵎。虞某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宫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梗、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决，則植表之家也。」奉詔脩《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仝所藏

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關陞從事三綾告，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黄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録，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仝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吴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語，勖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説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説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

其所自本而有感焉。❶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❷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説，《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豪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❸

施必有報，感應之恆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

❶「推」，原作「堆」，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晦菴」，類稿本作「朱文公」。
❸「題」，類稿本作「跋」。

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虚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1]得前輩之體。吴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1] 「其言」，四庫本作「言其」。

題朶來學士所藏御書後❶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詔一百五字，中嚴夜啓門禁之事。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臣朶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者也。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朶來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録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剌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聖旨。門圍官員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聖旨，不以是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晝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❷蓋慎重之至。此一

❶ 「題」，類稿本作「書」，「後」上有「織錦文」三字。
❷ 「榻」，原作「搨」，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❶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陜疑沮反側，遣使或恇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得其情狀以聞，❷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册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録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某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❸

粤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

❶「題」字，類稿本作「跋」。
❷「□」，類稿本作「備」。
❸「題」，類稿本作「書」。

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徇徇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❶

前代端午賜扇，内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諼草詩》，當時已亡，其盡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

❶「便」，類稿本作「扇」。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一　在朝稿十一

雍虞集伯生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凛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間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録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❶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❷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末矣。爲《豳詩》者，可

❶「購」，原作「時」，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此題，類稿本作「題紡績圖」。

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❶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顔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説約者，蓋以説爲言。自博而説，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内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内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

❶ 此題，類稿本作「題約齋」。

夫道之者絶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吴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黄冠。龜山先生嘗敘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❶

黄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❷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吴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❸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户屨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❹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

❶ 此題，類稿本作「題吴興公墨竹」。
❷ 「木」，原作「不」，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 「跋」，類稿本在「安」上。
❹ 「題」，類稿本作「跋」。

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尠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

贊善家家傳於其孫植，❶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❷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强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内無飢饉夭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禄相仍，則其所遇，已有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説於後云。

❶「傳」，類稿本作「藏」。
❷「跋」，類稿本在「順」上。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1]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説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托，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概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1] 「題」，類稿本作「跋」。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❶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静，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❷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❸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絶

❶「題」，類稿本作「跋」，「山」下有「黄」字。

❷「跋」，類稿本在「子」上。

❸「王」上，類稿本有「題」字。「圖」下，類稿本無「後」字。

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❶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妙識，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癃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横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

❶ 「所」上，類稿本有「題」字。「龍」下，類稿本無「跋」字。

❷ 「題」，類稿本作「跋」。

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❶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爲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勑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録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録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絶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家諜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

❶「跋」，類稿本在「金」上。

近歲始復搆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耶？❶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吴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❷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吴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吴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吴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吴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吴、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❸正得古象形之意，

❶「耶」，原作「曰」，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題」，類稿本作「跋」，「水」下無「跋」字。
❸「此書」，類稿本作「此畫」。

甚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椽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説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爾。提宮丈，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季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十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歲晩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拜，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爚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❶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

❶「阡」，原作「遷」，據四庫本改。類稿本作「所」。

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❶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黄岡尉沿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齠齓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内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❷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

❶「歐」上，類稿本有「題」字。「圖」下，類稿本無「跋」字。

❷「講」上，類稿本有「設」字。

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虚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孛术魯氏貞節跋❶

《禮》曰：「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内，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孛术魯太常公敘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恆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説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宫，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遺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埜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吴澄幼清、阿魯威

❶ 此題，類稿本作「跋魯子翬所撰貞節敘」。

叔重、曹元用子貞、徹徹千伯瞻、❶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某。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賈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彦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❷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册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擣楮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録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

❶「徹徹」，類稿本作「撒撒」。

❷「近」，原作「久」，據類稿本改。四庫本作「暫」。

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付俊。

跋高宗御書❶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❷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❸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❹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年間，❺未遑有所筆録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前盛衰之迹。❻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遡字，疑是愬字，將筆誤耶？別有説耶？因并識之於此。

❶「高」上，類稿本有「宋」字。
❷「留」，類稿本作「流」。
❸「背」上，類稿本有「撥入」二字。
❹「跋」，類稿本在「孟」上。
❺「今□□」，類稿本作「今十數」。
❻「統□」，類稿本作「統以」。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❶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没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説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説，自爲抵捂，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説而粗加隱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❷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

❶「題」，類稿本作「跋」。
❷「□□」，蜀本作「中立」。

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説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温陵幕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怱怱不暇，故略敘梗概而歸。温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❶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

❶「題」，類稿本作「跋」。

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兹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顔魯公乞米帖❶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禄稱其官，不至乏絶，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禄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温其官誥❷

右董公温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❶「題」，類稿本作「跋」。
❷「題」，類稿本作「跋」。

又題

右勑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疎決，有司恆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況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絶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絶，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于兵，❶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僂而數也。❷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

❶「留」，類稿本、四庫本作「劉」。
❷「數」，原作「類」，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蘖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二　在朝稿十二

雍虞集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❶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兹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儗於羲黄。集群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虚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葑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❶「奏」，類稿本在「疏」上。

表　箋

經筵謝宣表❶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册；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兹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兹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藴；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兹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踈。守其師説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氊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説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

❶「宣」，類稿本作「恩」。

水旱之爲災；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❶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❷

寶曆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傒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箾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群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❸

纘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土懽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衮衣而酌秬鬯，得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桓而敵愾；箾韶依律，鳳凰噦噦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

❶「末」，原作「未」，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此題，類稿本作「親祀禮成中書有賀表」。
❸此題，類稿本作「親祀禮成國子監賀表」。

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傒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今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❶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内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瑶册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

❶ 此題，類稿本作「元正中書省賀表」。

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❶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洊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焕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緯黼黻之文；❷歌頌永年，簡册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册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群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焕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册皇后表❸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

❶ 此題，類稿本作「天壽聖節翰林國史院賀表」。
❷ 「緯」，類稿本作「緝」。
❸ 此題，類稿本作「册皇后賀表」。

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册箋❶

軒星□著，❷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❸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壼，佐庶政之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在御，祚胤開祥。臣等忝列鈞衡，❹欽承典則。致《關雎》《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皇后受册箋❺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褘褕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合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

❶ 此題，類稿本作「皇后受册中書省賀箋」。
❷ 「□」，四庫本作「既」。
❸ 「□」，類稿本作「始」，四庫本作「候」。
❹ 「祥臣等」，原作「臣等祥」，據四庫本乙正。
❺ 此題，類稿本作「皇后受册監修國史府賀箋」。

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内，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❶鈎陳華蓋，有來萬乘之朝；❷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遥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蕚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❸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

❶「隆」，原作「陰」，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有」，四庫本作「聿」。
❸此題，類稿本作「登極賀表」。

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閒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❶爲子孫經久之計，❷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況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兹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售。私情是徇，大體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敭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袠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閒而彌邵，心以久静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頒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縻之職事。

❶「宗祖」，類稿本作「祖宗」。
❷「計」，類稿本作「謀」。

几舄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吴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表以盗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粤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説，誠剴温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説。使與勸講，必蒙聽孚。❶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右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正人，❷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❸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

❶「孚」，原作「字」，四庫本作「受」，據類稿本改。
❷「□」，類稿本、四庫本作「進」。
❸「鄧」，原作「鄭」，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❶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況卑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逭責，其在薦賢。❷切見翰林學士吴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❸自今《英宗實録》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録。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稿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❹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勳業，或循常以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❺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

❶「冒」，原作「胃」，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薦」，類稿本作「進」。
❸「餘」，原作「持」，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❹「次」，原作「以」，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❺「特」，原作「持」，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師孤軍，内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殁黄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顔，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陜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遍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　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冀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掇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璮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

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歎曰：「漢人迺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妥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穎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奮□於智□□□爲之將相，❶其廉取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爲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興運而生者，❷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琚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❸並駕群材，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

❶「□□奮□於智□□□」，蜀本作「特自奮發於智能以」。
❷「生」，類稿本作「出」。
❸「擇」，原作「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争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溥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摇，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❶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

❶「講」，四庫本作「謀」。

勇，明目張膽，[1]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敭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儼[2]

昔者有道之君子，内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3]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户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册以華國者，皆舒遲温厚之言；横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温恭退讓。君子視之，

[1]「膽」，原作「瞻」，據類稿本改。

[2] 此題，類稿本作「翰林學士陳儼謚議」。

[3]「售」，原作「舊」，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　啓

請吴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末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乎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章廬先生初度啓❶

候鴈旋春，紱麟紀旦，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閲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

❶「章」，蜀本作「草」。

歸來。❶ 穆若燕閒，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强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絶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袠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吴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禄不回，索居既久。脩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擢擢儒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巋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空聞薏苡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落幾亡於世故，惓惓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

❶「輪」，原作「論」，據四庫本改。

日之間。❶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爲書以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弨弓而永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嗇，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除夜以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復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兹豐俎。汙邪滿載，持肩顧祝於有年；湆胾屬饜，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❶「煌」，原作「蝗」，據四庫本、蜀本改。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億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倍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樗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簞，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既。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蔄西碧餽歲啓

篤敘鄉情，特厪節物。❶四鶉騈首，❷來同祝饐之鳩；一鶚傳書，俾載迎春之燕。肅肅罝罘之獲，溫溫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二

❶「特」，原作「持」，據四庫本改。

❷「四」，原作「士」，據四庫本改。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三　在朝稿十三

雍虞集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❶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年廟成。❷某年勑臣題其牓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勑，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

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宫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宫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

❶ 此題，類稿本作「賀惠敏公廟碑應制」。

❷ 「□□年」，類稿本作「天曆某年」。蜀本作「至順初年」。

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衺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内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内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欵有禮。眂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强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絶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

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殁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

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奥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父諱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郛；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藥芼之，亦有菊椒。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綉裳，劍佩鏘鏘；乘車彭彭，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禩，嘏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1]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宫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宫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

公諱勝，又諱伯顔，字貞卿，一字舉安。曾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奥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2]父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

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

[1] 此題，類稿本作「賀忠敏公神道碑應制」。
[2] 「夫」，原作「先」，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年，終是官。泰定□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真氏祔。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槊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

臣嘗以爲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説，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内，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遍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

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顔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内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幃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宫，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駕鸞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絶靷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鄉，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頷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

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賕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强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没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鄞，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寔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内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兹，既信既篤；一

日出令，俾贊大録。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絿，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爾是職。于廬于旅，肅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紓，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執其嚚。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襚，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寛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

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

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内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户五人，百户三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

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絶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吴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

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奬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齓，與其兄制置使湣，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虚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胸中具有成策。湣既以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絶婚。公曰：「訹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悦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贓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閲，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捽首亂者搒之，百衆遂定。路鈐轄詹沔者，以故群盗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❶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

❶「寸」，類稿本作「射」。

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横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巘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争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鬥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挻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❶其三日，來納欵。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亡也哉！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莅於湖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捄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贐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黄、朱砂、黄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斲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

❶「問」，原作「聞」，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吴氏，先公□□年卒。子四人：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彌寧、彌宷、彌審，皆前卒。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岦、崑、岜、耑。集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❶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睠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頷頷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鬯。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温温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虚，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膴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蘼；不

❶ 「國」，原作「圖」，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亡而存，庶其在兹。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黄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户。滿三歲，就除兩浙塩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敘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内，豪桀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趍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

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説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説，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韙，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閲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賛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

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悦，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晝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内，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賕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

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塩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甞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户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樕畢輸；優游無虞，梗柟薪樗。朝服于于，名駟大車；爾皋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己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勖。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❶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

❶ 此題，類稿本作「管軍中千户劉侯神道碑」。

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兹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驛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❶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驲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緾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虵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絶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東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阸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説。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皇帝嘗親征而理之，❷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强忍，爨僰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

❶「使」，原作「使」，據四庫本改。

❷「□□」，類稿本作「世祖」。

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萬，吏士或亡，或衂，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别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絶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

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户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鷙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术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户，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户。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

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户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户府事，留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虚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虚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顔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户。十四年，擒獲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黄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黄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争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

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牐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户。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興，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犢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國家既一海内，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禄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櫜，川浄雲委。芽蘖弗齊，孰芟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問，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三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四　在朝稿十四

雍虞集伯生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1]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

[1] 此題，類稿本作「淮南獻武王廟堂碑應制」。

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閔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其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内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

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内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内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讋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

言於朝曰：「擅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税，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悦。是歲，大水没廬舍且盡，租税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説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悦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丞相伯顔，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絶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栅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恆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

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横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鋭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吕文焕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顔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説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駟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栅，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术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絶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

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横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户，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顔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脱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犇。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

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勖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燼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内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号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

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恆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傅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内殿，慰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别。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劒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而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内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户。

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歇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鋭，言辯捷出，勇略絶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顔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類如此。簿録宋内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縳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

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説，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澌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殁，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

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鋭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閽，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飈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蠻，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横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鱷。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舄佩圭，盛服在躬。維兹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浮斿，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頟頟。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享兹，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臨軒視之，

命謚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斁；匪亳是私，國有恆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❶爲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奂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任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捄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鉄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没入其洛陽

❶「仕」，原作「付」，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家産。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于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❶ 從德，□□大夫、中書左司郎中。❷ 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

❶「□□大夫」，蜀本作「中憲大夫」。
❷「□□大夫」，蜀本作「榮禄大夫」。

成、❶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癉蟊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禄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

❶「婿」，原作「壻」，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柰何忍使邈焉堙没，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❶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産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均衣服飲食，❷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

❶「瀕」，原作「瀕」，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均」，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顔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録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鬥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税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吴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宫天禎、真定醫學録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某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躪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

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遥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袤。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别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五　在朝稿十五

碑銘

雍虞集伯生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鬥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没，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❶無甚費失，上

❶「知」字，類稿本作「如」。

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静附近之粟，别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伯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撙節，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吴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争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比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説，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户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折事，❶令無敢失職。在户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强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淩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詿誤者出之。田盧資賄當没入者鉅萬，没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閲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户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盗内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盗吏之使盗引良民者，能删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

❶「折」，《國朝文類》卷五十四作「所」，當是。

以干戈平定海内，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❶刑賞伐閲，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❷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趍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

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内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吴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户義之孫、征行百户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宫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没，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己出；孰

❶「計」，原作「討」，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仕」，原作「士」，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謇謇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亨。頷頷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狃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❶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户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勖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❷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禄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吴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

❶「瘳」，原作「廖」，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 此題，類稿本作「牟伯成先生墓碑」。

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儗，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内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

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吴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説，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强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

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吴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

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❶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兑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吴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吴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某爲碑銘。❷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户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

❶「雲」，類稿本作「雷」。

❷「某」，原作「兵」，據四庫本改。類稿本作「具」。

錯。掇拾偏駁，欺世之怍。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

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畫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❶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家而奉祠，示之德

❶「畝」上，類稿本有「若干」二字。

行規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父兄長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内地。取賦有恆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兹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户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桀，恆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温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

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

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菡萏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户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户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

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孥其人萬家，無所詣愬，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抉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横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内附既畢，大料民，❶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産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

❶「料」，類稿本作「科」。

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户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恇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强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之白。」❶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訹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户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徹淫祀二百區，與

❶「之」，原作「矣」，據類稿本改。

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剌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脱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户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

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之麓，有神麐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敝於世故，視神麐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

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麐之陽，滏流洋洋。有煒馬宗，世爲之望。望之儗儗，有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耋。有緌瓊纓，臨滏以潔。軒軒乘車，没齒走趍。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某曰：「北邙之北，有重岡蜿蜒，墮爲衺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流，注合于瀍。南溝之瀦，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禜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❶隱若城郭。西獨虚敞，風氣宣通。宅是奥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爲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葬大父，而别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纍纍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徒死不還兮，言遭變遷。既蒇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

❶「東」，原作「束」，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婣。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

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术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迺屏絶金末律賦

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潁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沭、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黄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位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永思不忘。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五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六　在朝稿十六

雍虞集伯生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❶

泰定改元，詔書以朵兒只中丞爲帖木迭而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某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朵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宫，以帖木迭而爲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朵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

❶ 此題，類稿本作「楊襄愍公神道應制」。

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留守出之。乃强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宫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宫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棄群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宫，迭木帖而復爲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秃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彘事耶！」坐客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内，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毁皆先帝舊臣，滋不悦，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灾，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

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而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迭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粤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鋭，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迭木帖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没，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搆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内，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

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齓，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勳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答剌罕，定

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内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久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悦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還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争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閲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

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材，恆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翦髮、毁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靡。臨患顔色不變，凛凛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

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强；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巇膠箝，竊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虓猘；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慼，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兕，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曰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凶殘，遑恤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禄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❶

古者，大臣有勳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禄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

❶ 此題，類稿本作「高昌王神道碑」。

先世，胄繇高昌。未内附以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没，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❶

某嘗聞之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勑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册，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仁宗皇帝既平内難，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勑則買閭也。内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爲不可及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儗授焉。而買閭之父月魯哥，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傅溥所爲行狀，蓋達即拏生脱因，脱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年，達即拏贈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脱因自贈資

❶「石」，原脱，今據類稿本補。

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謚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敘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

昔在太祖皇帝時，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兹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宫庭之内。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户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顔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顔起兵内嚮，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成

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世皇賓天，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擿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舶互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涖其刑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凛，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歐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事，無不掌焉。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産以資之，豐贍無算，特命以爲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御於寺中，至今領焉。仁廟嘗奇其材，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剌失思朵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傅，無

綺紈之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强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内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賁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効職守。迺眷高昌，悠悠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渠。牢羞膳薌，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皇之遺，托兹别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❶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某等。其凡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建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❷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爲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剌子赤老温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答」，蓋永以爲好也。上嘗與召赤温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赤温遁，脱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答剌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釂，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盞，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温八都兒之子阿剌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甚，阿剌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剌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

❶「碑」上，類稿本無「之」字；「碑」下，類稿本有「應制」二字。

❷「建」，原作「健」，據前文「御史建都班」及類稿本改，以下同。

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鎮河西，❶以鎖兀都之子唐台觧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内贊府事，外著邊職。績年七十六而殁，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觧伯要真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殁，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建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尉。天曆元年，❷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刑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建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以爲深仁厚澤，❸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以建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

❶「鎮」，原作「填」，據四庫本改。
❷「曆」，原作「子」，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以爲」二字，原無，據類稿本補。

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沄沄，有阡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六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七

在朝稿十七

雍虞集伯生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1]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册拜皇太子，是爲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宫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宫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册，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宫，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内府，而析入於東宫者，儲偫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户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搆變圖殺之。時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

[1] 「碑」下，類稿本有「應制」二字。

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户者毋得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禎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爲其預賊謀則無也。❶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顔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寔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遍布朝著，一時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内

❶「爲」，四庫本作「謂」。

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宫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系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假宫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説。二十二年，裕皇即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宫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柰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即位，追尊裕宗，册母后爲皇太后，❶即東宫爲隆福宫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

國史院脩世祖、裕皇《實録》，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儗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宫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趍事，蓋善用人之道也。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

❶「太」，原作「后」，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禄大夫。公之事上涖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説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閲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勩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❶既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時，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韙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惸孤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

❶「奇」，原作「音」，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四邑鄉人。❶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脱因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奎章閣都主管公事、❷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内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爲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出職，領隆福宿衛。次曰

❶「四」，原無，據前後文「爲學舍於四邑鄉」「張氏先塋在四邑鄉」補。

❷「公」，類稿本作「工」。

福童。張氏先塋在四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齔，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飭，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爲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衆賢彙興。肅肅以朝，雝雝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既亡，宮壼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脩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丸丸，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

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沄沄，西山峨峨；山夷川湮，兹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❶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内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儗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秃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户口、兵賓、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饔事。賜名昔剌，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剌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保，❷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時，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己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顯毅，加贈崇德效

❶ 此題，類稿本作「賈忠隱公神道碑應制」。

❷ 「大」，原作「夫」，今據四庫本改。

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宫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爲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禄大夫、絳國公，謚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間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爲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以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顔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黄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説，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美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

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蒭饌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❶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户陛間，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秃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悦，賜貫珠衣一。駙馬闊里吉思，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悦，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兹者三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禄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駞馬，内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武宗入繼

❶「尊」，原作「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户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内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遍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悦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内藏，即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便殿，❶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上多采用。進光禄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禄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爲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悦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悦滋衆矣。七年，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絳國夫人脱脱灰，追封冀國夫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

❶「便」，原作「使」，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固，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閔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剌八都傳勅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褎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盱飡。既勤既老，

嘉爾黃髪；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亨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頤。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群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祗奉鼎彝。歷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之請。武皇在邊，熊貔如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迺有大賚；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勛；往咨大師，盛饗於軍。大車彭彭，載酒餱胾；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兹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

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❶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忌則憚，以搆忠藎。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趍。既貴既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兹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

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册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奬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蓍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殁之後，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

❶「實」，原作「寶」，據類稿本改。

而典學，而故老漸以澌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某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

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❶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慤，贈光禄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宫，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禄大夫。

❶「深」，類稿本作「後」。

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冀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録》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大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彧，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訹其心，則不無争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别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顔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

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禀素厚，有不待於勉强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説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❶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

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群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顔，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堇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瑶册，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豔夕壞。孰爲彊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

❶「忝」，原作「泰」，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❶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勑太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時巡上京，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曰：「近日有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敦、宫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宫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❷公與張尚書問易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

❶ 此題，類稿本作「高莊僖公神道碑應制」。
❷ 「兵」下，類稿本有「來」字。

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訝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箙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趍南門，叩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撾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彀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縶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仁宗賓天，命弗果下。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以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

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❶各爲部落，非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❷又以善射，從段真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口温不花王取宋黄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運糧都提舉兀魯台，次即公也。公諱觿，字彦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也。事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爲裕宗擇宫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醖，兼領宫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焉。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黄曰「失刺」，公須黄，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内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年十月，王傅撒里蠻、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户

❶「□」，類稿本作「之」。

❷「臣」，類稿本作「皆」。

無所與。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禎董其役。功成，有白金、廄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鞶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吕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顔。泰定□年，❶師顔佐樞府以例謂封，❷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今上特恩封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彝曰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顔幼，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爲女師宮中。太后命師顔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顔，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顔，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年，❸有司以葛夫人真節上

❶「□」，類稿本作「三」。
❷「謂」，類稿本作「請」。
❸「□」，類稿本作「三」。

聞，有詔表其門閭。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師顔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壼内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宫，贊六宫之教焉。」師顔自樞密院斷事官，❶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靳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偹靖之女，亦卒。❷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歹。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閭。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祖，攬收群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雝雝在宫，百度是宣。相時大僚，

❶「顔」，原作「恩」，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之女」，原無，據類稿本補。

並俊咸乂；既試既庸，以遺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頷頷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界居庸，巍巍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祗事。世祖時巡，裕皇在行；載燠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閒。夜扣宮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谿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册，名垂鼎彜；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魯邦，泰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袞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七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八　在朝稿十八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❶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❷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顔，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

❶「丞相」，類稿本作「忠貞公」。

❷「又」，類稿本作「文」。「材」，原作「林」，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顔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顔。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懾容者，唯伯顔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恂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宫，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靷脱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概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内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哥之爲相也，❶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上先言

❶「桑」，原作「喪」，據類稿本、元史本傳改。

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禄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合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内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搒係其民人，豪横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争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藉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强娶其婦，公爲辨之上前，不

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强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勑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絶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而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

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残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奸兇，遘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

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吕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❶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

❶「廷」，原作「延」，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奥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搠立忽攀。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兹，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鋭。出入踐敭，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垌；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宫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膂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佚，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嚻。有警無遨，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兇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

威神明，偏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没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❶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❷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勑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内，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

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户。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

❶ 此題，類稿本作「中書平章張公墓鋕銘」。
❷ 「命」，類稿本作「表」。

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勑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胡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内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勑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摇，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衂，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吴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剚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讋，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户軍。

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户知汝，棚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嵓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衂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矟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脅，裹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淛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淛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

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踣金、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行院罷。❶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税雜藝倍蓰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强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❷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内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别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盗。其以百

❶「行院」，原無，據類稿本補。
❷「持」，類稿本作「有」，

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灾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闕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淛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馹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還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❶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脱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宫，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宫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

❶「三寶奴」，類稿本作「宰臣」。

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禄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櫓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宫，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鉄木迭兒爲太師，萬户别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鉄木迭兒非其人。萬户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宫幄在龍虎臺，猝遣使召公宫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

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❶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换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苫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❷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顔，皆籍没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灾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間，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

❶「遇」，原作「過」，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奪」，類稿本作「違」。

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强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内府，枚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産，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污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吴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説，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蹔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勑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

「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揺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悦。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强，閲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閔傷其意，留其奉皮諸府，俄而公薨。

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强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内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悦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户、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内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

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户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户、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洊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頟頟有成；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兹？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梶；孰謂得君，衆忤構戹。既退既藏，侃侃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憸壬，睢盱震慴。大駕之來，法宫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髪蒼顔，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❶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爲永新人。曾大父

❶「隱君」，類稿本作「直翁」。

輩，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樆，父焕，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耒陽人。娶蕭氏，先殁。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吴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殁，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象舍鰲山，❶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殁，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嶔崎，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絶，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雨暘之愆，必齋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賈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貧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糗糒食之。虚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米以爨。衡武陽洞盗起，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贍，盗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免矣。」而盗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獨出。如是

❶「象」，類稿本作「精」。
❷「洞」下，類稿本有「有」字。

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之曰：「鄉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待，❶故至再四。彼取其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嬴，推人勇爲。佐于邦惠，先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兒黄，非而丱童。歲時來者，覿于鰲下；尚其勿毀，以永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受從士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内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

❶「待」，類稿本、四庫本作「持」。

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黄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争致助，儼然立爲學宫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虚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盗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搆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

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吕，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正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説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説，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

可。」而其後舉，江南一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令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絶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視御衮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章，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兹刻文。

林彦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彦栗手書其所爲文

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廵未能。而彦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彦栗，而無及矣。悲夫！彦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目彦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彦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彦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毁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宇、理以學，如父在。居吴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彦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録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别，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吴興。宇知某之哀彦栗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恐遂湮没云。彦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録事，又居吴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虚；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毁，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爲子，曰惠。惠生駰。駰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己。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録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黄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

月日，葬君某處。以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予弟槃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孽。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説。親疾，常再刲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攖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黄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黄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繄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

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❶則曰：「先君子殁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敘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繇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郡著姓，❷侍郎生漳州通守時，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嚮也，❸吾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强。舉其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❹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巽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詵、詡、誌、詮、諮。女曰誼、訒、訢、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❺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甚

❶「拱」，原作「揆」，據四庫本改。
❷「著姓」，原作「等姪」，據四庫本改。
❸「嚮」，原作「享」，據四庫本改。
❹「桐」，原作「祠」，據四庫本改。
❺「道」，原作「進」，據四庫本改。

富，其家至今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黄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銘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脩，志養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匯而斯衍，尚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吴君墓銘

國家海内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皇爹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遡其世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吴塘里吴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昜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吴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吴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熊公彦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吴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乎。邦乎生鄰。鄰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傅君維清。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吴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吴

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吴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

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内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傅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處。身任門户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末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群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没，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爲圃，以爲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别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脩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閒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禄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嘆。今吴氏遭逢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

羡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爲榮，壽考以寧。有美吴塘，嘉樹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八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九

在朝稿十九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宫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吴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❶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宫圖》以獻，世稱爲絶。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遍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户，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皞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

❶「其一人也振鵬」，類稿本無。

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

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强，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緊子之功。功繇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兹其徵。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斡赤善之。❶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

❶「赤」，原作「直」，據類稿本及後文改。

初引援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圜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群工登歌作樂，❶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興瑞曹勛光禄薦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簿》舊説，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斡赤丞相入爲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斡赤丞相番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駿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斡赤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遍閲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勑秘府藏之，而命斡赤丞相傳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衮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幢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

❶「工」，原作「上」，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兹，凡宫殿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柰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爲之，無如曾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悦。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殁，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

曾氏本武城人，郕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鍼舉八行。又五世悱，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顔，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禎、何粢、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處，巽初所自卜也。❶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内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時類稿》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録》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之。巽初爲撫州儒學録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銘曰：

維盧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恆以美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逮于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迺使學事，殿于烝瀟。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舒，弗亟弗靡。舉體清虚，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❷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

❶「卜」，原作「小」，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斯」，原作「崩」，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鬱之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洄。故山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彦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彦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愼愿寛厚，方幼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以不欺爲主本，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亦不間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己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共服爲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内外無間言。子彝，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爲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彝匍匐號於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逭罪，敢以誌墓爲託。」某退而考行事、事狀云：

胡氏，世本河南鄢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爲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强也，留彝爲工部侍郎。公娶黄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爲東宮典寶掾。女三人，婿曰鄭□、王□、李□。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侯□。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某與彝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愨，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禄之未艾也。於時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燋，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内。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

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繇神明。族于鄢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鄢至。敦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廢興，❶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蔚蔚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宰，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斂，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爲何致客之多也？踰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敘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户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

❶「廢」，原作「發」，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殁，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殁，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辯，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剔蠹檄以革尨雜。糞瘠土爲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隙爲儒學，新孔子廟，爲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國家宗廟之外，别立神御殿于佛祠，會其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袠，官不過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爲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孰是乏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峩峩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攸司。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澌盡。安陽之墟，有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永妥以固；利其後人，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恆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爲僚，恆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以見予，是以弔諸。恆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恆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恆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恆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没，而恆也不及視其屬纊，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祔。子恆、恂。恂爲謙父弟之後。女温，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勖子。求道習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

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趍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款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因實殺人，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貰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薨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爲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

誠之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内附，遂居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

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邇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趍。曾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本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子孫孫，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脱，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循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巳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鈔二百五十，至而憇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説書事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某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

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屻焉。繼以荒饉，存歿弗寧。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某官，早世。某，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
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厚以容；馬
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爲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爲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羞，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汎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

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❶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彦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爲某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爲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泫然流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侯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慼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槁葬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潰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殁，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内，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齓，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晡，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内。而貧者更稍

❶「□□□」，類稿本作「示守誠」。

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閒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己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于太原。侃侃宜之，時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時聞士；堂封孔崇，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説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温，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

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此又二年，❶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州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寔同舟，療之五日而卒。槁葬道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處。父曰魯，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臣學之成，甚苦且囏。得官身後，槁殯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夫人康强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禄以爲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瓛。君卒若干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也。初，

❶「此」，原作「比」，據四庫本改。

存嘗爲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惸惸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爲賢母也久矣，故爲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❶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毋以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吾父母功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爲墓銘者云。

敘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

❶ 此題，類稿本作「彭母汪孺人墓誌銘」。

鄉也。華卿，其曾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士德之厚；如家克繁，繇予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別易遠；遠而扶踈，視此其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恆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桷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韶爲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爲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爲我誌其墓以銘。」

謹按：鄭氏，世爲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沖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

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袁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娣姒以敬宗事。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瑋，早夭；次瓘；次珖。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奥，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群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欿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至使殁愈遠而敬不衰，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藩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鄭丞相爲之衰，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邊碩人，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❶瓘、珖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翼維鄞，暐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流流，孰往而復？居之恂恂，着之循循；❷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肅夫人，久甚匹之。獨嗇於天，而不有年；歸嘐無所，□□□□。❸夫制其

❶「長」，類稿本作「仍」。
❷「著」，類稿本作「養」。
❸「□□□□」，蜀本作「永歎彌增」。

恆，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丘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昜周暾，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暾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暾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悦，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暾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暾矣。一夕，暾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暾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慼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暾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内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暾、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暾、明，其幼禄。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横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案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兹丘兮勿諼。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卿之夫人。是爲銀青光禄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冢婦，金紫光禄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抗孫，❶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爲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咸伯。生女曰婉伯，適忠勇校尉、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❷適沿海上千户别里吉。孫曰公燾、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内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二年，❸夫人得末疾，❹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壻佐州黄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某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敘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時易代。雖於貴宗，弗與盛會；承

❶「抗」，類稿本作「沆」。

❷「婉」，原作「琬」，據類稿本改。

❸「二」，原作「三」，據後文「服食踰年方無效，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卒」改。

❹「得末疾」，原作「相夫子」，據類稿本改。

夫鞠子，實既瘁痗。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緊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𣞀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冢婦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𣞀曰：「予買地，其以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娟娟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九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

在朝稿二十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爲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玄衍也。玄衍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瘠，疑不類夫爲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爲之請曰：「玄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爲精舍以居。學者賓客之屨滿户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孫矣。教其女，以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衍爲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玄衍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圮，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爲拒之，而無以慰其瘠也。」銘曰：

玄雲湻兮將雨，鶴刓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窈窈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逝勿毀兮永久。

潁川夫人黄氏墓誌銘❶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黄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巽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贑、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懇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悦。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逋，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疏闊。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儉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諶，以節推遺命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藹如也。蓋夫人昔聞訓于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沅溪，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

❶ 此題，類稿本作「黄孺人墓誌銘」。

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峩冠褒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躪藉攘敚，略無争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以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諶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窟，祔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既而棄官不復仕。宗諶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既出蜀，以宜人之歸陳也，過兹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諶等求銘焉。銘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興。其興降升。❶夫人世家，人門寔稱。寧魄于兹，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❷

眉州青神史氏，❸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❹而光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

❶「興」上、「其」下，類稿本有四個空格。
❷「氏」，類稿本作「母」。
❸「神」，類稿本作「城」，後文「神」亦作「城」。
❹「賜」，類稿本作「使」，後文「賜」亦作「使」。

取黄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冀不死。夫人曰：「金亡，暫不死耳。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輿櫬求得之。即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内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台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没，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既爲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太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爲敘其次而著之。

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没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

東兵馬都鈐轄。❶娶閔氏，❷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户參軍，至大問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爇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己壽益父。夢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某官。介後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郟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郟山之原，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宫。一燼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殁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奥。夫人之子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敘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公默，相繼殁。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

❶「鈐」，原作「鈴」，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閔」，類稿本作「闕」。

則後嗣傷焉。今鍾奥之藏，深僻絶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妥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宰鄞，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兆以從葬於元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殁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没，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言而悲之，故歷敘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

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❶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

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群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絶席，引寘坐側，群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宫，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録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爲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

❶「畫」，原作「晝」，據四庫本改。

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吴、楚多瑰偉奇絶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矣。❶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閲桉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趍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

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斂，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❷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❶「境」下，《國朝文類》卷五十六有「移奪」二字，當是。
❷「後」，蜀本作「固」。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彦材，真定路稾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内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稾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説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吕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閲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科甲胄，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争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巵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

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❶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术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説。」公病不行。

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静。」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户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横，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傅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傅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

❶「擇」，原作「釋」，據四庫本改。

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使宜還，❶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户文蔚卒，不及赴。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閒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别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畫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

❶「使」，類稿本作「便」。

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迺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迺召公爲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

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爲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説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剥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禄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

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

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概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祇遹、王公惲、雷公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❶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内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

❶「功」，原作「公」，據四庫本改。類稿本無。

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内侍視饌。公每講説經旨，必傅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宫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争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群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虚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説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録》，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

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

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禄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册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

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

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恆，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珌，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吴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敭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録其歷官、行事梗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

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别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辯，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位有才矣。❶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録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尚自幼時，總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立券，强質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激怒朝貴故人，以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

❶「小」，類稿本作「其」，「才」上有「其」字。

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鞫，辨益明，衆色變，言益錯遻。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忮忌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責，又爲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説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巽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祭　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

慭，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弈，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勖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奮其雄辭，邁于等儕。國史編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説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庶幾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淑，百癘攻骸。奄然永隔，風雪蕭齋。遣車首丘，丹旐掩霾。一奠寓哀，莫既于懷。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韋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于天；匪私匪虚，以命我人。孰抉其奇？入邃于荒；孰迷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瞽言如

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于燬。憯予不辰，興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具曰多士，朋昏以世。蕩蕩川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潰，即淪于圮。維哲時閔，載號載倡；彼爲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以告予，手弗勝彼。靡旆食息，弗興弗膺。時之逝矣，既莫之逮；命之訖矣，亦莫之噫。曰予有鼎，有鼎有戠。我哭于庭，苟無墜我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倀倀中野，曷其歸矣。煢煢有躬，曷其爲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兹，釋我寤懷。素冠纚纚，屨數數兮。纍纍無容，視莫莫兮。莫昵匪親，宛其不識。孰是造艱？牽予以縶。有馬有馬，北首于風。中道舒舒，以究于心。陵隮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有，鳳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庫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夙誓定命，即終于所。生有不取，餓有不禦，妥乃瞑矣，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九以著。或畀或否，執子之手。誕未遑于訪，天弗遺叟。烏乎哀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謚孔臧，築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予紀。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一

應制録一

雍虞集伯生

册文

皇后祔廟册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閟宫，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瓮吉剌氏，媲德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總覈權綱，成化功之簡易。亹資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空，驚歲時之即遠。乃修縟典，式贊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莊静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册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覩日月之合明。乃睠壼闈，聿崇稱號。皇后瓮吉剌氏，專静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事。肆朕舊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予力濟於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兹典禮之常。宫府具宜，家邦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册寶章。以陰教乎内，備協人

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雎》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册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没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誄。❶ 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逖出。雖身居絶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徯戴，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宫，俄虚黄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册文

嗣皇帝臣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沖。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於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御名。誠懽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❶「誄」，類稿本作「謚」。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纘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塗，言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爲註疏，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説經者多矣。請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説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説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

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❶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暵；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潰嚙食。玆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❶「聖人之」，類稿本作「其」。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禄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❶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

❶「姓」，類稿本作「揆」。

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黄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别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群聖之奥，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説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黄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❶

細葛迎颸，喜宫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斝之方持。輒陳節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緑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盌注輕冰藹玉漿。麈尾可消時晝永，綵絲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宫闈貴，萬歲菖蒲汎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曾巒總含雨氣潤，百谷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洑洄，滄江散落碣石開。❷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爲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窗看春色。蒺藜沙上暖塵飛，何處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窗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松筠濕春雨。

❶「主」下，四庫本有「并序」二字。
❷「滄」，類稿本作「澮」。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閑見歲豐。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偈白蓮風。

陳閎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❶曾見騰驤逐鹿場。❷馳射衝波夸獲隽，故知英氣似前王。

❶「殘」，類稿本作「斜」。
❷「逐」，類稿本作「出」。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兩龍還入軍持水，風衣拂着磐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閒。法雲還爲等慈起，矍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蒺藜秋，韓幹新圖總不收。天廐真龍奇骨在，故知臣甫負驊騮。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知何報？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滉土星像

猗黄靈，填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旍揚，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宫。命司嗇，錫九農。鳴塊桴，年屢豐。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蘗。外廷無奏事，殿閣自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砲沙泉水溢。❶

❶「砲」，類稿本作「跑」。

槖囊盛滿不辭勞，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翕河。昆虫草木感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祐蘐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宛卧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蘐香花。蘐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主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恆御焉。臣奉勑而銘之。❶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性日熙。迺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棋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棋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❶「臣」下，類稿本有「集」字。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爲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皃，而致美於形容焉。於《詩》「顒顒昂昂，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勳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揚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册，勳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爲清嚴似揚綰，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剴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搆禍，蹈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舊臣，維公在兹。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彌文以理。白髮蒼顔，正笏垂紳。凛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聖天子以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歇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勑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臣惟公之事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惓惓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肅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世祖，最重斯職；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慮。天子有行，鞭弭櫜鞬；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温温其儀，侃侃其色；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曆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天子萬年，大臣相之；九敘惟歌，無以尚之。

吴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黄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沖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

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猋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駉駉而在朝，樂彼超驤；内而肅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閲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群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内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兹。噫！一馬之善，上猶録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侣。玄文五聚，黼黻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噓雲耀日。爰勑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鶴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脱盈納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脩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宫。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内廷，請署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霧以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唳長鳴，去人尋丈。若群真之並駕，從□□以來迎。❶ 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覩，驚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玄徵，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宫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故玄裳縞衣，羽翼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遥聞於九天。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上帝之所以報兩宫，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翱馳翔於寥廓，横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

❶ 「□□」，類稿本作「列聖」。

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徵之感，同符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肅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明所都；嘉徵瑞圖，此興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忱禱。緑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映掩，❶載翔載舞。乃占道書，是爲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舒。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一

❶「掩」，類稿本作「空」。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二

應制録二

雍虞集伯生

制　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虚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瑟琴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於尊屬。肆頒異尤數，祇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雝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皃繹龜蒙，適奠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於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彌崇於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亶維世胄。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鷙有謀，英鋭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寔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清宫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爲天下之安危。皆真食於王封，今何慚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胙以土田。禮冠絶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虖！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奬於勳勞；建太平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恆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慤，温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嗟備著於勤勞，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巡來次於近郊，秋露久濡於宿草。顧兹賁典，未究深衷。迺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宮府，共興故舊之思，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共其燥濕，啓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櫜鞬而未釋，傷雨霧之逾深。□轄以歸，❶籌帷頓失。迨予纘緒，風雲千載之興；獨爾親臣，丘隴九原之閟。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疇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禄，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❷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

❶「□」，類稿本作「擁」，四庫本作「輿」。
❷「某」下，類稿本有「妻某」二字。

穴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於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歘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斡赤，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閑輿衛於藩垣，治軍實於幙府。自覃懷而入定内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寮。遍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駐襜帷而按堵。不遺憂於宵旰，真知體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柄用。迺致憖遺之誄，寔深耆艾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賁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睠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内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於褘褕，用齊華於圭衮。具官斡赤妻鉄理，柔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寔爾世家之舊；躋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迺睠廷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俾率彝章，特還衈典。具官哈散，秉資謹愿，接物寬容。始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闥，蓋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嘗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恭。均逸外藩，遠將德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時，率在阜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永終譽，遽興遠慨。秋霜在野，莫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魂。噫！遼海非遥，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❶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鞬之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融不及於當時，勳業迺興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賁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❶「里」下，類稿本有「制」字。

祖　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母子有成人之造。異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遠舉於雲中；咨爾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賁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禄勸功，則必有茅土之封，使蕃之錫。具官某櫜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而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茲兩府。❶故紀勳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崇忠藎，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蓍龜，爰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詳縝。卓以櫜鞬之胄，儼然韋布之風。始事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遍踐臺司。

❶「茲」，類稿本作「備」。

閲實簡書，每先幾而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洊在政府，蔚爲名臣。嗟賢者之遘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時；汲長孺面質深文，恥獨爲於君子。曁于戡定，嘉爾勤勞。審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引年而爲説。載念紫微之務，實資黄髮之詢。是用建爾上公，保兹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勸相於國家。於戲！愼乃威儀，赤舄具瞻於几几；俾之耆艾，泰山庸作於岩岩。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間八制

粤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内教，爰錫嘉稱。悟理間八歷世勤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説真如之緼，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於内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己者二萬户；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

翊，出庶徵之禎祥。迺睠真如，尤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廕休行及於千年。藐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恆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霤，輯多寶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睠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某俶以興運，裦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即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蓍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脱屣而弗留，每當宁而永慨。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游。俾極崇稱，以表高致。於乎！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恆佑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祇若寵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

❶「大」上，類稿本有「封」字。

嗣其宗。其説之興，于今兹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黄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爲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爾毋斁於真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禄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以脩德爲治之事，嘗進説於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禄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都兒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創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繫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爲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譯説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爲之序。❶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攷於古訓故也。爲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爲敬，則以承奉疏節爲忠。不知古學，以至於此。爲其君

❶「仍」，類稿本作「乃」。

者，❶獨何利哉？今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群臣遍知其説，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虖！聖心所在，如天日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於祖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教一大寶藏，廣啓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通。五雨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覺之慈。常住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閲圖書，旦莫有恆。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内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孛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静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

❶「其」，類稿本作「之」。

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摹印，以遍賜臣下。於呼！推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生民立命者，❶蓋如此。天曆三年　月　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臨御宇内。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敘，盛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思恕之心，恆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勑中書右丞臣撒迪、太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至學士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於民也，其爲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爲之謹禬禳、治砭焫，以救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

❶「民」，原無，據類稿本補。

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爲我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奉敕視草

大統既正，海内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内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户牖以順清燠，樹庋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户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叡知，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静焉而天爲一，❶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

❶「天」下，類稿本有「地」字。

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勑命臣集記諸，而攻木製匡廓，植以爲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爲古言奇奥，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兹石，表文而裏質，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讁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寔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恆若之咎。此感彼應，關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

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惓惓之至。天曆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内殿。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内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顔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誥、❶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

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紬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内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

❶「誥」，原作「詔」，據類稿本改。

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　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内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

察兒也。❶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勑臣集書其牓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包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静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静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

❶「塔」，類稿本作「答」。

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絶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趍下而不争，渟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横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涣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爲記。

勑賜龍章寶閣記[1]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御書「閑閑看雲」四大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吴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鋟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宫以庋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録，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禄、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勑師旅，贊詞彌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

[1] 「勑賜」，類稿本無，「記」後有「應制」二字。

之見也。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内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舞蹈，奉詔謌頌詠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已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世祖皇帝，爲玄教之宗，以清静寧一之説，贊乎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爲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閑閑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斁。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勑賜玉像閣記❶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學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吴全節，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擬爲太上老君説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宫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寵賜「閑閑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勑：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爲聖不足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

❶「勑賜」，類稿本無，「記」下有「應制」二字。

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天者，無不在是。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豈非玄教之所以爲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宫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宫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宫之榮也。非直一宫之榮，天下四方脩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爲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勑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❶

番君之有廟于番昜，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延祐□年，❷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

❶「大元勑賜」和「銘」，類稿本無，「碑」下有「應制」二字。
❷「□」，類稿本作「五」，四庫本作「初」。

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吴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袁仁慶之别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爲番君廟。仍作爲宫于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鋗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悦。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以賜。勑翰林院畫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真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

廟有故守臣顔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爲故萬户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别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宫宜勒銘。有勑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昜，千數百年不絶，得民心者，兹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吴泰伯世家》，春秋末，吴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

之賢，仲尼猶稱之。既亡，❶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爲氏。番君又以吴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久，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爲公。於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

有吴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群。江南之東，惟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匯。大納有容，保和以沖；含生所資，神明來宫。額額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别而理之，新宫乃成。既遷既好，歲久而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寧滯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孫子，思著思存。道家之宫，以祀上帝；則具是依，曷其有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煒裳衣，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我四國。史臣脩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兹。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二

❶「亡」，原作「無」，據蜀本改。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三

應制録三

雍虞集伯生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爲列衛，布諸畿内，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營有城郭、樓堞、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内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鋭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壹。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常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概也。

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迺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游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斆學無所於在，非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時亞安方爲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迺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迺基乃堂于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

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闊闊台來代亞安，見儲偫之□備，❶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術，皆如常制。凡貲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敦詩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爲度營旁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詔，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内。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迺得優游弦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以爲「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爲壯者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雖制梃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强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違順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藩，環拱中極；率

❶「□」，類稿本、四庫本作「既」。

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載度新宮；其帥有文，以爲己功。衆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戢爾干戈，安爾鞭弭；俎豆游歌，庶其在此。侃侃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勖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耕；輯睦靖恭，勿怠勿争。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觀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伉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黄籙普度大醮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皇帝燕居穆清，撫時康寧，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踐丕承之位著，若有見於羹牆。迺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祉，錫禧式克，至于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顧諟乎？宗廟烝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滃，予何以見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以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世皇，睠惟儷極之賢，克相内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蘖芽之傷？雲漢昭回，惜有氛祲之掩。觸念豪髮，疾心丘山。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一視宇宙。君蒿悽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言

曰：「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間，其事甚重，非臣所得專任，請與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有黄籙齋科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群生於屯昧。請以是昭塞旨意之萬一。」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兹乎。」時則有若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妙斡道樞；神仙演道大宗師、泰定虚白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履道，以老成敦厚之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臣吴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機，並領玄宗，共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千衆，即大長春宫，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黄籙白簡萬通。啓長夜之幽扃，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總禮神之儀物，詞臣具册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内府發金繒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黄閣臣鄰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丕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赫洋洋，洞洞煌煌。一時盛典，蔑有加焉。於是陳玄功於翰墨，留芳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憲宗皇帝甲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夭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舉今兹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兢兢於方盛之時，不逸豫於未央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以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群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玄懿。至人通神，出陽入

陰；以成天工，實契我心。長春之宮，密邇帝所；極爾褥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既充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沈九泉，誰復念之；今振而興，俾承生基。茫茫八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秭。域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宫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爲宫，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殁。後□年，今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吴全節，大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宫」。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媟寺之容。天曆建元，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于全寧，還及國門。皇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貺，而後即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宫廣深若干畝，爲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遠。歲時内廷出香幣致

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勑命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天子。有岱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宫，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祇祇若。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睠言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户，納陛登陟；青青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祇益以因；即祠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來輯。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耜；以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邇知遠；爾煦爾澤，自我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濈濈流水，駕言來祓；受弓載韣，思皇朱芾。出其闉闍，士女車徒；來尸來宗，壽夭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祲弗驚，菑癘弗嬰；熙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爲孫子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秉温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祠

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内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迺天曆二年二月庚子，皇后遣内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于上曰：「城隍神廟，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葺，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世祖之意。請出内帑寶鈔五萬緡以修。」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以諏日弗協，請俟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勑封神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以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岩穆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廟中給恆用。」於是工部率其屬以即役，土木瓦石，金碧丹堊，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功。於是有勑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周，壯於天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以祝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群黎萬姓，罔敢禬禳。維神孔邇，有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凛。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

士女畢來。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檐桷，丹堊弗新；何以妥之，俾佑我人。皇上至仁，思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畤。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宮府，撤弊改橈。山藻孔文，既閈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爲國之祉。室家祚胤，福禄萬年；貽及于民，生養弗愆。崇墉嚴嚴，太止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祜。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内爲天子之所信倚，外爲彊敵之所慴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

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歸

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强勇見信用，掌蒭牧之事，奉馬湩以供玉食。馬湩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剌，故別號其人哈剌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脱脱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於納蘭不剌，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斛構亂應昌，脱脱木以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脱脱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斛。六月，逐大兵於禿剌河。八月，又敗之斡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台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金壺、盤、盂各一，白金甕一，椀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户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户，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群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剌赤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

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二千畝，水磑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朵兒朵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顔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剌哈王。獲諜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剌哈以離之。他日，勝剌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朵兒朵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剌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剌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爲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夜之力，渡禿剌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顔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剌魯萬户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❶出則被堅執鋭，以率虎羆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罍杓以進湩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顔餘黨於哈剌，誅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剌温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户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

---

❶「武」，類稿本作「賜」。

都犯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殿之。七月，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户千，爲哈剌赤户。又以俘獲之户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剌赤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鶻、細氅、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户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氅帳、鈔萬緡、獨峰駞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❶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賜黄金百兩，白金

❶「萬」下，類稿本有「貫」字。

千五百兩，鈔五萬，❶轎、輿各一。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

是年，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帥師踰金山，攻八憐之地。八憐之南，有大河曰「答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爲，争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孛伯拔都之軍相遇。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憐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孛伯陣焉。山高，駿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孛伯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梃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遁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托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斡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鉄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都

❶「萬」下，類稿本有「貫」字。

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撓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鋭馳入其陣，戈甲戞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❶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秃只、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魯火赤秃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騬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椀二、獨峰駞四。而武皇命王尚雅忽秃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黄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争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

❶ 「不」，原作「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罷兵入朝，時爲置驛以通往來。❶十年，拜榮禄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以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强勇精鋭，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説。即日南邁，以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黄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復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宫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帶一、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鶻四、豹二。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王。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

❶「時」，類稿本、四庫本作「特」。

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邊。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黄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❶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一。太后加賜夏衣二十、鈔一十萬、❷氊帳一、穹廬十。特受光禄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鉄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

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慓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

❶「萬」下，類稿本有「貫」字。
❷「萬」下，類稿本有「貫」字。

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

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秃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剌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曰囊加真瓮吉剌真也、曰阿八倫瓮吉剌真也、曰塔倫也、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四曰别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户；五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廬、饒等處土土哈并哈剌赤户計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户；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朵兒只、曰訥倫、曰某。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塔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剌真，塔塔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户，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剌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禄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秃哈兒、闌遣少監，蚤卒；六曰答里，□□國公；❶

❶ 「□□」，類稿本作「封某」。

七曰潑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❶適失秃兒駙馬弟太忽秃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剌王；三曰納只罕，適沙藍朵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斿，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邇伐遠攻，群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地有彊，羅絡森峙。維支之彊，宗于本根。孰披則離，孰固以存。赫赫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兹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挻爲暴强，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師，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湩孔腴。祇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咽，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憤一呹。孰爲叛夫，于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勿敢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鬥死。父子百戰，從于宗藩。或拔或援，我圉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于外，心服于内。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稽，以朝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肅邊人，同我太平。桓桓武皇，實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胄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接于太平。

❶「台」，原作「合」，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亦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三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四

應制録四

雍虞集伯生

碑銘

曹南王勳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户府都萬户也速迭兒，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❶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功臣、榮禄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定撥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光禄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謚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烈，母脱端闊闊

❶「事」，原作「章」，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勑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

謹按：撥徹，蒙古札剌兒台氏。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桀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爲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也。又爲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慎强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爲火兒赤、博兒赤，膺其父之職也。以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闊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户。方是時，察罕以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殁，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世祖皇帝南伐宋。憲宗崩，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顔孛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

功，賜黄金五十兩、旦耳答衣九襲。旦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濟南帥李壇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壇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黄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黄金飾其具；馬鞍韂一，黄金塗銀飾其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泝江陵，下至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吴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吴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顔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温、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悦服。十四年，入覲。上嘉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

月，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内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蕞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天子從之。迺賜玉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户，總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户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户，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思勳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賚焉。命玉工刻白玉，爲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其爲上所尊信者。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户，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顔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1]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賜黄金五十兩、玉帶一、鑌鉄鐶刀一。師行。庚戌，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户府都萬户。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黄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鶻一。至真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黄金五十

[1]「百」，原作「自」，據類稿本改。

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磁盤杅一、綉青絨袍一。九月庚申，爲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户。賜寶飾鑌鉄榲一、鑌鉄寶刀一。壬申，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户事。甲戌，秃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剌赤渾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村。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衂。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勑，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闕，壘石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禄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千貫、❶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勑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户府都萬户。三月，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副以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傅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鶻一。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櫜鞬以

❶「千」，類稿本作「十」。

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住。移乞住他鎮。」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已已有封贈之命。

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諗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世祖皇帝既定海内，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横亘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奮名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歷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禄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世祖赫赫，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迺執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毅，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蹶；兼弱攻昧，我帥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皇是輔。肅肅南征，絶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世皇御天，於鑠如日；式圍不遺，聲教迺

訖。于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遡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闞栅兒嬉，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迺會元戎，于城之下。變變孱嫠，解璽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甌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子曰嘻，蠢彼海裔；爾相于佐，帥士以濟。臨涯揚舲，海若弭靈；天不憖遺，❶亟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齊魯梁宋。鼓旗閒閒，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聖皇，中興以正；錫鑾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寶玉鷹馬；還長其鎮，爲國召虎。❷額額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祜。豐碑烈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高昌王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寔贊興運，勳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以勵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

❶「憖」，原作「慭」，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召」，原作「名」，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文而刻焉。」

臣某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恆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盍壞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媾，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灾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❶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顏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

❶「火州」，類稿本作「高昌」，後文同。

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剌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奥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王，且吾生以此城爲家，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還鎮火州，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魯罕，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叉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脱思麻作亂，詔以榮禄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迹，其民以安。武宗皇帝召還，

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叉公主薨，尚主曰兀剌真阿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籛吉，皆八卜叉公主出也。帖睦而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朵兒只思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備宿衛，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❶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與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相娼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僇之。乃更爲申救於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贊襄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❷讓其弟籛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

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土，❸豈偶然

❶ 「叔父」，類稿本作「兄」。

❷ 「追」，原作「迷」，「王」，原作「生」，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 「土」，原作「上」，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冑貴王，清慎自持，户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❶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太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勳」爲宜，敢再拜系以詩曰：

維皇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玉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疏，以究爾功。櫜鞬介冑，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鮮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强藩；爲暴突來，虔劉以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言，寇來寔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紓難；義有絶愛，皇用咨嘆。寇退民完，天子慨之；韡帛載金，悴斯溉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寧我，皇錫之福。于廬于處，狂嚚掎之；矢盡衆殲，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嚚西羌，弗靖以撓；移節征治，旋就馴擾。武皇纘武，睠爾舊服；節旄印綬，仍護其屬。乃稽王封，在時仁宗；旂纛舒舒，刻章以庸。迺即永昌，幕府斯建；將星宵隕，亦既即遠。宰木陰陰，閱歷歲時；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

❶「決」，原作「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享。珮玉瓊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肅雝雝，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功。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衮裳赤舄，進見退思；敬于無虞，匪泰伊惕。大夫申申，明哲以字；噓欷有懷，永昌之虛。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大崇禧寺碑

昔在我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命，承太祖之丕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

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寺，亦必弘偉殊勝，足以聳神明之瞻者。曆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以其慈威定慧，默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山之縈迴，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爲我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于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國家之神化，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願輒應。於是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岩中虛，下出流泉，注入功德水。乃即岩中作觀音大士象，岩前構木棧，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爲未足，即翫珠峰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峰上，正當

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宫於林壑之表。然後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鍾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鍾。金既在鎔，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鍾成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欒銑。萬目驚覩，以爲寶公之報貺焉。天曆元年九月日，臣某入見内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慧感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禧寺。汝某其勒文以記之。」

臣某既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爲民禱禜，資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禧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禎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遵養時晦；靈示奉天，竦立以待。春殷秋高，來遊來遨；旂有交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元之生，聖聖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哉。維梁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奕祠宫，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作。吉金之良，燥濕不移；萬石在簴，□□□□。❶寶

❶「□□□□」，蜀本作「投以碧珠」。

乃發祥，以肅群睟；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兹崇禧。崇禧之宇，永殿南服；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諸鍾山獨龍之阜。帝女永安公主，表以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得誌公秘讖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宫，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真覺菩薩」。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熙寧中，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月累，至於我國朝，而規制之盛極矣！

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祗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時有蒲蘆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弗決，忠至讓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道之矣。皇上一風動之，遠邇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堂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

而大佛殿、鍾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鍾，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施寶珠投液中。鍾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毁。萬目共覩，歡歎如一時。上方别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皇帝歸膺大寶，是爲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即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惠感慈應普濟聖師」。封名曰以禮祠之。❶出黄金、白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蠲寺田之賦，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曇芳禪師，❷住持「大崇禧萬壽寺」，兼領兹寺。未幾，加授太中大夫，以大禪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三藏國師、吏部尚書王某，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禋院，日給廪餼。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設於聖恩寺，❸乃詔學士臣某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以其事示臣某如此。

臣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事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日，景運之玄契，蓋有徵焉。兹三寺者，鼎立乎一郡之間，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于躬，而

❶「曰」，類稿本作「香」。
❷「師」，原作「帥」，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設」，類稿本作「宴」。

欲溥濟均惠於天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

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以孚。於赫聖皇，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釐厥下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汨；翠蓋孔旍，來狩來止。道林有宫，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珍，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聖皇；乃祓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歌煖嬉，稚壯耋寧。裹兵以革，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其休暇。蠉動孳殖，亦遂以成；幽塞苦冤，各𢌿而亨。聖皇之心，斯佛之力；銘以著之，以示無極。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五

應制録五

碑

雍虞集伯生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❶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吏部尚書王僧家奴，往董其役。❷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内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工，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内，行御史中丞亦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吏敏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迺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警發辨証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以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床蓋座，嚴飾之具，華

❶「路」，原作「寺」，據類稿本改。
❷「往」，原作「住」，據類稿本改。

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上在奎章閣，親詔臣某製文勒石以誌之。

臣聞金陵之虚，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填之。其後若吴、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兹，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兹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仁廟受策。治極而圮，或斁彝則。乃睠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以逖。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土，此維與宅。吉土維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立磐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廟而祖饗，郊而神格。治功告成，庶物蕃

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疇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惠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浄月，沐汝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珠璧。凡爲汝故，我施毋惜。無菑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爰啓聖神，俾一遐邇。時惟太祖皇帝，神武維揚，作興帝業。世有濬哲，秉鉞誓征。粤世祖皇帝，建兹民極，用輯大成。既有九有，戢兵包甲。禮脩樂宣，神祇咸若。敦一本以端統，樹群支以定分。秩序有經，萬世永賴。成宗顯承，法令較一。我武考受命撫軍，歸纘歷服。保育民物，既庶既富。豐亨豫太，如日方中。迨至延祐、至治之間，重熙累洽，物大而盛。弗虞憸壬，間斁彝憲。於是，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德合天人之助，躬脩揖遜之節。武以勘定，文以宣昭。忠孝率職，姦慝擿伏。雨暘以時，年穀順成。❶寶興於山，海波不揚。嘉靖寧一，利澤長久。頌聲交作，度越古今。列聖之仁恩，神靈之景貺。布濩旁達，湛濆駢臻。於斯時也，有斂福錫民之志焉，固皇極之道也。乃託諸制作之宏、祠享之盛，于以表奉先之

❶「成」，原作「戌」，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孝，于以廣濟物之慈。同仁之化，不亦與天地合德矣乎？天曆二年，歲在己巳，春□月。❶皇帝若曰：「予承宗廟之重，君臨天下，夙夜兢懼。思所以上繼祖宗、下安民庶者，不敢少置也。矧予昔在冲幼，太皇太后躬保持而導迪之。欲報之德，亦不敢少忘也。稽諸佛氏之書：孝莫重於報親，慈莫廣於及物。而吾佛之所以陰相我國家者，豈可量哉？汝太禧宗禋使月魯不花、中書平章明理董阿、大都留守張金界奴，其爲朕度地，以作梵刹，稱朕心焉。」四月，上幸近郊，觀於玉泉之陽，謂侍臣曰：「曾岡複巘，隱隆西北。太湖之浸，汪洋渟涵。峙而東高，甕山在焉。旁薄扶輿，固祇園之地也。」使太史眎之，曰吉。秋八月晦，立隆祥總管府以領之，鑄銀爲印，秩正三品。以臣月魯不花領府事，將作臣阿麻球爲達魯花赤。國語，達魯花赤，官屬之長也。臣金界奴爲總管。上曰：「建寺而不先正其名，民將因其地而稱之，其署題曰『大承天護聖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廛氓雜居，則幾乎瀆矣。」買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予之。分賜從臣，俾爲休沐之邸，侍祠而至則處焉。且命其總管府臣，相大田以買之。度其歲入，以爲僧食。明年，上受尊號，改元至順。十月，上命太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土之神，始命大匠治木。□月，❷命中書右丞臣撒迪爲隆祥總管府達魯花赤，蓋以省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日，始作土功，治佛殿基，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之儀物，實有密契

❶「□」，類稿本作「正」。
❷「□」，類稿本作「十一」。

者云。寺之前殿，寘釋迦、然燈、彌勒、文殊、金剛并二大士之像。後殿，寘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庋金書《大藏經》，皇后之所施也。東殿，庋墨書《大藏經》，歲庚午上所施也。又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二閣在水中坻：東曰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壽仁，上所御也，曰神御殿，奉太皇太后晬容於中。日有獻，月有薦，時有享。器用金寶，曰壽禧殿，上齋宫也。諸宿衛之舍畢具。九月，上諭臣金界奴曰：「朕之建寺，非徼福以私朕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庀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並緣爲奸，非朕意也。今兹役也，工傭其直，物償其價，勿使有司因得以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詔而退，鳩工以集事，材木甓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傭藝各奏能，施無遺巧。人樂效力，若子趍父。屬樞密、儲政兩院臣，請以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之。凡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宫，天子之所齋也。嚴重不敢褻，請以所領匠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月十五日，上覽而悦之。陞隆祥總管府爲隆祥使司，秩從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晃火兒不花、臣撒迪、臣阿麻球、大司農臣金界奴，爲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作東别殿、柟木别殿，丈室、講堂、衆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亭、井亭、庖湢、庫廄，門垣、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圖以獻，而上親臨定焉。皇后出大慶禮，賜白金。從户部易鈔四萬定，及割田賦之在荆襄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山萬聖寺釋師惠印，特賜榮禄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勑，命臣祖

常、臣集、臣法洪、臣惠印，製文以刻諸碑。

臣等既同奉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國家者，秘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瑣之秘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爲役，可謂大矣。財出内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傭錢而不勞於兵、農；官有專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聖上，怡神穆清，對時育物。量準天地，而一日萬幾；睿知明達，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之任，考圖攻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宗社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赫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繹。維我聖皇，孝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閔惡，以捄我人。乃作大刹，于國西郊；檐屋翬翼，霧雨之交。金玉寶物，算同河沙；曰予有祈，世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鬘珠網；聖靈與俱，來即來享。福我惠我，遂我煦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我太母，爲世遠思；顧復之勤，孫謀是貽。肅肅徽音，邈邈令儀；眷予晤懷，庶其來兹。相彼流泉，閣于水涘；人神翊扶，天子至止。鼓鍾鼎彝，嘉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群臣百工，侃侃獻功；民無勩勞，府乃羨充。樂石刻辭，頌言雝雝；億萬斯年，賛于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吴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

事，命肖其像，使宰執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宫。近臣、百官咸與，大合樂以饗，盡日迺已。既拜賜，公坐于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髫齓，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轍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年偕老時，優詔使歸爲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爲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嘆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也，儒家頗駭其説。然即卦以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旨焉。❶故宋江東謝公枋得，得其説而隱去。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❷迫授以官，迺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迺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聞爲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徵，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恩賚之厚，際遇之久，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賢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録其平生之事，略已成編。會善卒，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以告集曰：「吾蚤歲猶得見國朝諸大

❶「吾」，類稿本作「丹」。
❷「完」，類稿本作「充」。

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之迹，他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爲我著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迺爲次第善之所録，以遺之云：

吴氏系出太伯，爲吴子之國，子孫散處吴、楚間，多以國爲氏。其在番者爲番君，番之吴，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曾源。其高大父也，世居壽櫟山，屋於磻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液之脉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乎西楹。迺生靈芝，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乎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三，學道信州路桂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宫之達觀堂。堂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著爲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至雷先生而公得以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即以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爲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二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勑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❶位

❶「賜」，類稿本作「卿」。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玄教大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宮以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别龍坡君之墓、新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詔從開府遍祠嶽瀆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真宮於浙西，公奉詔宣諭江浙行省。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還纂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公古瑚玉蟠螭之環一。有旨設醮于上都壽寧宮五晝夜。公專主章奏。❶特勑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廪餼，著爲令。元貞元年，制授公沖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二年，奉詔祠中嶽、淮瀆、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西嶽、河瀆、江瀆。二年，制授沖素崇道玄德法師、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災，公奉旨與近侍馳驛，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以私財，佐有司之不及。四年，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于崇真宮設醮慶成。上齋而臨幸，賜開府及公黄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公奉旨，召嗣漢三十八代張天師與材，過揚州，爲守臣禱旱，雨。至京師，爲答剌罕丞相、哈剌哈孫王禱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旨，降御香于江南諸名山。賜對衣、尚尊，爲其親壽于齊老之堂。九年，作崇真觀于安仁縣，賜名曰「萬壽崇真觀」。十年，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十一年，武宗皇帝自朔方歸纂大統，制授公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爲印，曰「玄教嗣師之印」，視二品。封其父克己翰

❶「主」，原作「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元年，以歲歉，禁民間酒，特勑光禄寺日有賜尊。❶上賜公七寶金冠、織金文之衣，爲朝真之服。仁宗皇帝在東宫，所賜冠與衣，貴重華異如上所賜。公從駕至中都。中秋錫宴，上顧其貂裘弊，改賜黑貂三百以爲衣，縷金文之錦以爲褖。二年，制授公弟子夏文泳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品。三年，公奉聖旨，設醮于龍虎、閤皂、句曲三山。制贈公大父鑑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謚文靖。祖妣陳氏，封饒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己，加授榮禄大夫、大司徒、饒國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旨，命公奉贊書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于安仁縣之崇真觀，以慶成。皇慶元年，仁宗皇帝命設大醮于大都南城長春宫。公奉旨投金龍玉簡于嵩山、濟瀆。是年，勑翰林學士元明善脩《龍虎山志》，著序進入。❷改賜崇真觀額爲「崇文宫」。❸延祐元年，公奉旨，設醮于龍虎、閤皂、句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尚尊之賜如初。是年，傳旨江浙行省，促公還朝，制授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弘仁静一真人，嗣掌遁甲之祠事。賜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禄鄉」，里曰「具慶里」。降璽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訃至上京，集賢以聞。勑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書字，太子詹事郭貫篆額。給傳奔喪。十一月，太夫人殁。十二月，葬父母於其縣

❶「寺」，原作「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著」，原作「者」，據類稿本改。
❸「宫」，原作「官」，據類稿本改。

崇德鄉之山田，作明成觀以奉祀。明年，召還京師。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于大都崇真宮。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職喪，不許。命弟子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日新、薛玄羲奉喪還。二年，制授公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師玉章一，❶一品銀印一，總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并授之。勑省臺百司，諭以傳宗之事，而大護其教。用開府之志，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脩太一延福宮。三年，太上清宮又災，公率其屬更作之。泰定元年春，長春掌教真人闕。上用公薦，以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旨設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制贈饒國公、光禄大夫、大司徒，謚文康。三年，奉旨設醮于龍虎、閤皂、句曲三山。奉勑，葬開府張公于南山之月嶠，作「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溪山真慶宮。天曆改元冬，公還自上京。明年，北迎明宗皇帝。謁見之次，賜對衣、上尊。及歸，天曆護教之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真君。勑改仁靖觀爲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録》，世罕知陸氏之學，是以進之。有旨設醮于長春宮。公告老，請以弟子夏文泳嗣玄教。詔留公。三年，有旨設普天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真宮。元統元年，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京師旱，公奉勑禱之，雨。冬，無

❶「玉」，原作「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雪。公奉勅禱之，雪。三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之神以居之。四年，與神德宫明成觀，皆被璽書之賜。五年，畿内田有蟲螟，執政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成，則在六年矣。

皇元初有中原，五嶽之四在天子封内。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得而禮焉。是以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趙信公葵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宜春李先生簡易者，故玉溪李觀諸孫，遇異人得丹道，蓋以爲遇劉海蟾而得之。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遇之玉山道中，始得其説。既内附，命爲湖南宣慰使。輒欲棄官行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爲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冲爽，而有福德，可以受吾道。」迺焚香密室，出其書以授之，則皆海蟾、玉溪之秘云。世祖嘗曰：「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遣近臣忠信而識察者，分道祠嶽瀆、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馬不至喘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里，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踈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命而出，每辭以爲臣不足以當大事之重。上曰：「敬慎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日，成宗遣嶽瀆使還，顧問如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上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閻公復爲按察使。老成文學，譽望甚重。公時才踰弱冠，議論明正，閻公客之不敢忽也。後閻公居翰林，益加重焉。成宗既崩，仁宗皇帝在懷

孟未至。而閻公典詔令，有狂士危言以訐閻公，事罔測。公力言諸李韓公孟，仁宗意解。及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世祖待王鹿菴磐故事。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口語傷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吴公澄，❶始用董忠宣公士選薦於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召至不拜，去。後又召爲國子監丞，升司業，與時宰論不合，又去。公啓於集賢貴人曰：「吴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貴人聽公言，超奏吴公爲直學士。吴公雖不赴，而天下韙之。至元、大德之間，重熙累洽，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深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榮祖、張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賈公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儼、王公約、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多所諮訪。閻公復、姚公燧、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儼、劉公敏中、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明善、袁公桷、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公元彬、王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賢，蓋不得盡紀也。薦引善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患難，經理喪具，不以恩怨異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群書，遍察群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天諸圖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顔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之盛，

❶「澄」，原作「登」，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幼至老，尤好吟詠。皆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强。尤識爲政大體，是以開府每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弟子吴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武宗、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醮設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吝。然而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曰：「事天以實不以文。弭災在於脩德，而禱祈特其一事爾。」全真之教，敘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録》者，太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旨命公論定。公曰：「丘真人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脩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煉神致虚，則與天地相爲長久矣。」譯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悦。不惟丘公之心事明白，而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子深有慨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饘粥，僅足以延息。涕泗滂沱，繼以血衂。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爲者，無不盡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濱。山爲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親助喪事，送葬者連數郡，車馬畢至。時方寒雨，濘淖載途。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以爲孝思所感也。明成觀有著存閣者，以致其嚴祀之意。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殁，自此始矣。其事開府也，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朝廷、尚道教，無絲毫有所違咈。開府泰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之而不惑，所以能有立於聖世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開府

於南山也，饒、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名山之主者，皆來竣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仿佛其萬一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二矣。久之作南山諸詩，沉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世。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遭。裨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羽衣黄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之罄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真人者凡數十人，奉被璽書主宫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平生畫像之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一時名筆，別類爲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爲詩文曰《看雲録》者，通若干卷。集賢直學士揭傒斯，奉旨作序以傳于世。皇上即位之初，親御翰墨，書「閑閑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吴上卿」，識以明仁殿寶，勑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玄爲之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京還，次懷來。燕坐幄殿，集賢大學士不答失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臣全節既刻諸樂石，又模勒于文梓，爲四鉅牓。塗以黄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宫閣而庋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達觀堂。先朝嘗賜玉璞，命攻玉之工擬太上説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之達觀閣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牓，揭諸其上矣。有勑命臣某爲之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并命臣某銘之。臣某先已記仙壇之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詔而爲之著銘曰：

嶷乎兹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

孰究始初。則圖示卦，庶聖歷述；山藏無聞，傳者《周易》。《易》《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閟在道宮。有崇丹丘，僊壇是作；玄契夙符，龜筮從若。門人弟子，作之三年；天子致問，有賁其園。清静佐理，啓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斁。在今宗師，有爲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冠代邁古；白髮蒼顔，長侍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游；紀德論交，金石不渝。量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惠老成；龍章鳳畫，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翬舉。盛德孔容，象其粹冲；聿嚴敬共，以報顯融。有嘉豐草，呦呦鳴鹿；天降甘露，灌濯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其清風。肅肅吾壇，圓方平直；奇耦參兩，俯仰有則。脩名度方，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靈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記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蒲君汝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禱諸山川弗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没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盍禱諸。』汝霖以雨爲己任，親往禱焉。既得卜，乞靈水於缶，登舟以還。有蜿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蟠不動。及州門，雨垂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

諉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歲又稔。於是歲，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時，歿又惠澤及其民。宜白朝廷，有以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于郡，得專達行省。乃以侍宸事，爲文書上之。既聞於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君故宋時已封冲虛通妙真人，宜加賜靈惠，易真人曰真君。』是時，有臨川道士唐樂真，以法術承應内廷。是年，以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朝廷知之，而得封甚速也。命既下，而汝霖學製錦於樂安，去南豐三百里而近。增封之命至斯所，以侈上賜，而係民心，猶汝霖之貴也。公在太史，幸爲書其事於石，汝霖以鄉人請私焉。」

按《臨川旴江志》，宣和間，有南豐人王文卿，字予道，號冲和子。生有異質，嘗爲詩告其父，有方外之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揚子江，既濟，行野澤中，雨暝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爲逆旅者，得文書數卷，篝火讀之。雨霽，火絶，天且明。乃在大樹下，無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説云。以是濟人甚衆，名聞江湖間。當是時，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神人，以形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大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承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爲妖，人爲立狐王廟、瑶津池。又有妖，蓋黑鯉也。奉詔劾之，狐、鯉皆雷擊死。將有事於明堂，而雨不止，君禱之立霽。有詔獎諭，拜金門羽客，自校籍升侍宸，賜號冲虛通妙先生。淮南、北以無雪告，上憂麥，以告侍宸，遂大雪，麥熟，賜金帛不受。盜起山東，徒黨號

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張甚。召見便殿，上以爲言。對曰：「當以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雹，賊乃潰。」而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數以脩政練兵爲請，不暇聽其説。乞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拂袖徑還南豐。未幾，宋南渡。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爲酒食召鄉里飲別。書頌，翛然而逝。既殮，舉棺而葬之，甚輕，蓋尸解云。神龜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絶。侍宸殁，而能福其鄉之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民，嘗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録。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

予既爲前南豐倅蜀人蒲汝霖著侍宸王真君碑，後六年，爲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玄卿以書來告曰：有番易胡道玄先生，人間所謂神霄野客者也。得侍宸之真傳，年二十餘，道行關陝、荆襄、江漢、淮海、閩浙之間，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争致之。所歷，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怒駡，雷雨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五千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妖怪之作，劾治如法，人以爲神。遇異人於武當大頂天柱峰，得修仙之道，遍游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蓬頭金公遊，甚相契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收斂神異之迹，將求名地以歸隱。是以謁浮丘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黄茅之岡，故使予得見焉。既見，則爲余言曰：「神龜岡碑所載事，有未備者，請述之云。」若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揚子也，所遇而得書者，火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爲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囑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握其機者，在我而已。子當以是應

玄徵，佐明主，吾待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鄉軍峰之陽，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貴，與文官侍從等。其後又遷冲虚大夫，賜金方符，使叩以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人。宫中人多病者，上以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劾之。」坐未退，天忽晦冥，雷電交作。頃之霽，一白黿甚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以旱告，禱雨，不應。道君以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强之，侍宸曰：「無已，惟黄河水可借二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雨，皆泥潦。計其時，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既以國亡妖孽爲奏，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畫其像而親爲之贊。既居鄉，二里無水旱、疫癘、妖怪之事。千百里間，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聞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勑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後，杳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虚佇。」又敕守臣以禮津發。辭以老病，不復至闕。使人畫其像以進，亦親題贊，世人多傳之。殁既久，侍宸之從孫，以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江滸，多所傳授，曰：「明日渡江，某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人。一高堂中有畫像，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又明日，又遇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甥以吾書盡授之。」妙濟歸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仆地。❶盡以教之，際遇寧宗朝，法亦大

❶「仆」，原作「作」，據四庫本改。

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滸所命也。又有薩守堅者，亦酷好道。見侍宸於青城山，❶而盡得神秘，游東南，禱祈劾治，其神怪有過於侍宸者。游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爲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宮觀，見爲黄冠者，多諂事權貴以自衒，惡之，故多不得其説。其在鄉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羽，授之臨江徐次舉，以次至金溪聶天錫。其後得其傳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真云。人不敢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内附後，譚君猶在，浮沉入閧，隱顯莫測。廬陵有羅虚舟者，故宋時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誦侍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以羅之弟子雖多，而自以爲得之者，惟蕭主簿雨軒，其後則有周司令立禮兩人而已。周與予有姻聯，然終日言之，未嘗及此。蕭君清文雅學，中罹憂患。然甚通至理，泊然無所累其心。予敬愛之，而亦未嘗言及之也。周之説，惟授之其子。游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知也。蕭君儒者，擇人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玄胡君一人而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予者，頂分三髻，一劍自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雪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温煦滿室。目神炯然，神觀洞徹。縱横自在，物外無拘。而剛介不可犯也，此亦真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譚、羅相傳之符契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鐵石。胸次如水月，氣象如陽春。又雖生尊貴之

❶「青」，原作「責」，據四庫本改。

家，而世有陰德。學乎清静之門，而身有福力者，則以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雍虞集記。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五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六

應制録六

雍虞集伯生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山❶

我國家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今上皇帝濬哲文明，纂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恭己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涵春育，無間幽明。雨順風調，大同遠邇。聖恩盛大，蔑以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邈。勝脩法會，式究淵衷。乃脩水陸冥陽大齋于萬壽寺，自三月一日啓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光，成金心之願力。旛蓋香華，種種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凡我佛子，昔自多生。歷酬定業，或以刀兵水火，或以疾難飢荒。沉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真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妙之現前。渴饑並獲於清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祗奉明時。回向菩提，增崇聖壽。臣等迺稽首而作偈曰：

聖上運大慈，憫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勇識妙蓮華，諸大阿羅漢，畢支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凡在虚空界。敬禮等無

❶「山」下，類稿本有「文」字。

二，開闢諸方隅。光明悉照耀，迺至諸明哲。往昔善持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爲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魏魏大功德，❶皆由聖心起。我聞昔有人，積寶如須彌。持施得福多，恆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思議。視彼施寶者，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衆，各生慚愧感。稽首贊吾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悠久。

水陸會緣起文

原夫一靈圓妙，本不昧於昏迷；歷劫無明，遂有淪於流轉。我佛興大憫念，開方便門。譬彼宵征遠道，冥行荆棘之林。我以慧炬照之，則前進無殊於白晝。又如往濟大川，忽遇風濤之險。我以慈航渡之，則安行無異於陸途。施平等於無方，悉□拯度；❷嗟幽沉之有苦，尤切哀矜。於是目連感定業而生悲，觀音化面燃而啓教。十方諸佛，共弘應供之名；六道四生，亦攝菩提之海。大士仰承於佛勅，道場肇建於當年。孤峰接雲海之空明，白日映江潭之澄澈。神靈交會，凡聖混融。分八位上下之殊，作萬劫圓通之施。傳流既久，證驗尤多。我今上皇帝，與佛同心，如天之覆念。生成之類，已在於鈞陶。而冥邈之蹤，尚迷於出沒。迺鑒人天之意，大脩水陸之儀。爰命國師，俾提法要。迺以三月一日，於大都萬壽寺，脩建水陸無遮法會七晝夜。上

❶「魏魏」，類稿本、四庫本作「巍巍」。
❷「□」，類稿本、四庫本作「資」。

資善逝之恩光，下拯孤魂之陰昧。香積普熏於世界，盡斷惡緣；妙蓮應現於池中，悉離苦網。咸來佛會，共沐帝恩。逍遥極樂之鄉，不墜輪迴之境。共報聖明君。❶乃説偈以贊曰：

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映。如何累劫，業識相因。無明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痌疾。餓者令飽，渴者與漿。幽闇與明，熱惱與涼。況爾六道，諸苦隨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潔。聖皇在上，運大仁心。樹旛慧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夜。平等無碍，均一高下。光明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沉魂，懽喜慶筵。如是勝因，增崇聖壽。億千萬年，堅固悠久。

建國醮建壇青詞

荷天洪休，膺國大統。肇惟元祀，奉若明禋。殊庭修秘祝之嚴，肅拜候景光之集。伏願環紫壇之納陛，闢黄道於叢霄。天極旋樞，日星昞曜。后祇薦祉，川岳闡珍。用期泰定之民，均被豐成之賜。

朝詞

聖祚在躬，肇啓乾元之歲。道宮修禮，丕昭荅貺之誠。禱以再三，鑒兹精一。伏願乾元統御，坤道順承。時對春陽，導本支

❶「共」上，類稿本有「同生人壽域」五字。

之慁達；紀增神策，保宗社之尊安。❶ 遂以生成，均陶動植。

三　清

荷天地之洪休，晉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思究彌綸。期敬達於丹誠，惟謹資於玄教。肅將蠲潔，用極依歸。伏願慶衍中朝，仁儲大本。休明佑啓，百神受職以安寧；福祚延洪，萬世奉天而長久。

昊　天

入膺丕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哀之至實，感真貺於太虛。伏念比屬盛時，俄慨堅冰之早辯；❷ 永懷讓德，不忘曒日之初心。迺正誼以廓清，期與民而寧一。用發憂兢之慮，悉紓對越之恭。伏願乾御陽剛，坤成地道。祖宗陟降，同保佑於高明；家國治平，丕顯承於悠久。❸

后　土

集基命於眇沖，始建初元之紀；覽幅員之廣袤，益思大業之興。祇若寶圖，誕敷金籙。伏願玄功有造，至德無爲。道致謹於順承，協成泰定；物資生於厚載，保合乾剛。

❶ 「尊」，四庫本作「奠」。
❷ 「早」，原無，據類稿本、四庫本補。
❸ 「承」下，原有「寧」字，據四庫本删。

醮星祝文

太陽

赫赫太陽，秉陽之精。照臨天下，達我皇明。克循克軌，永底隆平。

太歲

翼翼倉龍，集于巽維。紀綱百神，運行四時。相我君道，壽我邦祺。❶

歲后

於赫歲陽，配于陰宫。承于大君，内治之宗。以生以成，登我歲功。

金星

奕奕長庚，煌煌啓明。主我兵事，宜順其經。弗僭弗忒，邦家以寧。

太陰

明明太陰，配陽麗天。主國之刑，勿忒其躔。以順以寧，于以永年。

室宿

惟乾之維，是爲營室。炳燿定中，景命

❶「邦祺」，類稿本、四庫本作「皇基」。

有翊。廣開天門，相我無極。❶

天剛

龍角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衆星，萬壽是基。

病符

歲德所紀，主病有符。視其祲祥，傍射在隅。於赫景命，靈其祅除。❷

大耗

歲有癘神，耗之大者。集于乾隅，衝照辰舍。乃謹祅除，勿害純嘏。

土星

煌煌鎮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懿範是崇。

小吉

鶉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洋，景耀昭森。扶我元懿，萬福來歆。

❶「極」，類稿本、四庫本作「斁」。

❷「祅」字，類稿本、四庫本作「祓」。以下凡同此者不再一一出校。

喪門

左挾丁符，右接坤隅。孰敢啓門，當我吉居。祈祅不祥，以寧皇輿。

金星❶

太白之精，其神孔武。憶我南西，孰祅孰禦。宜斂其芒，❷勿間多祐。

九月十四日高昌王大夫傳旨作醮星文

元辰天罡

於惟聖皇，受命于天。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威信是宣。以介景福，樂只萬年。

羅睺

赫赫有威，惟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豐蔀。烜兮照臨，景命先復。❸克相有道，天子萬壽。❹

室宿

熒熒營室，天之玄宮。以藏以息，肅肅雝雝。乃瞻元台，惟兹是從。錫福未央，如

❶「星」，類稿本作「神」。
❷「芒」，類稿本作「祲」。
❸「復」，類稿本作「後」。
❹「天」，原作「大」，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定方中。

小吉元辰

位南以西，爰即于坤。東井洋洋，有溉其源。肅肅中宮，景命在垣。元吉之福，既昌以蕃。

太陽

赫赫太陽，曰躋于乾。順德維坤，承暉弗愆。昭光播和，若春在暄。萬福來臨，與天齊年。

參宿

載瞻參墟，明星煌煌。乃占其書，孝謹忠良。肅肅中宮，景命溥將。儷于聖明，既壽永昌。

太衝元辰❶

有嚴太衝，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時維聖子，❷景命是逢。導之太和，被之仁風。

太陽

日之行天，至尊以光。誰其承之，維青之陽。煇煇煌煌，繼照四方。星輝月輪，永保無疆。

---

❶「衝」，原作「充」，據正文和類稿本改。

❷「聖」，類稿本作「天」。

斗宿

斗爲天機，日月耀芒。酌量政事，褒進賢良。於維聖子，元台是當。錫福自天，欣欣樂康。

太陽

東望扶桑，赫乎九芒。下被萬物，麗天爲章。東賓西餞，靡朝敢忘。錫我景福，於昭輝煌。

太白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掠於軒轅，占者以告。敬恭用禜，景福來報。

軒轅

粲粲軒轅，黃龍之體。屬于内廷，占者所紀。長庚來干，非順之軌。載禜載禳，轉作多祉。

太陰

占象于坎，受陽以光。配於大明，流輝四方。天清地寧，軌道有常。介我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

來合。皇皇景祚，奉德秉法。我將我享，嘉佑斯答。

白虎

於菟耽耽，爲兑之神。爲素爲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爲禮孔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太耗

滿庭之過，神則害兮。從而虚之，孰可賴兮。占歲之行，厥有恆所。尚易其嗇，豐我多暇。

迎神

肅肅靈臺，三光下臨。旨酒牲牢，嘉幣吉金。肅將祀事，罔敢不欽。赫赫洋洋，神其來歆。

送神

靈臺有享，神具來格。其祥如雲，其近如日。嘉禮告成，景貺秩秩。相我寶祚，於萬千億。

醮星祝文

迎神

肅肅清臺，曆象是司。維□有神，❶維土有祇。爰潔牲幣，以禱以祈。蒧祀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暘谷，升乎榑桑。麗干中天，照臨下方。愛而燠煦，畏而蒼涼。戚畹有禱，降福穰穰。

太歲

煌煌明堂，歲君攸居。位于鶉首，殿乎坤闈。東井洋洋，土德之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尊，歲后配之。黄裳元吉，象服是宜。理其内教，以佐無爲。沁園有禱，卻除病菑。

---

❶「□」，類稿本、四庫本作「天」。

勝光

陰之始生，實自於午。於卦爲姤，柔順斯主。皇有懿戚，元辰麗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土星

中黄正炁，維土之神。神氣上騰，煌煌向晨。元辰有宫，其光來燭。鑒于戚邸，悉兹多福。

婁宿

維主之生，誕彌其月。遡其元胎，在魁之揭。其宿維婁，光耀燁燁。除我疾疢，安康毋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維其司之，有神孔明。執其靈符，以佐歲行。禱以嘉薦，惠我安寧。

金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伊怒孰遏？享我忱禱，毋敢淩越。

灾殺

沴氣所生，曰能致灾。以殺爲名，不亦

暴哉。和以嘉醑，柔以嘉脯。順而好生，永錫多祜。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寔忌之。孰啓其門？有神蒞之。上帝好生，爾獨何爲？攝而懵心，安我戚闈。

五鬼

五氣之歸，其名爲鬼。絀而弗伸，有繁厥類。載以酒漿，道以車船。既享而除，勿爲禍愆。

青龍

星有角尾，其象維龍。蜿蜿蜒蜒，東方之宫。木德司春，爲善爲仁。永錫嘉祥，百禄是臻。

白虎

昴畢之上，其象維虎。有虓其武，在西之滸。金德是司，爲義爲刑。尚斂其威，美疢用寧。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刑斂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以安以順。神還應遲，福

以時進。

醮星祝文

迎神

欽若昊天，觀象知儆。爰即靈臺，秩祀惟謹。大庖既享，大尊既盈。神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望扶桑，赫曦來升。群陰既伏，萬國咸承。❶ 朝賓暘谷，彝禮斯在。齋宮告誠，綏禄萬載。

太歲

煌煌歲君，臨於端門。有烜朱方，歲德攸存。當離之明，如日斯赫。降爾嘉祥，以輔有德。

天罡

蒼龍之墟，左爲天田。神蛟應龍，❷ 景命所躔。斗爲帝車，惟剛是指。相我有道，來錫繁祉。

❶「承」，類稿本作「明」。
❷「神」，類稿本作「祥」。

小吉

維鶉之首，土德是毓。是爲吉神，厚德嘉福。宮壼嚴嚴，景命所臨。徽柔懿恭，式薦其欽。

功曹

寅爲人統，其方析津。肅肅青宮，盛德惟仁。煜煜箕尾，保我景命。克長克安，以輔明聖。

歲星

盛德至仁，所主爲歲。長養生成，福禄攸系。煌煌景光，臨照有方。一人以寧，萬國彌昌。

羅睺

明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劍戟孔威。其威孔揚，其福亦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祐。

太陽

明兩作離，繼照四方。赫其有輝，照我青陽。青陽有煒，百福來委。俾熾俾昌，以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盛，次於震方。至仁應規，以佐

青陽。迺錫嘉福，以暢元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燁燁其輝，輔日而行。斂爾光芒，順爾軌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熒惑

赫赫炎炎，揚光於天。孰當其鋒？舊烈莫前。維國有道，宜順軌則。順行爲福，以相有德。

歲后

黄裳元吉，以順爲則。佐於歲君，豐阜民物。靈臺有祠，敬恭禱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角尾之間，赫乎明庭。青旂蒼玉，禮祠維肅。蜿蜿蜒蜒，來降景福。

白虎

兑爲白虎，至雄至武。其德爲金，威怒孰禦？白旂素車，象德以旂。風其從之，

百禄是宜。

送神

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國有令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神歸匪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金籙普天大醮青詞

建齋詞

纘述丕圖，恪奉祖宗之訓；導迎景貺，永綏家國之基。冀輯福于眇躬，暨息菑于中壼。垂象每懷於示儆，祈年尤切於好生。伏願慶衍宸闈，祚隆繼嗣。乾和保合，三光全而寒暑平；坤厚順寧，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祗荷鴻休，肆膺神器。念祖宗之付托，思民社之依歸。重惟繼嗣之隆，實繫本根之固。敢嚴秘祝，用格高穹。伏願錫祚慶圖，申受上天之貺；儲祥寶系，益崇萬世之基。

皇后保安密表

寅奉上穹，申言中壼。克相憂勤之念，每嬰疾疢之虞。冀導嘉祥，用綏福履。伏願高晨鑒格，正氣宣通。天清地寧，保大和而合德；家齊國治，均厚福以資生。

建壇詞

奉丕基以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遍群神，肇修秘祝。仰輯薄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於人文，丹闕昭回於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靈風受職以周旋，道氣成章而罔達。永符至順，孚佑皇元。

第一日早朝祭皇天后土三界萬靈上資宗祧先聖凝神沖漠垂祐邦家祝延睿算保固丕圖中闔齊年本支繁衍

月律應時，卦極正陽之盛；天根開景，氣升清旦之初。通變闔於雷風，妙流行於山澤。均承主宰，咸赴禱祈。伏願聖祖神宗，陟降洋洋而在上；皇天后土，卑高秩秩以分儀。迺發禎符，用隆寶曆。延齡維永，尚期媲德之同；錫羡有渾，更應多男之祝。

午朝祭日月星宿祈日月齊明星辰順度

離爲日，坎爲月，瞻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察上下盈虛之候。儼宸居之伊邇，望晷景之方中。敷宣蘂笈之文，朝步琅霄之境。伏願赫曦繼照，煌煌旁燭於萬方；素曜並明，肅肅順行於九道。帝車臨制，四序曦和。❶雲漢爲章，五緯咸若。副此乾乾之兢惕，錫子郁郁之嘉祥。

❶「曦和」，類稿本作「順成」，四庫本作「成功」。

晚朝祭五嶽名山祈社稷尊安宗藩輯睦風俗醇厚百辟忠貞

覩符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秩攸崇。巖巖民庶之具瞻，肅肅天真之下治。即秘祠而用幣，及初夕以飛章。伏願方嶽奠封，靈祇受職。宗藩輯睦，永綏磐石之安；風俗清淳，長被裔雲之覆。

第二日早朝祭聖帝明王先農后稷消禳水旱蟲蝗祈五穀豐稔民物阜康

繼天立極，亶惟上帝之聖神；開物導民，實贊無爲之化育。道秉機緘之秘，教興衣食之餘。功敘九歌，業隆萬世。藉白茅而明薦，望素履於虛皇。伏願無聲無臭以作乎，鑒此小心之昭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符大德之好生。民風馴致於雍熙，國祚誕膺於長久。

午朝祭風雲雷雨祈風調雨順寒暑應時

鼓以雷霆，潤以風雨。彌綸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性情主宰，玄元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薄之仁。無爲而成，有相之道。日麗端門之景，雲開祕笈之科。伏願天德潛符，歲功咸遂。九農百穀，無旱乾水溢之虞；四海群生，享安静和平之福。庶釋憂於宵旰，用和惠於春秋。

晚朝祭四海四瀆祈山川定位海宇清寧

一元合氣，乘風澤於洞虛；百谷來王，

出淵泉於溥博。首五行而善利，潤萬物以資生。貨殖用興，舟楫以濟。稽古玄圭之錫，沈兹蒼璧之章。伏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書保運，制衡潰之洪波；寶穡宜年，動滿盈之甘澤。民安居於樂土，國養德於長源。漸被所同，旁薄無外。

第三日早朝祭三洞四輔經籙傳教宗師祈百神效職臣鄰忠孝國祚延長

太元結氣，冥思浩劫之初；妙有垂芒，朝徹延康之上。參贊化工於物始，傳流神寶於人間。保昌運以長存，握真符而不宰。伏願乾曆將輯簡穰之福，茂陳敷落之篇。伏願乾曆開天，坤珍闡地。種民在宥，颺言清静之風；景命溥將，相協玄同之造。❶忠言彙進，道德彌光。

午朝祭左社右稷城隍社令祀典神祇祈民樂太平物無疵癘兵寢刑措疫癘潛銷

泰社之土五色，重嘉穀之屢豐；方澤之樂八成，致幽祇之畢出。帝命作九圍之式，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玉局之安，寅奉璇霄之降。伏願泰階昭晰，坤道順寧。物阜民康，無疵癘札瘥之害；兵寢刑措，皆生聚教養之時。以至永年，並依玄造。

晚朝祭九壘土皇幽陰主宰資度忠臣義士兵死横亡六道四生俱登道岸

禮樂鬼神，信顯幽之一致；生成變化，

---

❶「造」，類稿本作「道」。

知闔闢之無私。即昭明焄蒿之間，布風雨霜露之教。三光攸燭，九夜斯煌。伏願帝命下招，天陽來復。玉枹犀甲，禮余忠義之魂；瓊簡羽章，起厥幽沈之趣。群類並躋於道岸，泰和庶協於明時。

散壇❶

五時列祠，爗爗紫壇之爟火；九宮飛步，雍雍碧落之空歌。備成絳節之朝，敷散瑤華之景。玄科有誠，至敬無文。伏願陟降在茲，達玄黄之玉氣；福禄來下，生丹碧之芝英。普與群生，恭承嘉惠。

設醮詞

三清

奉承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眇躬，罄淵衷而忱禱。肅清璿館，修設金科。伏願元氣絪緼，真風舒鬯。室家祚胤，膺福壽以咸宜；宗社臣民，荷禎祥而均慶。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畀付；自身而家國，悉有禱祈。爰啓真科，用干洪造。伏願鑒

❶「散」字，類稿本作「解」。

觀儆懼，孚佑眇冲。保和宮壺之安，錫羨本支之盛。至于臣庶，共樂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斡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光來下，祕祝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錫福；❶儲祥寶系，率下土以蒙休。

天皇

坤拱神圖，妙秉萬幾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蕆祀殊庭，承禧穹宇。伏願抱極樞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奉天一以尊居，增授泰元之筴。

后土

奉若柔祇，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以升中。爲國有祈，維靈斯答。伏願群生成遂，九有奠安。玄乙親祠，綏保徽音之嗣；黄流用祼，燕貽翼子之謀。

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星常國公奉旨命撰祝文

迎神

灝灝圓穹，三光昭明。四方八維，柔祇

❶「錫」，類稿本作「獲」。

利貞。蜡通百禩，歲事告成。犧尊多儀，來享克誠。

天剛

天眷萬方，篤生聖明。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左角所經。蒼龍致福，萬歲咸寧。

羅睺

受天明命，百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熛之餘。首乎天經，形隱弗舒。戢爾矛戟，迎祥帝居。

室宿

河有天源，木貴天根。帝命降祉，元台爲尊。定之方中，煌煌焞焞。❶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弔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照。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適據隅兆。祝而祓之，易號以笑。

---

❶「焞」，原作「淳」，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小吉

乾以天健，坤以地厚。鶉首之墟，土德孔阜。肅肅中宫，元命昭祐。六五黄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以像君，月以像后。陰承陽輝，萬福備有。晨光熺融，晝景焕明。以壽以安，以生以成。

參宿

參墟耀靈，土德長生。台息其和，發爲滋榮。正位居體，西南利貞。培本長源，萬福來成。

金神

中宫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挾威以躋。雄毅肅嚴，戈鋋利犀。尚革而從，降福孔皆。

太衝

煜煜青陽，震雷之門。玉兔肖類，蒼龍儲恩。帝胄天錫，景命翊元。東望孔祠，扶桑載暾。

太陽

肅肅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仰接

日儀。煦煦爲春，明明在時。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潢。璧合珠聯，三辰齊光。震夙元台，肇此青陽。司中有神，源深流長。

白虎

木性東榮，金行兑勝。刑德之交，史謹其徵。於菟眈眈，負隅若闖。率義從仁，祈報斯稱。

病符

六氣之邪，孰執其契？歲行神從，臨午之位。青陽占運，適與之值。祝以移精，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日。仰瞻陽光，步我神睿。歲周星回，天序有秩。牲幣敬共，嘉惠申錫。

太歲

日月次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群蜡畢通。明堂嚴嚴，盛德容容。享我報祈，以

興嗣豐。

青　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獻歲發春。時而淵潛，時而奮申。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　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以肅内治，以保中臨。丁女癸妃，其從如林。通幽達微，鑒德以歆。

送　神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普。歲行維新，秩祀咸舉。相於皇明，永作神主。

黄籙溥天大醮青詞

建壇詞

歷念先朝，悵神游之日遠；言修秘祝，導靈氣之時升。闢玄景以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玉方輿。風馬雲車，順陰陽而陟降；龍章鳳篆，舉幽顯以鈞陶。

第一朝回薦皇朝宗廟列聖神儀

肅肅在廟，永懷弓劍之遺；濯濯厥靈，

恆若羹牆之見。爰資神筴，用導英儀。伏願列聖齊臨，萬真環拱。寅賓出日，返往駕於中天；妙合迴風，發化機於厚地。

第二朝回薦扎牙篤皇帝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顧瞻霜露，感時序以增哀。爰即紫壇，冀迴玄馭。伏願天健其行而無息，日窮于次而又新。神氣昭明，式慰臣民之望；景光旋復，更貽胤祚之安。

第三朝回薦皇親國戚一切靈儀

藩屏國家，實屬本支之盛；沈淪泉壤，每傷幽顯之殊。遡璇宇之流光，迴銀潢之逝水。伏願會陵絳闕，受煉朱陵。在河嶽，在星辰，還復生民之始；□□□□□□，❶永承丕祚之隆。

第四朝回薦后妃公主嬪御靈儀

褘褕在御，歷思儷極之尊；車服充庭，遍念穠華之盛。慨生存之弗永，致薦悼以惟勤。伏願施德自天，資生繇地。性靈不昧，釋然幽滯之懷；運祚無疆，仍會聖明之樂。

第五朝普薦勳臣宰輔文武官僚

追懷神聖，脩殷薦於曾霄；爰念臣鄰，

❶「□□□□□□」，類稿本作「配天地，配日月」。

□□□於厚壤。❶俾偕膺於金籙，庶仍從於瓊輿。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佑。圭璋濟濟，眡王國以並生；明典昭昭，秉民彝而不昧。

第六朝普度兵刑横死男女衆魂

内脩外攘，寧免兵刑之用；上征下暴，更深泉壤之悲。拯無告於重陰，寔有資於大造。伏願天光旁燭，地氣昭升。斷者續，死者生，頓釋幽關之故想；病者愈，憂者樂，永爲化國之新民。

第七朝普度普天率土兆姓群生苦爽窮魂幽靈等衆

國家每念於生靈，則脩治道；體魄或淪於苦趣，更轉化機。啓勝會於今晨，廓迷塗之宿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地生。執籙把符，仰至真而得度；葆和正性，囿大化以長年。

第八朝專爲和安天地調順陰陽保國寧家康民阜物

存順没寧，極幽明而無憾；往禪來續，妙化育於不窮。宣金籙之玄文，保蘿圖之景運。伏願乾坤毓德，日月垂光。列聖在天，共敷恩於祚胤；一人有慶，永錫福於臣民。

❶「□□□」，類稿本作「淪英魂」。

第九朝昭謝皇天后土岳瀆山川陰陽主宰

天佑邦家，總基圖於九有；日臨海宇，妙樞紐於群生。仰三景之高居，罄一忱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永，錫福無疆。凡在臣鄰，咸保忠貞之節；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詞

肅肅紫壇，既備九朝之禮；煌煌金籙，益增列聖之光。熙事告成，誠心孚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祥雲，常麗曾霄之景；太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詞

三清

天眷基圖，列聖繼守成之緒；時因曆數，先皇成厭代之期。敢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闡幽之忱禱。伏願開明三景，敷落五文。九轉成真，既備生神之妙；百靈交鬯，復還象帝之初。❶仍錫壽祺，并祈康阜。

玉帝

昔扣玄穹，導近親之神識；嵩臨素幄，

❶「初」，類稿本作「先」。

致大寶於嗣君。乃陳祕籙之科，溥濟幽關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陟降帝傍，九族逍遥於金闕；經綸宇内，群生成遂於緜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　土

基圖鞏固，每資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謹候昭升之氣。降璇宫而來享，鑒金籙之敷宣。伏願效法成能，資生有道。超神太極，齊日月於中天；合景至陽，綏子孫於下地。

東　極

先皇厭代，因軫念於幽扃；上帝好生，爰禱祈於東極；冀瑞光之遠逮，引群識以俱超。伏願甘露潤林，慈雲就日。丹轝寶蓋，並從妙道以高居；玉曆金符，永鎮生民之極樂。

風伯祝文

東朝有命，祇肅玄壇。上帝鑒臨，萬靈率職。咨爾風伯，塵路惟清。戢暴扇和，熙事用成。急急如律令。

雨師祝文

咨爾雨師，灑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修設黃籙大齋齋意❶

言念宗親，將薦誠於既遠；遽罹大故，屬在疢之方深。肆嗣皇繼序之新，申前日籲天之實。普超幽爽，咸濟生靈。伏願道妙無方，真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圖。凡囿化工，並承德施。

正薦位白文

言念先朝列聖，帝室懿親。蚤遺體魄於人間，思導神明於天上。鼎湖弓墮，俄興臣妾之悲；丹闕禮成，既得基圖之托。及燕休於長樂，申祈禱於太清。惕然霜露之寒，恍若風雲之會。龍儀虎衛，陽光照灼於朱陵；貝闕珠宮，明水激揚於東井。願金支之並濯，與玉氣以俱升。穆穆乎秉德以肅雍，洋洋乎在帝之左右。輯和九族，驩娛還若於生存；旋歷曾霄，感爽頓忘於凝滯。返至真而無外，與造化以爲徒。況王政施仁，必先無告；而大鈞播物，何間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遍及幽關之苦趣。妙機所運，道化同超。明則復爲人，亦我聖神之賜；斂而錫之福，庶乎寬大之恩。嘉與明時，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合明；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久。

孤魂榜

生死者，晝夜之常，汝勿認昭昭靈靈之識；坎離者，乾坤之用，吾以開生生化化之

❶「設」，類稿本作「建」。

基。兹者清朝，稟承慈極。尊尊而思逮於凡下，親親而念及於幽遐。導揚列聖之法筵，普惠重泉之苦趣。如兹良會，實號希逢。汝孤魂等昔受天地之降衷，其初皆善；各累形氣而逐物，以妄爲常。貪者徇財，烈者徇名。忿則如山，慾則如澤。極沈淪而愈降，恣飄蕩以忘歸。因根接塵，隨境生解。爲寒冰，爲湯火，皆其一念之差；爲鬼蜮，爲豺狼，遂入萬殊之變。原其名數，何可歷陳。我是以廣太上之好生，推妙嚴之濟衆。酌黄華於東井，蕩爾形骸；耀丹治於南宫，陶其靈質。宿業不存於故想，化機更造於新成。不溺不焦，爾可以見本真之不昧；能流能焰，爾可以驗道氣之常行。承兹三景之開，明即詣諸天而受度。更無退轉，並樂超升。

正三門[1]

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擁道家山。

啓玄殿

只尺天光開玉府，萬重道氣見金容。

正薦位

雙鳳駕雲開輦路，群龍環日護天香。

[1] 「正三門」前，有標題「門帖」二字。

總真殿

春當霄漢三台貴，朝步星辰四輔尊。

萬法宗壇門

緑章封奏通三景，絳節趍朝引萬神。

殿後西門

玉殿受釐春意滿，竹宮拜貺景星明。

北斗殿

慶雲郁穆承天闕，景緯昭回共斗樞。

殿後東門

仙音縹緲鸞凰合，神衛森嚴虎豹間。

景曜殿

三光合景扶元氣，五緯齊明報德星。

寥陽殿

五文結篆間天極，九氣生神象帝先。

朱陵府

九華曲蓋迎司命，七寶芳林主好生。

齋厨

金鼎蟠龍甘露溢，玉芝成象大庖盈。

齋堂

報聞千歲蟠桃熟，約取九霄飛佩來。

茇郭

莫就此間存活計，便教向上得光明。

祭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巽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持舉於中；陽旋陰而時行，扶搖直上。今則至尊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靈氣於八門，穹祇翕合；卻飛塵於九地，宇宙廓清。

祭雨師文

恭承帝命，祇祀雨師。出雲氣於山川，彌綸瓊闕；濯天章於河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玄壇，導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協於陰陽；萬物潤滋，肅澄清於天地。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上天眷佑，❶長貽宗社之隆；至道冲盈，式衍邦家之福。屬偶嬰於疾疢，爰謹事於禱祈。伏願聖鑒昭回，祥光旁燭。身逢

❶「天」，類稿本作「帝」。

康泰，暨中壼以平安；運協壽昌，與多方而寧謐。

青詞

治平之運，仰荷洪庥。疾疢之生，敢忘忱禱。爰命羽衣之士，敬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三光協德。身康彊而逢吉，有永壽祺；國清浄以無爲，均蒙福惠。

崇真宫祈福保安齋意

丕承付託，仰資天地之和；祗有啓居，偶感陰陽之沴。喜遄臻於康復，爰謹致於禱祈。伏願輯福上躬，錫禧中壼。前星炳焕，協家國之尊安；景貺熙明，及臣民而定壹。神明垂祐，❶丕顯隆平。福履愆和，偶嬰疾疢。敬祠琳宇，備蕆琅科。伏願景貺來臻，壽祺永錫。康强逢吉，承宗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祭海神文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閲歷歲時，靡漬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修用孚。乃勑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臣，❷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❶「神明」至「之造」五十二字，類稿本另爲一文，題作「青詞」。

❷「臣」，類稿本作「神」。

祭伍子胥文

爾以忠隕，主潮于吴。潮今爲灾，吴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伏以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祇園之勝。上棟下宇，方締構於良工；細桷大宗，並具材於貞幹。成規斯在，願力維弘。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百重闌楯，移來天上之慈雲；萬歲山河，永鎮人間之福地。

吾殿小上梁文

兜率化宫，移來地上。梵天新刹，示現人間。坐延衆佛之臨，殿有四阿之制。鉤心鬥角，先崇締構之宜；審面飭材，已具經營之素。式觀地架，儼若天成。伏願龍象翊扶，鳳皇翔繞。丹青金碧，赫然佛日之輝；黼黻文章，永著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以虎踞龍蟠，即淵潛之佳地；雲興霧滃，建梵釋之新宫。巍巍中正之居，赫赫大雄之座。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惟天爲大，如日之升。經綸既正於洪規，崇信不忘於願力。美矣善矣，大成舜帝

之簡韶；經之營之，匪爲文王之臺沼。我佛有護國救民之助，吾皇示報功崇德之心。黄金滿布於祇園，華構上移於兆率。式崇大殿，爰舉脩梁。相我工人，陳兹善頌。

抛梁東，日上扶桑散曙紅。鹿苑珠璣涵曉露，鐘山草木動春風。

抛梁西，石城突兀護江堤。舊遊曾見群龍舞，望幸猶聞六馬嘶。

抛梁南，蒼龍曾此卧江潭。風雲會合千峰一，山谷傳呼萬歲三。

抛梁北，瞻望帝星臨萬國。山川誰爲地東南，形勢只知天咫尺。

抛梁上，白玉毫光千萬丈。吾皇還似覺皇尊，龍象人天皆拱向。

抛梁下，亦有幈幪千萬厦。彌天法雨本無私，滿月明珠寧有價。

伏願上梁之後，皇基鞏固，紺宇尊高。紀億萬年，共祝聖神之壽。遍大千界，同沾殊妙之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禎符於鐘阜；承天八柱，建名刹於冶城。❶爰開方廣之筵，用祝周阿之殿。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清明有鑠，故舊不遺。鷟起新河，萬斛綵舟之容與；鳳歸天闕，七重寶樹之檀欒。凡轍跡之所臨，宜珠光之共護。脩梁肇舉，善頌斯陳。

抛梁東，萬丈紅光接寶宮。古佛昔來龍繞座，高僧時謁錫飛空。

抛梁西，長安日近碧雲齊。但依貝

❶「刹」，原作「利」，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闕瞻龍象，即是鸞輿慰耄倪。
拋梁南，千年王氣現優曇。浴龍池水皆功德，擁日山峰盡翠嵐。
拋梁北，上意每憐江樹碧。紺宮留鎮國南門，華蓋瞻依天北極。
拋梁上，紫蓋紅雲春蕩漾。舉頭見日庶民心，思佛思君同一想。
拋梁下，慈雲恩雨均沾灑。三年以至萬斯年，長樂昇平承福嘏。
伏願上梁之後，皇風遠播，佛日同輝。四宇八荒，總被覺慈之化；億靈萬載，永歌帝力之加。萬歲！萬歲！萬萬歲！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六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七

歸田稿

雍虞集伯生

東皋賦 爲趙德莊作。

出東郭以騁望，得逶迤之方皋。窈窕脩筠之舍，盤桓嘉樹之高。秀野緑縟，長渠翠濤。界畦疃以分畫，列藩籬乎周遭。汎崇蘭於舊畹，薦幽澗之新毛。鳶魚樂兮，天光雲影之動蕩；虎豹蔚兮，山輝川媚之薰陶。結幽居以静好，不窺園以爲遨。或視明星而弋鴈，或饗朋酒而炰羔。其有棄敝屣於軒冕，託遺響於歌騷者乎！吁嗟惟麟，黍稷在畿。眇故封兮江海，悵王孫兮不歸。載耘載耔，載裳載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三君而奮飛。奉賢書以造廷，並策名於常旂。鸞翔鳳翺，赫其有輝。值炎精之既淪，遽斂翮於熹微。於穆季侯，知德者稀。中田有廬兮種瓜，北山無蹊兮采薇。悄悄隱憂兮顧懷，懇懇菑畬兮疇依。慨膚士之不億，懼俯仰之多違。侃侃廣文，特起無儔。內有明賢之助，外嬰憂患之酬。二親高年，一身百謀。煦煦陽春，英英涼秋。屢專席於名郡，常曳裾於諸侯。觴詠不間於絲竹，旨甘頻及於交游。積累之勤，百福是遒。婉婉子孫，食德不渝。❶嗟予少時，迎于名門。揮弦飛鴻，垂綸遊鯤。老至不知，車懸身存。夕草載露，黯然銷魂。訊故老於岑隅，索履跡於崖根。秀娟娟兮既長，鬱

❶「渝」字，類稿本作「偷」。

蒼蒼兮彌尊。孰辟世於醉鄉？樂舒嘯於丘園。晨光粲其盈庭，鶴鳴聞于九天。黍稌既豐，華實載繁。俎豆衣冠，古而又文。東皋之人，其昔之桃源也邪？

芝亭永言

古詩四言

環洲詩爲蔡天璧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雜華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有雎鳩。采采遊女，侃侃良疇。載泳載游，在我中沚。遡遡無端，沿沿無止。既采蘋藻，亦有蘭芷。觀彼嘉魚，一日千里。彼畎彼畝，皆爲方田。分合雍丘，我流璧旋。星迴于天，雲媚于川。君子樂豈，眉壽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駕我乘黃，履我雙鳧。汎汎彭蠡，至于匡廬。詠歌以歸，清風載途。

冰雪相看亭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于兹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北憲司幹辦公事。其父兩舉江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城東故地，美竹萬箇，作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宣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愿，衣冠容氣翩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敏稼穡以服徵

賦，謹詩禮以保族姓。無外騖，無妄求，弗變其父之志，以老其身，以長其子孫，是以士君子稱焉。夫元亨利貞之爲德，猶春夏秋冬以爲時也。❶君子觀乎運序以自處，則合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方其以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之極，則大亨春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以久，非秋之利乎。其在有道，爲冬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潔而不汙，凜然相看，不接於他物，誠得處貞之道也。予聞而善之，故爲之賦詩焉。

挺挺直筠，琴岡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於天，下蟠地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膚敏？白駒騤騤。我獨考槃，樂乎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岑。獨往不迴，悠然行吟。采采紫芝，園綺是尋。還求陶生，撫我素琴。邈乎古人，副我夙欽。

竹林七賢圖

瞻彼脩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丘。植表界壤，翦茅宅幽。梁度高巘，臺隱中洲。方床讀書，異宮同休。詠歌相聞，觴豆相求。或蒔名藥，或釣游鯈。課藝嘉植，坐思遠游。濯纓微波，看雲良疇。逸而不放，儼而自脩。泰哉沮溺，邈乎巢由。按圖以觀，永宜春秋。孰若五君？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蹤莊周。我懷古人，遯而違憂。安得揮弦？以招湛浮。

❶「秋冬」，原作「冬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竹溪六逸圖

悠悠逝川，矯矯逸民。携書相從，敷席水濱。支頤負暄，揮羽却塵。躡屐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載陳。投我嘉賓，含和茹醇。優哉悠哉，及兹良辰。山有鳴鳥，郊有游鱗。濟濟以寧，我懷古人。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晴旭，❶有客至我門。共披會稽圖，山木盛繽紛。衆賢坐水次，飛觴汎沄沄。夷曠各有趣，高閒知右軍。幽情付後覽，陳迹感前欣。悠悠千載來，不異更旦昏。探穴問神禹，望海悲秦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奚云。所以鼓瑟人，思從童冠群。春服沂新浴，歸歟聊永言。撫卷不知老，遐思在兹文。東南極積水，日暮多浮雲。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王繼學參政畫

昔聞適炎服，中道臨清漪。潏潏蕩荒日，悠悠動寒飈。來者何滔滔，逝者不可追。聖有川上歎，晝夜固如斯。解纓手自濯，浩蕩忘險夷。高人今摩詰，萬里同襟期。抽豪寫幽思，滯雨更題詩。三年反田里，春河釋冰澌。舟楫繫野樹，灌沐晞晨

❶「晴」，類稿本作「晨」。

曦。上堂喜懼集，艱辛謝親慈。入室換野服，登山采靈芝。庶以求年壽，❶豈惟療朝飢。開囊見舊物，感慨深係之。歲晚金石友，看雲立多時。憐我不共看，寄言令我知。來鴻春苦早，去燕秋易衰。道遠不相覿，加餐慰遐思。

玉隆留題

仙真治兹山，重阜隱延廣。沖奥元氣會，運至法靈響。與世作司命，神宇廓弘敞。及門春雨來，玄感副夙仰。摩挲晉時樹，託身何蕭爽。千載抱微息，日月共來往。欲爲黃髮期，日待紫芝長。上天垂光彩，月出江海上。故人不可待，惆悵理歸鞅。

黃堂留題

雲館息塵鞅，夜聞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緑生。曉氣動原野，曠分見夷平。神真昔參合，觀泉宅幽貞。儼然師弟子，歲來會秋清。遺民千載後，高宴從簫笙。因嗟蚤好道，晚歸濯冠纓。矯首望遠海，駕言羽翰成。神仙在平地，崎嶇愧凡情。太乙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記夢

夢行衡廬間，千仞過蒼壁。崇高仰神明，深廣下不測。雲雨蓄盤礴，時至如欲

❶「求」，類稿本作「永」。

出。絪緼尚回旋，揮霍忽奔逸。物怪匿岩穴，㦼若俟霹靂。黑波汎高樹，木葉走崩石。升身登玄間，縱觀龍變跡。俯視九州野，草木有輝澤。乃在風雨外，手畫素三尺。揮豪極動盪，落墨更沉鬱。圖成示坐人，共笑不可得。顧瞻以踟躕，恍惚增歎息。因之命肩輿，出門聊有適。大術何舒舒，白鶴從數客。略經幽澗濱，便上青松側。憑高望遠水，雙景蕩虛碧。拂石共客坐，芳草藉尻膝。忽然聞鐘聲，睡覺北窗席。

次韻陳溪山欆履❶

頗憶蜀井西，欆⿰木⿵門周每易討。披心割魚子，束皮充彗掃。淛工巧紉履，文織象花草。輕鬆隔沮洳，緩步得堅好。長跪獻圯下，會期後三早。知君貴賤履，陟降恆有道。憐我涉世深，垂誡不待造。兢兢歷淵冰，縮縮奉師保。時行不違矩，庶慊歲年老。

其二

解舄還上方，歸山據枯槁。禁足結僧夏，陳編謝探討。隱几或過晝，凝塵遂忘掃。行庭不見人，誰或踐生草。寔由筋力衰，無復馳走好。前年當此時，嚴召出城早。追度龍門水，賜見沙領道。❷鼎湖忽踰年，始克罷趨造。感君素履詠，幽貞可長保。番番茹芝人，長歌豈知老？

❶ 此題，類稿本作「次韻表兄陳溪山先生欆履三首」。
❷ 「領」，類稿本作「磧」。

其　三

六月乃屢雨，良田不憂槁。獨念桂林戍，觸熱赴南討。道路備攘掠，所過浄於掃。縛人夜送軍，吏卒何草草？蠻獠亦人類，義利啓戎好。尋原可制亂，機要貴及早。夜來送者還，頗言暍横道。諸軍四面集，同月約皆造。誰爲飢渴謀，性命安可保？藜藿雖滿槃，對之令人老。

浮丘公吟寄赤城陳道士入山有遇爲溪山壽

浮丘生上古，形神蓋不泯。説詩秦漢間，安知非斯人。世俗苦淺迫，無能信真淳。雨雲不待族，飛光越窗塵。豈知有道者？千歲一息勻。金精歷可鍊，色重無磨磷。蒼蒼紫玄峰，只尺天北辰。神明寂已定，尊高此依因。握機稟元化，同流溥無垠。所以赤城子，從師踐荆榛。三周日却中，志確神乃親。廬間玉雪相，旭陽射光新。稽首受餘啜，骨换非昔民。不遠恆在茲，睠然願知津。先生旦有聞，爲恭若逡巡。賤子請執御，端輗駕飛麟。

爲燮理普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❶

燮侯起高科，得邑舒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夷曠。戰争遺跡泯，山水良足賞。幽棲南昌尉，英爽赤壁將。古仙家白雲，美人化黄壤。岧岧龍眠山，一士獨可

❶「立」，類稿本作「宗紀」。

尚。高懷托千載，妙畫極群□。❶向來讀書處，春雨草木長。夷遊昔賢遠，瑶席共來享。彈琴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者安可期？徘徊以怊悵。畫圖記彷彿，聊以慰遐想。

和陳溪山韻

幽人慎素履，古道思獨往。瞋目登高臺，浮雲不足上。丹砂煉仙骨，沆瀣濯神爽。遠懷澄江静，❷耿若孤月朗。河漢自傾注，山川邈游想。斂跡倦飛翼，歸耕故時壤。好風從東來，空谷感遺響。詔書薦遺逸，郡府屬高仰。聊持東湖水，往助敬亭賞。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幽林有蘩蘭，菁菁秋不衰。憐彼采藥人，不識敷榮時。涼風動緑葉，清露生華滋。世傳神農經，圖書竟空披。深根寄連茹，藉以瓊瑰詞。同心求爲好，豈但服食宜？先民昔有言，所貴希見知。舊聞絶行仙，挽有童孺姿。❸南陽有黄華，西山多紫芝。度世未聞道，咀嚼空莖枝。湛一保沖炁，執御正不奇。靈苗無助長，無爲以熙怡。始信斷金利，終古真不移。千載同一息，敢忘君子期。

❶「□」，類稿本、四庫本作「象」。

❷「澄」，原作「登」，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挽」，類稿本作「晚」。

送空岩印公還徑山

東出楞伽室，西望香爐峰。曲折披翳薈，蕭條倚枯筇。然燈共過夜，曝日忽經冬。天山斷緣想，海國識行蹤。忘言及生滅，抽簡托踈慵。追憶塔中相，表玆雲際封。螭父謝五鳳，永護煩雙龍。

題張觀海所携虛舟竹所二毛圖

虛舟倚亭皋，脩竹相因依。水木有清華，魚鳥淡忘歸。鶖群晚色静，鶴羽傍林暉。似是鑑湖曲，幽栖掛朝衣。古道日已遠，昔人相見稀。蒼茫寫雲霧，蓬壺是耶非。

送龍翔高獨峰上人還金陵

承詔寫宮榜，馳使出丹闕。黄金射江海，光景依日月。邇來垂十載，感遇嗟白髪。神靈在雲漢，畎畝慨明發。祇園何潭潭，夙志返超忽。幽士住精舍，諸妄久息歇。浩劫鑑止水，高峰獨峭崒。觀察勝願力，知我心兀兀。清風不可執，振錫出林樾。

送海東銛上人十首用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爲韻。

積水衆鷗滅，春空藹餘雲。掩室坐脩竹，天花散繽紛。上人東海客，來去何見

聞。飛錫還日下，珠宮浪沄沄。

日色出海水，千波散明霞。一杯承足來，九載不爲賖。要觀香爐峰，折蘆長風沙。微吟動林響，蒼龍送浮槎。

我昔參泰霞，東望候日出。子從日下來，海水中蕩潏。坐受龍女珠，簾垂夜光室。持還定何有？長空斷鴈一。

爲法不辭遠，遨遊歷年載。衣中得故珠，終夜動光彩。還持一支葦，歸泛萬里海。駕言乘桴行，沙際如可待。

旨蓄崇虛豆，生芻長冰署。無堪餉遠客，桑下若爲住。行囊掛屋壁，破榻夜風雨。神光發慧劍，耿射東海曙。

燕坐共禪月，行吟向孤梅。有懷匡廬山，老人岌崔嵬。洗鉢三峽水，振木東林臺。乘槎動歸思，欲去更徘徊。

山居如老禪，坐致不請友。何方簷下雲，識我門前柳。翠竹不碍山，黄花紛在手。未覺酬對難，離妄亦無取。

老胡昔東游，勝士乃西度。到岸無彼此，不憚費筏屨。要之心本空，一了不移步。龍宮解相迎，黄金已先布。

百鍊成利器，千金來海邦。清霜凝秋水，國士歎無雙。持正行正令，魔邪孰不降？覯子製名字，高風凛寒江。

止觀覓心要，律儀檢凡身。密言轉相付，海刹幾秋春？奇哉善根熟，一徹無邊巡。子來得何法？歸報日邊人。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歸却欲就叢林閱藏同舟清江之上賦此贈之

手携北山雲，却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虛舟不移棹，寒波釣金

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龍吟匣中劍，虎躍弦上矢。殺機誰敢當？吹毛豈輕試？貝葉啓千函，木榻脱雙履。惟應勝壁觀，悠悠度年歲。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丘翳幽潛，流泉發芳滋。盤桓在中谷，良疇漾清陂。開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孝友夙所敦，求道遠有師。雅志尚端潔，凡近諒難知。康樂昔賜履，詠歌足遐思。啓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瞻彼南澗松，深根連喬枝。亭亭植高節，鬱鬱含令姿。衆木不同泯，悠哉副深期。

題蒙庵爲黄石谷賦

東南有高丘，下臨萬家邑。汪洋浹春潤，沃衍盛秋入。群山若浪波，起伏翠重襲。靈運好奇險，高平罕相及。幽人園綺間，周覽度原隰。隨山導清泉，積石拾層級。結庵以蒙名，果行信所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交十。門當星斗高，隴卧風雨濕。一川燈火歸，賓從雜車笠。登高愧能賦，騰身竦山立。

爲黄氏賦大雅詩

岐山鬱嵯峨，鳴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以彌文。朝事接燕饗，勸勞兼賓軍。肅雝述盛德，工歌贊前勳。流蕩桑濮

靡，何由返咸雲？陳肆輒有見，吳季真不群。公子有古絃，歷然宮徵分。大雅忽有作，青春日方殷。高堂以居之，樂康永欣欣。

己卯十月廿二日從宜春郡幙嚴伯威觀南軒新閣登舟有賦却寄同游者劉粹中賢良

茲郡多美泉，小大各有神。深潤浹溫厚，草木何光新。披圖閱名世，顧皆仙佛人。退儉寡外騖，懷哉此良民。退之文既遠，泰伯學未醇。昔我朱與張，遺言存縉紳。東湖有新閣，下臨南澗濱。周眺忽已晚，皎然仰空旻。虹梁亘溪流，落日車馬塵。曾丘間叢祠，鍾鼓嚴昏晨。江潭嘆搖落，名邦感宜春。爲治古有道，川原隨所因。華構相爲雄，大雅竟誰陳？移舟古峽口，西望蒼嶙峋。浩蕩無與語，逝波絶垂綸。

秋堂

秋堂者，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甚清美，賦詩婉麗，無塵滓之汩，觀其同門未之及也。昔胡邦衡以詩人薦朱文公，大儒豈以玩物以成名哉？性情之正，沖和之至。發諸詠歌，自非衆人之所能，而士大夫各以其見見之耳。生未可自喜自晝也，是以爲賦《秋堂》詩云：

閭巷多囂塵，秋堂獨高深。有子能讀書，幽懷發微吟。❶天高風露下，澗泉落危

❶「微」，類稿本作「長」。

岑。神仙絶飲食，穢濁無留沉。所以聽夜誦，共愛風滿林。神清易以哀，情長恐成淫。大冶昔有作，九牧歸吉金。熬樞下五石，工成振鴻音。宣風萬物暢，神祇肅有臨。鳳鳥鳴岐山，人文示來今。候虫入床下，嗟哉苦勞心。

清風拂高堂，舊席忽已除。❶下堂具甘旨，上堂列琴書。垂紳夙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已三百，習禮少壯餘。納交君子室，執御長者車。爲樂古之道，誰能笑其迂？

題雪泉齋

長河沍凝合，微泉自温活。蛟龍依以生，抱困待春發。南雪不到地，流泉常在山。飛英散絶澗，流澌響潺湲。融結各有方，不息在無二。觀兹保深長，乃得養生理。濯尊薦寒冽，春陽向熙怡。君子遠莫致，永言以相貽。

平江開元雪窗光禪師訪予臨川山中其歸也予與賓客用一雨六月涼中宵大江滿分韻送之不足予爲繼之而予分得一字

積雪何處高？蜀山最峭崒。海東極孤絶，目送斷鴻一。徘徊桫欏樹，宴坐但空室。園果墮宿雨，當晝從定出。八月露水繁，石鉢滿華蜜。相會豈無因？分床便深密。

❶「席」，類稿本作「暑」。

賦彭氏静深堂

君子憺無欲，淵然事幽潛。貞居觀物初，天機引休恬。寂寂象愚朴，容容無斁厭。群動不知止，謀思墮鈎箝。反息不及踵，乘舟膠漸漸。豈知本湛一？不與利欲兼。圖書發聖緼，受命孚不占。戒慎保靈秀，先幾發微纖。進善取損益，閑存日惟嚴。浩浩厚有積，悠悠浸何淹。盈科以時行，小人慚屬饜。虚堂積雨霽，光風草侵簾。空洞溥龍澤，止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遐瞻。

秋山行旅圖❶

春夏農務急，新涼事征游。飯糗既盈橐，治絲亦催裘。升高踐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趍神州。珠光照連乘，寶劍珊瑚鈎。乘馬垂苜蓿，縱目上高丘。策名羽林郎，談笑覔封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摧回輈。古木多悲風，長途使人愁。羸驂見木末，足倦霜雪稠。谷口何人耕？禾麻正盈疇。出門不及里，酒饌相綢繆。壯者酣以歌，期頤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歲憂。

爲題馬竹所九歌圖

屈子久去國，行吟山澤秋。思君不復見，婆娑感巫謳。仰瞻貴神遠，俯慨深篁幽。衝波起浩蕩，玄雲黯綢繆。初陽翳扶

❶「秋」上，類稿本有「題」字。

桑，莽蒼蕩海漚。渺渺君夫人，遺玦在中洲。壽夭乘陰陽，孰知制命由？慨然長太息，悲歌寫離憂。想象以惝怳，開卷令人愁。

清明山房詩爲危太朴作

矯首望太清，正色蒼以玄。皦皦何歷歷？日星高轉旋。游塵雜氛氣，起滅尋丈間。容光見擾擾，孰與爲控摶？所以學仙者，凌空怡妙顔。質化入常寂，凝暉托空山。據會觀往來，生死何足患？妙哉太朴子，難爲世上言。

次韻太朴良友對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之作

得謝荷休澤，消摇在巖阿。結廬庇風

雨，樊圃搴藤蘿。塞坐古人書，日夕猶詠歌。追念少壯日，玩愒亦已多。兢兢事補塞，奈此遲暮何。美人百里内，邈若隔山河。興懷貽好音，緼藉三春花。報言慎芳歲，卷石崇巍峩。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七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八

歸田稿二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劍銘後

豫章高秋宴高閣，乃出此劍相娛樂。當時冶鑄絶精英，土蝕沙沉更銷鑠。遺質所存如冷電，江光不興晝光却。神光内閟氣逾深，識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不一試，壯士酣歌謾揮霍。嗟予衰朽雪滿顛，空對涼風起天末。或言江中有蛟孽，當煩仙人下寥廓。吾故臨風拂其鍔，俾伏崖陰無敢作。

劉忠肅公之四世孫中書舍人諱震孫之曾孫益之題其居曰雲松巢予家與劉氏累世之契故爲書忠肅公文集之首詩三篇并賦此詩與之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浩春晝永。玉檢微茫不可求，但覺靈霞熟丹鼎。白日人間如水流，前代衣冠成古丘。悠悠憂患何足計？直道千年横素秋。徂徠之松數千尺，東連海上莫煙碧。中書偉人如玉立，每向南風望東北。濁世公子何翩翩？却

憶匡廬還謫仙。夫容出水耀初日，五色光新天爲妍。我今僑居廬阜側，西視峩眉歸未得。豈無雲錦晚相娛？月落終懷雪山白。森森喬木魯東家，河間禮樂更光華。勿忘先世舊遊處，吾秣爾馬膏其車。

吴興趙子昂十馬圖

昔在秘閣見十馬，云是韋偃之所畫。此圖位置略相似，心神偶同豈臨寫？馬種本自渥洼來，灌濯清泉更瀟洒。常恐一旦風雨至，蹙踏波濤遂神化。豪雄意氣今豈無，未見深沉如此者。君看最後臨岸驄，自是真龍無世價。

畫馬

百年升平却走馬，立仗天閑常見畫。蕭灘灘頭八十翁，却寫西來大宛者。高蹄如鐵項如鈎，風鬉蕭蕭苜蓿秋。常見貢來騎不得，長嘶要蹴崑崙丘。

題畫

連昌宫裏古牆陰，積雨過春黄竹深。老樹無枝交屈鐵，立石有書名錯金。吮豪池上寫幽鳥，承恩春日風光好。當時執戟今白頭，却對蕭森倚秋昊。

空山歌

高空之山聶公宅，稚川作圖纔數尺。秋天薄雲千仞表，春雨喬林百年物。憶昔侍郎鎮成都，將佐盈庭賓客趍。錦官城外笳鼓發，駟馬橋邊高蓋車。先廬舊在小東郭，丞相祠堂同寂寞。嚴公同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西幙。峩眉嵯峩久不歸，江水娱人秋日暉。坐看蓬萊變桑海，自古南城天下稀。公子親迎陳氏館，我初至撫猶弱冠。看君揮翰甚風流，豈想重逢鬢毛换？君言中間一再來，數見先公胸次開。鶯花風雨必求友，水竹園林持酒盃。嗟予晚歲始能退，寧有文章驚海内。平生不受簡書畏，故家高致君應最。圖中山色積翠濃，雖欲舍子將焉從。蜀人相如最能賦，行倚山木歌高空。

爲夔玄圃題鼇溪春曉圖

夫容山陽萬家邑，石嶺戴轍縈紆入。溪水西行夜雨深，連材桑柘春雲濕。昔因荒迴少官府，日莫狐兔作人立。自從置縣二百年，稍有衣冠更俗習。讀書進士比舍聞，潤屋黄金亦家給。山中白日浮雲多，負乘因仍足車笠。夔侯世胄國勳舊，射策君門耻沿襲。朱衣作監列星宿，遠人豈意高軒及？援琴不鼓書牒稀，彈鋏無魚賓客集。綉衣使者停車見，黄堂大夫下床揖。登高望遠送飛鴻，攬轡騣騣度原隰。人言桐鄉人愛我，我愛桐鄉重於悒。畫圖千疊山木稠，茇舍蕭條莫忘葺。

題馬竹所畫

霜清木落江海空，一棹歸來何處翁？雙松千歲如鐵石，爲爾回薄旋天風。憶昔神龍劍所化，夕卧滄波弄明月。望中冉冉雲氣生，直接銀河上瓊闕。

霍元鎮規模董北苑米南宫父子寫山水雲物殊有標致見示春江捕魚圖遂賦此

春江聚網萬魚急，漁人相讙魚相泣。海負薪深山何處樵？利害相乘不相及。海鷗冥冥秋影微，黄葉江南一棹歸。人間得失兩無迹，不廢山水舍清暉。

南　岡

華蓋三峰立天表，山北山南青未了。曾看雨雲出太虚，幾送餘霞落飛鳥。岡頭春歸露未晞，梧桐鳳皇相因依。卧龍之孫思外氏，悵望輝光生翠微。

題何大夫畫馬

國朝畫手何大夫，親臨伯時閲馬圖。伯時絶憶鐵面語，放筆驊騮懷此都。此都大夫八九十，千馬萬馬在胸臆。偶然數鬣落江南，捲束上箱謝槽櫪。

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於崇仁普安寺煜公之禪室蓋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藏也因記延祐甲寅息齋奉詔寫嘉熙殿壁南楚與之同寓慶壽寺同予時爲太常博士俯仰之間已爲陳迹乃題其後云

嘉熙殿裏春日長，集賢奉詔寫蒼筤。邇來二十有五載，飄零殘墨到江鄉。匡廬高人昔同住，身見揮毫鳳鸞翥。木枯石爛是何年？ 脩竹森森長春雨。

題村田樂圖

尺素自是高唐物，瑩如秋水宜設色。何人畫此畎畝間，二三老人若相識。茅屋蕭條古樹下，農務未殷牛在野。或伶鸜鴝脫籠縶，或弄獼猴笑真假。老翁政自如兒嬉，高髻襁負相扶持。古時枌社祀田祖，移饌高亭隨所宜。抱甕初來未貯酒，亦有生鵞宛延首。村優競携樂真至，❶犬怪雞驚兒拍手。拄杖出門欣見賓，雜華滿庭生好春。歲時無事得如此，擊壤何必非堯民？ 騎驢過橋殊矍鑠，携具荒陂來赴約。定知張果千歲人，游戲人間共盃酌。

柳塘野鴨❷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參差萬絲捲。鴛鴦在梁鳧在渚，蕩蕩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古長策，白粲連江動秋色。斷蒲折葦

❶「真」，四庫本作「具」。

❷「柳」上、「鴨」下，類稿本分別有「題」字、「圖」字。

野水闊，❶爛爛明星且將弋。翠盤擎露夜深寒，玉色亭亭落月殘。太液池頭黃鵠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丙吉問牛喘圖

少陽用事春猶淺，丞相公行問牛喘。三公職事知者稀，嗟彼德微蒙策免。天子有道守四夷，中心無爲日萬幾。遠有甸服近有畿，夙夜明哲發裳衣。

江貫道江山平遠圖❷

江參去世二百年，翰墨零落多無傳。人間幾人寫山水？誰能意在揮毫前。昨見石林舊家物，春雷疊嶂初破墨。我和葉詩頗豪放，三者相望都突兀。險危易好平遠難，如此千里數尺間。高雲舒卷非散地，麗日照耀皆名山。我持美脯酒一斗，墨汁盈盤可濡首。江生精神作此山，向山呼生當至否。高秋銀漢天無雲，帷中泠然來夜分。黃茅嶺頭華蓋頂，畫我獨訪浮丘君。

爲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橫素。波瀾不驚潦水盡，秋氣晶明絶煙霧。征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孤村城市僅如蟻，百丈牽江直如縷。蕭蕭木葉洞庭波，歷歷晴川漢陽樹。蒹葭宿鴈天欲霜，叢葦寒鴉日云暮。就中樓觀何王宮，想見華

❶「闊」，類稿本作「閒」。
❷「江」上，類稿本有「題」字。

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駭靈怪，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遊子澹忘歸，白日泠風帳中語。人間遺迹何足留？最惜精思墮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小米蒼茫托天趣。銛鋒鉅戟不破墨，刻畫晶熒昔誰苦？渤海細書藝文草，精絶戈波絶回互。南唐後主《萬鴉圖》，點點晨光動毛羽。昔年曾見今目昏，雖復逢之亦難睹。汪侯此卷出故家，❶相示摩挲極愁予。香奩犀軸見者稀，謾録餘情示來者。

盤車圖❷

大車轔轔牛駕軛，西望大行雪千尺。往時飛挽實長安，百兩仰關過阡陌。亂流十里九屈曲，水濺車箱沙没轂。前和後應日云暮，王事有程車下宿。旂旐央央昔臨洛，東南會期出方嶽。侯伯有位賦有差，載幣瞻迎來若若。君不見海艘百萬乘天風。京坻連雲多腐紅。天子視朝大明宮，千乘萬騎來何雄？

贈羽士費無隱

東望雲林三十六，聞有仙人結茅屋。清露零零采紫芝，白雪深深斸黄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世危。百年孫子俱華髮，誰解燈前説舊時？聖恩深重絶征戰，猶慮寒温資暝眩。身着黄冠寫古方，薄素細書三十卷。相從寂寞久者誰？禹穴山頭一布衣。鬢如鴉羽顔如雪，跳入壺中

❶「故」，類稿本作「世」。
❷「盤」上，類稿本有「題」字。

夜不歸。市人扣門呼不應，光影俱消聲色泯。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所隱？我欲作丹須水金，人間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還相覓，華蓋衝天丈室深。

題漁村圖

黄葉江南何處村？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煙棹，老嫗具炊雙瓦盆。霜前漁官未竭澤，蟹中抱黄鯉肪白。已烹其瓠當晨粲，更擷寒蔬共萑席。垂竿何人無意來？晚風落葉何毰毸？了無得失動微念，況有興亡生遠哀。憶昔采芝有園綺，猶被留侯迫之起。莫將名姓落人間，隨此横圖卷秋水。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閑，時寫一二傳人間。前行坡翁嘗來伯時宅，見此遺迹開衰顏。前行如雲塵不動，後者追風絶飛鞚。昔人能事已可能，始覺賞識非虛諷。昔觀秘府韓絶少，得見龍眠已驚倒。使人讀詩如見畫，人中豈復生坡老？五雲之中天上奇，代産名駒天子騎。神明尚令後古見，❶莫歎韓生非畫師。

題黄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幽居。

❶「令」，類稿本作「留」。

連雲一一列眉黛，細雨往往逢樵漁。隣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久居山不待畫，獨念稚子扶犁鉏。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把釣坐對香爐岑。雲中煙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我欲芳蘭寄遠者，日暮天際多輕陰。

題秦號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並鞚如輕鴻，承恩馳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策蹇奔趍烏帽風。奚囊墮地何足拾？豈有篇章浪相及？畫史當時妙墨傳，光彩流動狂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徒步歸，明眸皓齒事皆非。朝天泥滑神封事，高閣雨餘宮漏稀。

方壺畫山水歌❶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閲昏濁，綵筆手開三五峰。亭亭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閲今古。憶昔長從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畫山非不多，不識真山奈若何？君看昆侖上丹穴，芝泉玉樹森婆娑。東望方壺應不遠，飛度九州如過電。便從海上問金公，莫待浮杯水清淺。

❶「方」上，類稿本有「題」字。

示冏❶

憶我蚤歲離親側，足自踆踆心惻惻。中年禄廩不及養，人羡清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閔子謀食躬犁鉏。蓬蒿羅生果窳異，蛛網微細仍縈紆。星河江上喜非遠，况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慎柂樓轉。

律詩五言

玉隆宫所藏宋乾道宸翰雲壑二字

昔者雲歸壑，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俯仰遺陳迹，高深儼德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煙。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皋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鶴髮明春雪，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閒聽洞簫歸。

❶「冏」，類稿本作「安民」。

題朱澤民山水❶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見童子，禹穴閟蛟精。高卧人何在？幽情幾詠成。杜陵空想象，晚飯柂樓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娉婷，新題照草亭。仙遺相鶴法，客借換鵞經。霧雨歸懸黍，風雲護伏令。遥知春晝永，深坐養黄庭。

黄敬延送竹本

分得瀟湘玉，❷森森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檻借清陰。好共芝蘭長，毋令草蔓侵。清風月如畫，老朽要長吟。

聞鴈

樓近煖雲濕，夜深歸鴈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冉冉白榆上，悠悠黄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草一長嘶。

錢舜舉畫

一樹花如雪，清明客未歸。坐看黄鳥並，夢作綵雲飛。翠袖寒猶薄，羊車過絶稀。相如能作賦，月下卷春衣。

❶「水」下，類稿本有「圖」字。
❷「玉」，類稿本作「竹」。

山水圖

泛舟桑落浦，望見香爐峰。野水常欹樹，山雲不礙鍾。桃源携客覓，松徑與僧逢。爲託荆關輩，添予九節笻。

丹霞觀黄知微留别

寓館隔溪津，過從厭市塵。振衣清露曉，拄笏野亭春。歸作芝田主，思存黍谷神。松華頻寄取，老去欲輕身。

題馬竹所畫❶

老樹依江岸，歸舟傍釣竿。水花看晚浄，風葉識天寒。鴈字來千里，魚羹付一餐。遠山青可隱，日下是長安。❷

題曹霸馬❸

將軍今爲庶，畫馬寄高情。聚立天風起，長嘶沙草生。飛揚萬里意，淩亂五星精。日暮太行道，悲哉長短行。

答陳溪山元日即事

積雪埃塵浄，光風宇宙新。閒來知惜日，老去善酬春。退密觀群動，憑虚集百神。真人起居法，無一是違仁。

❶「所」下，類稿本有「所藏」二字。

❷「日」，原作「目」，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馬」上，類稿本有「畫」字。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晨登山木閣，[1]零雨煖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林香知酒熟，市遠覺民淳。此地堪娱老，惟愁度水頻。

次韻陳溪山

移棹避殘暑，開樽就夕陰。冥鴻聊自達，幽草若爲吟。離索連三月，棲遲共寸心。遥怜溪上晚，扶策獨臨深。

又

乘興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謾悔世緣多。朝食烹芝菌，秋衣製芰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杏園詩爲黄思順賦

善藥多陰德，名花種滿園。暄風吹雪盡，暑雨綴金繁。卧護煩仙虎，分嘗任野猨。佳兒足文學，食實似桃源。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師道場，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1]「木」，原作「水」，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歲恆登，群生無癘疵。古刹抱禪悅，高丘依母慈。寺右有師母墳，名翁家林郎。師故俗家。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今長老秋雲富公所建。東隣有一士，峩冠誦書詩。謂袁徵君誠夫。清秋約杖屨，千步攀松枝。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岧嶢。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顧塵囂。凝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頗懷見淩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寥？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爲傳。

又贈劉無作

一家俱學佛，之子更劬書。諸老交游遍，真乘究竟餘。治生惟浄業，志養足嘉蔬。爲問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八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九　歸田稿三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七言律詩

與燮元溥登仙遊和李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況聞風雨滿溪頭。擬尋黄鵠望松壑，聊伴白鷗經稻疇。山崦有雲堪作供，酒樽無婦可歸謀。從教賓客回車晚，留取衰翁專一丘。

陳可復爲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掛巾石壁晝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絺綌。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餐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却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

雲霄一羽山頭社，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鑱隨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仙游道士余岫雲爲予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下黄茅岡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首❶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清露尚餘丹滿臼，白雲今許草爲堂。冬憑野燒開畬隴，❷春託山雷浄石牀。從此便爲千載計，洞天先拜紫玄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嶺上閒雲從管領，澗中流水聽開除。刀耕火種從兹始，雨笠風瓢便有餘。自古詩人多會合，浮丘毛氏不愁予。❸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臨水種松須匼匝，就中作室要寬安。洞經即日脩真訣，玉臼逢春浴舊丹。却恐山中添故事，題詩莫與世傳看。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微咏玉經忘我老，謾調金鼎勝於閒。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自往還。何似綺園諸老者？採芝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謁簡自題香案吏，封章先報大茅君。種成和露桃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群。便是宸清真洞府，不煩夢想託紛紜。

❶「予」，原無，據類稿本補。此題前，類稿本有題作「黄茅岡五首」。
❷「畬」，類稿本作「荒」。
❸「毛」，類稿本作「老」。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折竹插之而生枝葉近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以爲徵名其堂曰瑞竹而咏歌之薩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所至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耆壽今爲中朝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孚于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争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寫其狀賦詩以美之❶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曉暾。直節有生資地力，虛心無愧荷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孰更論。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笻杖看淇園。

撫郡天寧明極覺講主陪敬齋監郡奉祠華蓋特有高咏三讀敬嘆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衰退不工聊資笑粲❷

三峰宮殿接新橋，❸十月長齋陟翠嶢。朝步仍垂蒼玉珮，登歌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賴有高人陪後乘，輕清詩句似參寥。

❶ 「所至」，原作「至所」，據類稿本、四庫本改。此題前，類稿本有題作「題瑞竹」。

❷ 此題，類稿本作「次韻覺明極遊華蓋山」。

❸ 「宮」，類稿本作「古」。

鄧公信吾契家賢弟比奉憲臺書幣存問哀朽于山中其還也無以爲餞賦此與之❶

幙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肅肅度江城。深慚衰朽勞人問，豈有文章與世驚？疏傅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憑君歸致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嚴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重客，裳衣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覓酒尊。此邑故家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雲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長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爲别❷

步屧東行好弟兄，束書銜袖見才英。只愁困學孤來問，豈有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縱横。名鄉自昔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覉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踈。好句每容鄰曲寫，高情不解世間書。温温中夜還丹鼎，冉冉高仙畢道車。千歲相期真有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游北塔山❸

縣西北塔極蕭踈，投老能來幾度餘。

❶ 此題前，類稿本有題作「與鄧公信」。
❷ 「安成」二字，類稿本作「贈」。
❸ 「山」下，類稿本有「三首」二字。

山木已隨樵斧盡，屋塵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九日懸厓多細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疎，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尋道士松花館，秋覓山人柿葉書。太史闕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烹魚。何因得似先天叟，洛下人家總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盃那解飲，詩成大字尚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鯉魚。如此餘生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徂徠有松充采斲，靈光何殿效丹青。風霆形氣皆垂教，金石文章具刻銘。天子萬年綏福禄，曾孫奉若薦明馨。

游浴湖田舍❶

近郭林泉無可游，行尋田舍逐微流。春眠稍可遠鍾鼓，秋熟或能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兒童不解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岩古栢兩同清。東都高節鴻毛遠，南海真仙鶴骨成。遺稿飄零存梗概，孤兒瘦弱賴高情。若無塵外知心友，千古誰聞出世名。

❶「浴」，類稿本、四庫本作「洛」。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予賦詩易君之季子至善輒隨録之遂成巨帙賦此以答其美意云耳❶

横塘煙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沙。綵筆遍題詩滿卷，繡簾長對樹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三春感物華。却問綺園商嶺外，曾無高咏到煙霞。

題徐孟俊屏山閣

題詩遠寄屏山閣，回首人間三十年。❷西嶠依然仙子館，東湖還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滿屋詩書嘆獨賢。欲買一舟江海去，遠看喬木翠參天。

送易用昭❸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遠樹斷雲春雨外，華星明月晚涼初。滿窗柿葉題都遍，短帽梅花畫不如。莫向墨池成久別，鶩群還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二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鉛鼎微温過半夜，玉經細咏却千灾。江南冰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太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❶ 此題，類稿本作「與易升」。
❷ 「三」，類稿本作「二」。
❸ 此題，類稿本作「與易晉」。

東風先散息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日照瓦溝生淑氣，冰融硯沼漾晴暉。銀旛試戴花枝弱，玉鱠新嘗菜本肥。尊酒欲爲君子壽，除公誰是兩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日即事

夢朝金闕見明晨，滉泱窗間積玉塵。三日新春三日雪，一分深雪一分春。柳條封盡芽如粟，梅蕚飄殘實已仁。欲破鳳團銀盌凍，冬温且酌井泉新。

寄陳奉常并序

昔聞朝廷寧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貴游，博洽之高誼，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絶藝，新作禮器、樂器，求在郡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代之盛典焉。鴻儒碩彦，感嘆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職、治一事之凡近而已。故賦相餞，奇辭瑰句，傳乎四方，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俗，亦成一章奉寄。

新廟工師謹駿奔，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徵楊州貢，觀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篆定刻瑶琨。千年製作于今盛，擊壤猶慚荷宿恩。

集自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申字韻垂教依韻再呈殊愧遲拙[1]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船未及東。

---

[1] 此題，類稿本作「答陳溪山二首」。

出郭故人邀杜老，輟耕田父訝龐公。謾從脩禊忘溪曲，何用安車遍洛中。旦起紫芝行復長，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坐憶千竿嫩緑摇輕暑，數蕚餘紅墜晚春。連根分種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意生身。連根分種如冰雪，來向清池對玉真。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鵠能銜子，未許蹲鴟共瀹湯。玉椀茶香分瑟瑟，瑛盤櫻顆間煌煌。燃萁煮釜催詩句，❶更約鄰翁共佛床。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高興盛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黄花夕露滋。山水含暉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驅嘆二毛。太傅竟無宣室召，拾遺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百世文章墓石高。車過不留應腹痛，寒泉秋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

❶「萁」，原作「箕」，據類稿本改。

秋水繞渠三峽漲，春雲垂雨大溈來。萬家香火絪緼合，四面峰巒紫翠堆。最憶老藤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器游京以所藏先世誥勑見原功於玉堂賦此以送之

兖公孫子不離鄉，[1]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重懷全盛日，標題猶是故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覺輶車滯一方。昭代治平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勖[2]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晝吟梅蕚坐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蚤成還再到，永歌同向澗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縣令之職，有社稷民人之寄，不敢以百里爲小也。有政焉，有教焉，不可以偏廢也。陳君子瑛治武進，脩學校，馮彦思記之，可以知其所系之重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爲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以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吴人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濟，千年禮樂付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遥知憶故侯。何事紫芝

[1] 「孫」字，類稿本作「族」。
[2] 「子勖」，類稿本作「勉」。

三秀地，空聞踈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雪爲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綿，客舍樽前急管絃。白頭僧粥曉分驚臘日，獵圍晨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爲翠黛憐。唯有寒梅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緜，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温存僵卧叟，詞人解頌太平年。剪雲爲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温温千歲熟，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賀吴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錫宴在斯堂。歲周二十逢熙洽，年接期頤披寵光。劍珮總從仙苑集，簫韶還就洞庭張。簪花當日今誰是，試向雲籤閲舊章。

舊德高年荷聖恩，幔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園綺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山中七日陽初動，遥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瓊妃剪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總鳴蒼玉佩，閑居能檢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盃深雨露前。白髮舊時香案吏，幾迴七日是千年。

撫郡玄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吳公所爲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廿年前廬山中所賦其一則和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茅山羅山第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即以示予也忽復一歲一初又將北游却賦此一百六十八字託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❶

和吳先生韻

世外神丹起積痾，窗塵坐見月明過。侯生猶識遺經草，梁甫空成鼓缶歌。柱史通家今昔少，番君分祀子孫多。凄涼遠寄懷賢咏，譜入朱絃久未和。

和天師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隱垂環。尚方遍識前朝履，特進仍先法從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晝陰閑。梅仙舊隱玄都館，紫陌紅塵有客還。

自和韻

荒陂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囿鳳麟千載去，玉階鵷鷺此時分。誦詩自託浮丘伯，垂問長勤大隱君。爲報黃茅岡曲舍，簷端盡日宿浮雲。

❶ 此題前，類稿本有題「寄謝吳宗師三首」。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緑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千古高情兩鬢絲。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厓仙骨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寄題采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風雨春潮足裏回。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媿惜英才。無邊李白登臨意，更覓遺碑步紫苔。

某與胡伯友書問疏闊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謁翹仰高誼賦寄此詩❶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絲酣楚客，畫屏銀燭看吴鈎。不知肯着枯藤杖，采采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主謁饒心道六有先生❷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岧嶢。古文獨許揚雄識，幽興誰爲杜甫邀。伐木

---

❶ 此題，類稿本作「寄胡伯友」。「翹」，原作「[illegible]」，據蜀本改。

❷ 「主」，原作「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春聲生澗谷，涉江秋影蕩蘭苕。散花如雨攜雙履，解與高人話寂寥。

十月朔旦同監邑大用暨僚屬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稔農民喜，官府多閑令佐賢。黄菊不羞蓬鬢改，清尊一聽酒盃延。坐中有客天邊去，金榜春風待鴈傳。

九月與薛玄卿外史會于黄氏溪園陪坐溪山先生談玄觀古仙像

自昔簪纓盛邑東，新堂還見百年風。兩人白髮驚先老，一客玄裳喜暫同。食飲具陳先世業，耘鋤全效野人功。談玄不及紅塵事，盡日溪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按茅岡玄卿先往候予至

石斛金釵感素秋，洞懸鍾乳入山幽。扶衰不是人間藥，聞健聊爲物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染，詩成珠玉世誰收？石人久立黄茅月，歲歲能來爲客留。

予與玄卿相遇山下别後和朱德嘉韻奉寄重厘賡和再用韻奉謝

茅岡七疊七香車，誰賦新宫蔡少霞？千歲留蹤丹井臼，諸天獻供菜羹瓜。石人雨立春衣濕，崖蜜蜂來晝樹譁。憑仗仙翁須一到，浮丘已遣鹿啣花。

和朱德嘉登華蓋山有賦韻寄薛玄卿和詩未成登山已遇玄卿下山道中足成以寄

相期秋晚命柴車，同看華峰散綵霞。農父苦留秔似雪，山人先許棗如瓜。蛟翻巨石痕猶在，鶴立危峰語不譁。邂逅不留知有意，林臺菊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來丞撫之崇仁歷兩政六年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闕事甚可稱也予之閒居相愛如故舊每懷扈從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土之勝民俗之美未嘗不談道以爲樂於其受代調官京師因記之以詩而與之别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兒童相迎於東門之外又當歌此以爲一笑之歡也❶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緑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千峰虎帳閑。麥粉勸嘗銀縷熟，粱炊持獻玉漿還。道傍父老

❶ 此題，類稿本作「送張仲華縣丞調官京師」。

應常好，爲説鄉風一破顔。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似山陰及武夷。儘有千崖如罨石，但無一棹弄清漪。知君久有鄉關夢，老我能無木石思。抱甕青粱供玉食，饋漿道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窗開草木，❶謾留車馬翳蒿蓬。心寬易醉毋多酌，事簡無私亦屢空。好得公田多稼地，長年歌詠聖恩中。

集家世以文學爲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墜然學未成而出早涉筆爲文應事而已人或以爲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閑而目疾相嬰學不加進於立德立言之事無有乎爾也是以所作事過即罷不復記録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黄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稾於敝篋得粗可屬讀者二百餘篇而録之賦此以謝❷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録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内外篇分豈自訛？只恐玄經終寂寞，空煩彌月駐山阿。

❶「開」，類稿本作「閒」。

❷此題，類稿本作「酬李本黄鍾編文」。

答黄仲律學文之問❶

少學文章慮每周，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流行稍自由。血氣既衰尤怗怗，神明自至但休休。聖賢端緒無岐徑，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爲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肅肅，露華如洗月團團。莫疑窈窕園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陰德事，百年應長萬琅玕。詩人謂燮元溥、觀志能也。❷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黄茆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濕，倚筇嘗聽澗泉流。玉堂夜永空餘夢，瓦甕春生欲自浮。豈料朝雲停翠竹？能從幙府一來游。

壯氣横秋勢利輕，讀書讀律總留情。争看撤幙清風起，歸拜懸車白髮榮。馬上詩成怜我老，尊前花發爲君清。鳳池緩步春還近，莫厭羹魚斫尾頳。

❶ 此題，類稿本作「答黄鍾」。
❷ 「能」下，類稿本有「兩前進士」四字。

送吴文明❶

山雨窗寒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的開生面，霜菊英英保令姿。詩似仙成隨世换，學如春到只心知。重來宜及東風早，華蓋茅岡長紫芝。

冬至後陳溪山覝以佳句謹用韻奉答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絶往還。彩筆曉題傳密意，緑樽春泛换衰顔。希夷睡足風雲外，安樂吟餘水竹間。共看往來閒日月，紛紛塵事不相關。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玄

三峰千仞玉穹廬，石骨金筋守静孤。渺渺微陽丹建地，緜緜深息火生符。瓊林撑柱虚明兔，銀海奔吞黑赤烏。持酒相尋行迹斷，人間無鶴到蓬壺。

答盱江聶空山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渠能達，對客揮毫我病蘇。春雨解憐轅下犢，朝陽愛及屋頭烏。德星何日賢人聚？膝上瑶環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自携扶。

❶ 此題，類稿本作「送吴彤」。

梅花照眼春常健，竹葉怡顔氣倍蘇。復有新雛娱老鶴，莫將舊事憶童烏。畫堂圍煖歌春雪，蜀錦波瀾列海圖。

寄和吴閑閑大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迴誰爲《擊壤歌》。筆硯煙雲塵世隔，鶯花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識浮丘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答吴宗師壽稀年詩韻

早接雲龍晚散萍，三年交信祝脩齡。公從天上承恩宴，我向山中讀道經。老兔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蓬萊清淺人應識，柱杖過頭弁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尚方别賜三公舄，維嶽恆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從游童冠俱頭白，幾度涼風咏舞雩？

能歌能辨九爲章，無恨才情屬楚襄。巫峽草生春易晚，渚宫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目少光。把筆題詩亦聊爾，坐中何用怪韋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館閣論思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塵。受釐宣室多清夜，奏賦《甘泉》是暮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知君此日行吟思，驄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趍召迎新雨，對客停思倚暮煙。染翰

朝朝裁五色，吟詩往往過群賢。故人若遇楊開府，莫説韋郎鬢颯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曾賜玄州水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溟渤宣威辨説誰爲陸，列守文章孰是韓？溟渤不驚天蕩蕩，煙塵如洗月團團。故家文獻應催召，拭目雲霄一羽翰。

題致爽樓

易君小雅，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録公，老於是邑。子孫守儒業，至于耇者又以醫藥活人。❶鄉邦稱世有善人者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小雅觴余新樓之上，望眺平遠，山川邑屋，煙雲竹樹，歷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處，皆循循敏藝而敦本。小雅髪須郁然，顔貌充悦，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深嘆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爲我題之。」余以爲米元章最號善標置，嘗自名其軒曰「致爽」。子之樓，四面皆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拄笏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架層樓擁髻鬟。客至每留風燕外，詩成多在雨簾間。南階竹似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閑。若道神仙平地好，便從南郭覓柴關。

❶「耇」，原作「苟」，據四庫本改。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横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似水，峨眉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二老何年重會面，爲揮濃墨寫凄迷。❶

白雲間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大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潮陽遷客憶留衣。笋因春雨朝朝喫，橘待秋霜顆顆肥。我自本名無所住，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訢笑隱

贏得歸來休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閒雲過雨依檐宿，好雨添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隨身宫殿香雲裏，還見千峰百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後，天上群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疇秔稻食多魚。趣裝未覺曹參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❶「迷」，原作「迷」，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著隨野鶴渾相稱，行近沙鷗亦不驚。江露滿船歌醉起，爐煙携袖憶詩成。秋風遊子偏愁予，誰采芙容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有來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詑野夫亭。妙句題章草，政爾齋居讀道經。積雪滿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奉慚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携書歸菊徑，幾回對雪坐茅亭？女蘿薜荔如新葺，華蓋夫容歷舊經。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次韻答聶空山

惠我名香海上來，講帷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紆天步，細雨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携馥郁，孤村此日爨蒿萊。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匆匆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餐金液目清虚。星辰欲動含精劍，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爲脩真籙百篇餘。白頭供奉黄金盡，靈笈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宮，中天積翠立夫容。雲生金水三春柳，露滴銀床五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舊時行處今看畫，煙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沖雲寺祝聖壽齋罷爲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松暝，黄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虚蒙宣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爲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鎦夢良效楊補之掀蓬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却愛清江野水邊。放筆豈能無直幹？掀蓬方欲鬬清妍。最怜半面欹歌扇，更笑輕身障舞筵。君看上林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娟？

寄吴思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比任中丞重，念我文慚吏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去夢還驚。尚懷曝日茅檐下，解寫農謡詠治平。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昔同禁苑又經筵，一別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老夫吟徹野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裹猶懷舊奏篇。頗欲仙茅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遊仙遊山賦詩

仙遊亭子北門東，雲樹煙霞野逕通。秋浄華峰千仞表，春濃仙縣百花中。昔人黄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醉插菊花歸路晚，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遊山圖

身在山中底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一箇横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鐺中不計稻粱儲。等閑真遇尋師者，指與雲間一翠渠。

答錢翼之

吴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遍寫千林柿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莫愁茅舍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遍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丸金。遥知過熟心先喜，猶恐微酸齒不禁。洗瓱便應催泛蟻，封囊何必共來禽？唯當種核成嘉樹，花遶春壇坐鼓琴。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彌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爲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間，九年金粟有餘豐。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東窗日已紅。幸自與公同此樂，莫辭微醉注黄中。

予少年過薊門酒樓賦此題曰連十八書郡人疑其爲呂洞賓詩也謾記于此❶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槁朽蘇。氣似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即　事四月十六日。

卧病丘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扶藜拜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邑

❶「詩也」，原作「詩此」，據四庫本改。此題，類稿本作「題薊門酒樓」。

天光遠，朝蓋靈芝五色鮮。

目疾偶成二首❶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煙霧亦悠哉。靜聽靈響空中發，坐受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裁。太清絶點誰能畫？一瞬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百事無聞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爲華蓋洞天賓。看花謾笑如煙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爲隣。

柯敬仲畫古木踈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蒹葭霜露風連海，翡翠蘭苕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誰高卧？亦有晴虹貫夜船。

答盱江石門江秀才

石門山在盱江上，聞似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没，道林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賦？龍負經函我所銘。此地卜隣多逸興，重來爲寫向幽亭。

夢吴成季真人見訪夢中作❷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買？高閣浮雲只共看。野

❶「偶」，原作「禑」，據類稿本改。

❷「成季真人」，類稿本作「宗師」。

歎不堪供七筯，新詩聊可助盤桓。當年赤壁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幾望陳谿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有賦❶

野迴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亭皐。池冰下見蒼鱗鬣，雲海東迴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茅簷數尺當晴昊，無限清歡一縕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甕牖西南煖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塵滓涉清虛。飢來進火烹仙术，定起和丹較道書。憑仗白雲封谷口，免教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❷

霜寒水浄已無魚，漁者縱横罔不疎。羹食盡供晨市遠，炊煙猶待晚歸餘。已知漠漠濠梁異，豈盡洋洋鄭沼如？萬里江湖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李伯宗録詩❸

老去逢春祇謾吟，敢煩綵筆爲追尋。玉堂天上成塵夢，茅舍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花深。文章傳世

❶「幾」，原作「歲」，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照磨」，類稿本作「所藏」。
❸「李伯宗」，類稿本作「答李本」。

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踈，高齋長日共清虚。輕雷過雨神功外，瑞露垂雲壽瀝餘。藜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九秋華蓋通天極，千載相隨兩鹿車。

鶴❶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尚書自蜀携至此邑，以爲珍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惋嘆。今二十餘年，集妻姪浚儀趙德莊，從好事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故，而藏諸篋笥。爲賦此。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峥嶸壓九皋。鐵石閣身脩足脛，雪霜依骨淺翎毛。通泉久失千年璧，杜甫空吟一世毫。老去思鄉歸未得，時時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❷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吟身渾欲覓貂裘。衝寒載酒怜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得意長安各騎馬，❸山堂還憶醉翁不。

❶「鶴」上，類稿本有「畫」字。
❷ 此題，類稿本作「二月七日雪贈陳君章」。
❸「各」，類稿本作「却」。

閩憲克莊以故舊託文公五世孫明仲遠徵鄙文老退遺棄散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勖至善及余表姪孫陳誼予兄子豐仲弟之婿賈熙用昭之從子大年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録之得五十卷亦已勞矣賦此爲謝❶

老去斯文付寂寥，寒枝枯甲一遺蜩。虚言自歎真何補？好友相求不憚遥。敗篋塵埃煩數子，破窗燈火每連宵。書成明日尋梅去，共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并簡貳憲斡克莊

道南遺緒實天存，徑寸神膠萬里渾。路遠祇憑霜履穩，歲寒更覺縕袍温。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弱翰不堪酬使者，遠來深愧考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豪傑名勝，多從之游，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深遯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廓之趣，粤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

❶ 此題，類稿本作「酬諸友編詩」。

王公輔自種湖來，袖詩一篇爲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者乎？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吴越淮泗而遂至乎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舃度幽岑。欲吹藜杖同清夜，静看梅花對苦吟。江國鶯花時冉冉，京城煙雨晚鬖鬖。老來每憶登臨處，仗子芳年一一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屨行，總將憂患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瑶席，雙引娉婷韻玉笙。春雨松間殘弈泠，秋風江上莫塵生。三分籌策頻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川上嘗聞感聖衷，尋源曾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千門闢，山澤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野塘舊隱誰能住？一勺清泠謝太空。

夜宿周氏簡饒復心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論語集註》至於達旦。某以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雞鳴，賦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化，通變猶聞典禮傳。五十華年思絶學，二三良友信遺編。選鋒若欲

驅殘臘，晴昊梅英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并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禁林貴臣名公書報。萬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朝擢之喜，良爲助慶，因賦此爲別云。

墨卿玄璧進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内相貽書傳異賞，中朝垂問仕何方。宗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草木荒。把筆欲題新感遇，牛衣春夢鬢蒼浪。

五言絶句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❶

海内出珊瑚，枝撑碧月孤。鮫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

參差不可吹，紉佩寄遠道。遂令如石心，歲晚永相好。

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翠袂倚岧嶤，來尋碧玉簫。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潮。

❶「玉」下，類稿本有「所藏」二字。

題黄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蔓有遺實，不食庸何傷。東陵爲圃地，何曾憂雪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蕙汎崇蘭圖

衆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雜佩以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妍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妍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踈林泊暮煙。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鯿。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　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真。一枝紅淚濕，似憶故宮春。

黄蜀葵

花萼立清晨，鵝黄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家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緑萼間。素粧風雪裏，不作少年顔。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❶

鳳皇臺畔竹猗猗，別出參差玉一枝。閲盡雪霜心似鐵，高風惟許歲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雪墮坳。仙客不知猶是畫，每聽長唳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❶ 此題前，類稿本、四庫本有標題作「七言絶句」。

近世墨以油煙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烏乎！孰肯舍易而求難，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草野小臣春夢短，猶懷染翰侍君王。

天曆己巳，天下大定，中外乂安。天子始作奎章之閣于宮廷之西，日親御翰墨。時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藉甚。邈在草野，豈勝千古之思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官壺徹底清。

朱萬初以藝文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丞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哉？韓文公譏丞不負余，余負丞。今丞，凡邑之風俗、教命、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鼻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清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乏絶。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擣治，斫楓肪和之，每焚一丸，亦足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爲。今年

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蕭寒，遂得爲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九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　歸田稿四

芝亭永言

雍虞集伯生

七言絶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甕牖前頭晝不成。未有樓臺供遠眺，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陁，遠似羊群或似鵞。憶踏春泥看柳色，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野服初成拄杖行。祇好白雲相伴住，❶天台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泥深田父少相過。

❶「相伴住」，類稿本作「長作伴」。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淫鄙别爲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
方平欲來共今夕，微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弈棋，松枯鶴老忘歸時。
山前酒熟不中喫，自有金盤行五芝。

關關睢鳩在河洲，錦幄春温吁可愁。
六合清凝海天碧，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煙霧冠晨暉，雪色鬢毛風外稀。
何事酒壚眠不去？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蚤已翁。
東家木公合辟穀，但汝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❶

憶昔吴興寫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
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茶煙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
江中遺佩相思久，莫待明年春蕨長。

夢蟾圖

炯炯孤蟾兩目寒，莎羅臺上濯神丹。
冰容映日初無質，故許空岩夢覺看。

❶ 此題，類稿本作「吴興公墨竹」。

唐五王出遊圖

華蕚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
龍姿鳳質多相似，黃髪爲期樂未央。

八駿圖

瑶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
玉殿重來人世換，蕭蕭苜蓿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
蕭蕭徒御圖中見，猶想君庖賜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饞飢。
負嵎何待要馮婦，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搏桑積雪高，海空天浄絶纖毫。
每看劍氣衝銀漢，知是吹笙詠碧桃。

題大别山栢圖

憑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
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一度此山來。

答趙乘彝送地黃膏❶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罌致地黃。
昨日飲餘肌骨煖，解持書卷近晨光。

❶「乘」，類稿本作「秉」。

酹張用鼎

老馬尚書賓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
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觀君落筆時。

題關尹問道圖

身隱何爲更註書？區區關尹强留車。
周公制作成殘缺，嘆息何人問緒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簫然絶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
已無熱惱仍無夢，坐到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雞犬無聲曉氣寒。
童子儗謀朝一食，玉盃盛得露溥溥。
一杯濃露滑如飴，灌溉清涼可療飢。
畢力石田嗟已晚，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答樵歌莫却還。
人影自行殘照外，雨雲先入翠微間。❶

次韻答魯子翬參政四首

山水娱人若妙顔，幾年摇落鏡中鬟？
高情誰與爲膏沐？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晨曦，紈扇高堂兩鬢絲。
想見東南賓客盛，臨江釃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聊寄一毛輕。
白雲千載悠悠外，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罔開，選掄更欲籍非才。
故人情厚慚衰朽，千里空煩重使來。

❶「間」，類稿本作「關」。

題赤城站壁

莫怪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簑衣。
天心月滿江心定，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詫芰衣。
多謝相如遠相問，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絶波。
形質不應猶有礙，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
鮫綃剪得霓裳就，却擁冰髯上太清。

郭熙畫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
記得玉堂春晝永，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
唯慚薄德成虛辱，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病消沉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

故人遠訪閒相對，共看流泉日日新。

合禮文章體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游少，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楊羅李生閩土，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紬繹，開窗東海眇煙霏。

子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畫屏甕牖閒欹枕，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　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碧煙。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❶

瞻望眉山草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絶幻厖，只餘詩句似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風雨梧桐自一窗。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消得鵞群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摩挲病目看蘭亭。

❶「與」下，類稿本有「師」字；「詩」下，類稿本有「後」字。

題黄敬申虎圖❶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草木低。
傳寫餘威千載外，空山藜藋尚萋萋。

聞機杼

咿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
滿地月明涼似水，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遍閲詩篇未識名。
解道折花猶帶露，却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萲，高花冠玉擅中園。
小冠不厭雙蓬鬢，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莛出露叢，素華高潔倚微風。
方田種得新秋玉，萬斛濃香屬老翁。
天官會弁若星流，簪筆同朝八月秋。
一色尚方新切玉，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寄高情。
過橋不是尋常客，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吴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過客全稀既有塵。
城闕鶯花二三月，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菴，荒陂獨往策羸驂。

❶「申」下，類稿本有「所藏」二字。

何如城北蕭閒叟？吟詠高齋從適參。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
遥知吟詠群賢老，清酒千壺薦膳羞。

賦范德機詩後❶

玉堂妙筆交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
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
故人邂逅聊相問，矢死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
七言内外黄庭景，歷歷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暾，蓬萊宮闕啓千門。
晴虚無外來相覓，塵影俱消湛若存。

蕉竹窗中舊席虚，白雲不住意何如？
欲占正叔來消息，正值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
天下儘多憂樂事，倏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
舊有始皇金石刻，李斯文字更嵯峨。

❶「賦」字，類稿本作「題」。

崇仁邑士吴景永客授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寺之海棠東坡所爲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枝蕚復盛住山明月溪增葺坡翁舊寓并録所賦爲寄偶成三章答之并呈斡公克莊部使者云❶

滿山桃李擅春風，麤俗何妨總化工。
賴得土人渾不愛，故容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蕚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
二百餘年還一見，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棧閣俯春濤，紅蕚青松翠壁高。
應有故人知我在，鷓鴣春雨老江皋。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緑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
惟有舊時雙燕子，經春仍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蹲鴟喜早涼。
高屐圍碁歸別墅，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黄花醉短籬。
每歎觀文修舊史，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潔白分嘉玉，園果青黄貢上金。
受命素心如鐵石，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蜚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看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❷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

❶ 此題前，類稿本有題「答吴景永」。
❷ 此題，類稿本作「送艾蜚英遊京師并寄國史諸公」。

常年空喫人間飯，聊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
白蘋如雪鷺飛起，耿耿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静簾攏，來往風雲盡日中。
萬卷相娱嗟歲晚，一簞猶恐負時豐。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
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還見丈人耘。

題樓攻媿織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遍天下，齊、魯尤盛。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❶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爲之者。撫圖頌詩，爲賦三章，章四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❷畫圖勸相又題詩。
當時補衮應無缺，金玉餘音到璽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婆娑。
工成繭館間琴瑟，宜薦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
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興王衣被功。

❶「農」上，類稿本有「司」字。
❷「勿」，類稿本作「不」。

送程以文兼柬揭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
只緣自信非鄉愿，俟命從容絶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白晝寒。
莫怪討論成諍論，御床夜索草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
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游。
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爲擬草堂幽。

早晚東吴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邊。
寄貲儘有詩人在，忍向園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
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老杜不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債尋常七十稀。
莫遣錦溪賢姪覺，恐愁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窗獨自吟。
百世詩書千古事，只憑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
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夢覺聽啼鵑。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
百年墳墓惟孤姪，因酌寒泉薦蕨薇。

寄吴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吴門，老病西江更斷魂。
春雨滿山湖海去，扁舟强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禄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
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關情。
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鄰春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檽。
坐到夜深誰是伴？ 數枝梅蕚一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 忽見叢蘭紫茁新。
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
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禁得許多寒？

葵榴雙凫[1]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
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
西内歸來還獨看，梨園弟子白頭新。

[1] 「葵」上和「凫」下，類稿本分别有「題」字和「圖」字。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
如何一段琵琶月？青草離離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❶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
定有扁舟來好客，倚闌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
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沉香。
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簷筤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窗睡覺日三竿。
蒲團深坐香如縷，塵几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
冰肌玉骨便清夢，不爲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
黄金布地香爲國，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煙，花下追遊亦偶然。
百舌無聲春亦去，蕭蕭田舍日高眠。

❶ 「氏」，類稿本作「君璋」。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斾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
黄屋東邊渭水上，從官誰是霍嫖姚？

答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
夜深霜冷絃中折，儘有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陰夏木掩柴扉。
空傳秀句寰區滿，世外高情更絶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
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昃歌，陶公於此每婆娑。
匡廬雨過青如舊，只爲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爲譚無咎賦❶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
臨泉洗墨春雲濕，恐有神魚起蟄雷。

撿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
飛塵不礙晴虚景，意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藏深密静無私。
始終慎獨成天德，深信開天自宓羲。

酬酢紛拏窘室廬，老來漸覺就明虚。
羨君盛歲先知約，絶利尋源事廣居。

别燮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

❶「爲」下，類稿本有「表姪」二字。

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明月幾時開？

聞燮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
春雨春波舟一葉，題詩先到鳳皇臺。

燮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長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間。
長官新戕豸冠去，誰與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不解嘲。
留與《周南》舊公子，歲寒聊寫兩三梢。

古　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踈踈香葉不知春。
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　夢　良　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
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横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
東家縱有溪山興，聽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却作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❶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甚，無見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絶百非，浴波紅日上當扉。輕雷谷口作飛雨，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鵰雛短羽毛，�籠三月未能高。攜來聽法生公石，風竹雲松任所遨。

投閑雖久尚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霄，暖煙籠晝，相尋閑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烏紗。徙倚江樓最久，綺窗迥、翠擁雙丫。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誰家？　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蠟，隋樹啼鴉。記當時攜手，何處天涯？日暮清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翁醉，驚雷散雹，深夜未停撾。

❶「入」，類稿本作「去」。

寄阿里仁甫[1]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踏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斝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溷諸郎？長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太丘翁。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與世間同。

千歲事，何許覓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岧嶤，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葛衣輕，芭蕉蘘竹共幽情。　病骨不禁湘簟冷，夢魂猶似玉堂清，畫簷踈雨過三更。

銘

虛白齋銘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既清既廓；氣容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穆清；迺取虛白，

[1]「寄」上，四庫本有「鵲橋仙」三字。

肇錫之名。汎景太虛，接軌貞白；先生之稱，世豈多得？天垂休光，賁于丘園；寶我谷神，守我幽玄。冥升在上，日月于邁；顧懷下土，福禄攸介。我瞻草木，我行户庭；風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報天子。沖而不盈，涅而不淄；上帝臨女，永勖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背曰：

晝安以恭，夕斂以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脩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耄至，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温，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禄石渠。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彌

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没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雪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絶而冶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産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强之涖冶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烹之，本無所得，❶縛祐搒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黄慷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吴瑾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

❶「本」字，類稿本作「卒」。

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煢煢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捄，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吴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吴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静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髪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録；審而傳之，與世瞻矚；傍有介士，玉板金籙。曰帝告汝，錫爾榮禄；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户，香彩遍屋；取火亟寫，神運掌握。豪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匵。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泄其玄躅；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絜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宰淵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漢丞相諸葛武侯以建興五年出師伐魏所上表後，一千一百十又九年，吴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遇，蹇蹇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辯。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寫爲屏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遊藝之美，傳世無斁。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大德九年吴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

侃侃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永我遐僻；懇懇陳情，以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寔勞我思。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一

歸田稿五

雍虞集伯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藴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

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三聖人之意，❶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説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

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説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虚，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内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

❶「三」，原作「四」，據四庫本及本文「三聖人之言」「三聖人以降」等改。

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説，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説，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

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説，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斡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説焉。嗚呼！内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

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别，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説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説，今所敘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説，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緦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肆其説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

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録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❶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

昔静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録》。意其所以謂之《通録》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

❶ 「王」，原作「玉」，據類稿本、四庫本及《毛詩正義》改。

者，❶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❷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

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明，❸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舉其先世遺書相示。❹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録》亡恙乎？」有曰徽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也。」徽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説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丱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籀文九千、試八

❶「者」，原作「音」，據類稿本改。
❷「戒」，原作「受」，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講」，原作「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❹「舉」，類稿本作「出」，四庫本作「持」。

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説文解字》之書於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蓋亦希闊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説，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奥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吴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漈鄭漁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强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己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尚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嘗又以爲古法背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閲，而偏旁奥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

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番易吴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吴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説，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吴公殁，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

最爲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吴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乎？吴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吴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奥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内脩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

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凛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群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説，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説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敘。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説《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説《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温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説，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説，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説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

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説，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説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録本而讀之。見其説《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説，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説，或踈

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餘藴。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❶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閈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説而多同説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斡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諗于集也，序其説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録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敘之。」故著其説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❷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歘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殁。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殁，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説，❸則

❶「感」，類稿本作「惑」。
❷「有」，原作「其」，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洽」，原作「治」，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在於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住持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以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遍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册者閟，不如見於咏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❶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絶，干戈蠭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害以禦侮，❷立保障以生聚，

❶「文集」，類稿本作「漢泉漫稿」。
❷「據」下，類稿本、四庫本有「要」字。

以北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趍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卬卬者焉。

集東書游京師，猶獲望前輩之一二。❶而三四十年以來，求文獻於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❷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野齋李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官，❸宦游東南，敭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❹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敭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❶「獲」，原作「惑」，據類稿本、後文「不獲見」改。
❷「其」，類稿本作「今」。
❸「官」，類稿本作「學」。
❹「乃從」至「盛衰」五十七字，類稿本作「近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既而其子南行臺管勾復亨、復貽以見示，俾得其言焉」。

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禀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闇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怛。洒若蟬蜕汙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

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

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絶，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❶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飫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悦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

❶「失」，原作「夫」，據四庫本改。

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吴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殁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

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❶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壯强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絶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説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

❶「奈」，類稿本作「余」。

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遡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❶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寫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别，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誦之，以詑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册，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絶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❷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歟」。天幸不達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❶「名」上，類稿本有「求」字。
❷「秉」，原作「乘」，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束於三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汩汩，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瀾，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於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黄氏復姓譜序

臨川黄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黄氏。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别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争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

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明序❶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内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庋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吴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吴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

❶「明」，原作「民」，據類稿本、四庫本及正文「吾聞則明」改。

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一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二

歸田稿六

雍虞集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黄敬則之官序❶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内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爲使，奉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黄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説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殁，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筦，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

❶ 此題，類稿本作「送黄敬則赴太平文學序」。

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席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爲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涪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脩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没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

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窗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絶袖抉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絓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内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溉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

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蓽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

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概見於世。姑因録詩，傳其人之梗概，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

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録，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褧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稡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風雅》三十卷，❶而以保定劉静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吴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爲未可誀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厠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❶ 「風」，原作「文」，據本篇標題改。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于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静春《戒子通録》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脱，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静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録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踈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一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虚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衷、劉聞聞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説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

《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静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饜予之嗜焉。因以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拳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别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

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説，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多，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詠沂上之風者。❶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

❶「詠」，原作「泳」，據類稿本改。

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爲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必親觀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

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

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棄去，顧獨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娱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遥峰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録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殁，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

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

余昔待罪國史，嘗以職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於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吕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曾魯公、司馬温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内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曆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凛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歧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❶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黄鐘之寸，卒無定説。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倣其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予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彦、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二

❶ 此篇，類稿本比本篇多一百六十九字，文章結構與字句多有差異。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三

歸田稿七

雍虞集伯生

序

廬陵劉桂隱存稿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説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悦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温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説，馳騁縱横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概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絶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

不當。本治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説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汩没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絶，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傚，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强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遇于集雲峰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

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内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概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説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髪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稿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

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謦欬，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稿》，并《續稿》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稿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刻諸學官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

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稿》《續稿》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録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録其目以爲記。其爲説，盍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説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敘。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莅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

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户，晝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

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稿，是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酧、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録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説，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稿序

《梅亭續類稿》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稿》三十卷，其家既鋟梓而傳之，及内附國朝，公之孫晙，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稿》，既成帙而殁。後三十年，晙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閑户録》《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稿》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内、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禀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贍。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

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繆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敘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概，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某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汩汩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吴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静虚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脉絡之所經，并穴之所

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上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説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説，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黄之政告成，蒼顔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卧痾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稿。歎曰：非能賦能説之大夫乎？噫！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

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磵谷居愧稿序

《磵谷居愧稿》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磵谷居」，所謂《愧稿》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携集拜公床下。峩冠褒衣，意度閒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磵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丱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稿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 有詩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❶謚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以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黄鸝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櫂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當塗守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至爲太子贊善，終不爲起。許州趙□□自隱士起，官至一品。

❶「贈」，類稿本作「賜」。

京兆蕭𣂏、臨川吴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汴梁吴彦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明詔，使有司舉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至正，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脩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絶。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爲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況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豪釐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答明詔於萬里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爲序，是以喻之舉士，不可以不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爲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

宦游，不能以時至墓下，乃書爲譜，鋟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北渡，没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奂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歴憲司御史、南行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歴，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大夫、户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别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户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脉通貫，情意孚浹，癢痾疾痛，無不畢達。綏輯嫗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士者，脩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户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翛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乏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衿焉。富庶淆雜，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孽牙攙搶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微；别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慝。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豪髮千里。權度之則，以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捄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

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古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況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周氏族譜序

予嘗讀《唐風・杕杜》，而知同姓之可親，讀《小雅・黄鳥》，而知異姓之不可恃，玆族譜之不可無也。然天下同姓者，其始未必不本於一人之身。其後原遠而末益分，加以居徙之不常，隆替之不一。於是析同以爲異，合異以爲同者，無怪其然也。予以是爲譜病者久矣。予於周三月達海，❶姻婭之厚，一日往郡城訪焉。居訪間，出其族譜以相示，因囑予爲之引。觀其六世祖梅窗，系出濂溪之族也。方竊疑之，達海告曰：「玆特梅窗祖之先，遷于建康，譜系已失其傳而未正焉耳。得無有哭子儀之墓，稱閔子之後，見笑於人者乎？」予曰：噫！子之言是也。作譜者，本不欲忘其祖，今乃逮顯者以誣之，將何以訓後人乎？狄青武人，猶能不祖梁公。陳涉傭耕，猶言將相公侯之無種，而況吾儒之流乎？莫若斷自其可知者以爲始，則無誣祖之咎矣。君家遷于仁孝坊，今六世已不可勝紀，況欲追求於千百載之上乎？曷若祖梅窗爲始，而於其下，枝分派別，久則又以是爲祖譜，而家置一小譜，以小宗附于大宗之義，則愈久而愈可信矣。今君之族分派，繩繩蟄蟄，祚胤至十百指，殖産至千頃。仕者圭組蟬聯，隱者節義相尚，别姓之在撫城者，未能或之先

❶「月」，《四部備要》本作「尹」。

也。宜必有忠厚以培植之，禮義以充養之，又讀書以繼續之。故能甲第相望，佳氣相屬，而綿綿瓜瓞之盛，與眉山蘇譜、廬陵歐陽氏之譜並矣。於是，達海應之曰「唯」。遂書以爲引。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三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四　歸田稿八

雍虞集伯生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黄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孰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吴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吴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吴公之言哉？然而别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顔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吴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齠齓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禄仕；欲其脩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趍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勖之。至以己之爲學者爲説，世豈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吴公求其明經也，經既明矣。吴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吴公之所以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吴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

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

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註，得以脱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吴公之意，而有以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下逮，於暬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以功名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中立尚書以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禄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

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瓘，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爲學官，與之同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

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遍涉經史。❶ 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既亡，習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舂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録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滂沛，故代言之在稿獨多，考績職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録者，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烏乎！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浹於見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閒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摶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

❶「遍」，原作「編」，據四庫本改。

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殁，真公志其墓石，納竄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❶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吴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燮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

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敘，以爲遠不及温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托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

❶「焄」，原作「焄」，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劭以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昶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爟宰番禺，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爲刻梓而傳之，昶爲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以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虔有政。金迫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甌寧縣，有治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舍部、户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至，主管玉隆萬壽宫。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

《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内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傒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爲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

之，遂南遷。當是時，瀘溪王民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人之禄，則不敢内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顔子之學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以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某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皇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于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

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

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玆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某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乏奉常，略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乎異端旁説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答德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趍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説者得以爲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輟而復興，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衡茆，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説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説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

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

諸生説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渢渢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某敘。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有詩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藝

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

又附見二首云：

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絶，芒芒驕莠欲誰裁。

臨川經學邁前脩，羣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咏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

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横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吴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吴公亟稱之，首爲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峰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爲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泠以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脉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書，自以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絶，惟有端坐絶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菴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巋然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以爲樂。恬憺之極，賦詩以相娱。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録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兹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禄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徇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❶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説，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

昔者，顔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

❶「進」，原作「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爲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楝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楝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楝之隘其間，❶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楝嘗學《詩》乎？《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

❶「楝」，原作「棟」，據類稿本改。

白露爲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吴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末之能及也。雜著本埋而敷鬯，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焫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厲己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劓刵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平云爾。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産，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

書奇奥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説者衆，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河間劉守真乎？而其言亦古奥，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

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踈。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温平。至於疑似之間，依俙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説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悮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禀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胗脉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夸，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

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大黄、朴硝數斤，煮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閑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

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脩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峰者，古僊真人之所游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脩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吴、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别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攟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悦之曰：「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

見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病者無遺處矣。兹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内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嘆、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時有不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於前者，既有以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贊其畫；而到官於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兹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游詠於寛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邑屋之繁、道路之

衡，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

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學而後仕，皆歷於風憲而後官。是以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雷澤，字師舜，亳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可與，金源人，深静以居，不撓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以推見其所以晝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於四方以爲儀，於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於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蒼之生，其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灾；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爲之用也。

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倅貳參佐，皆以爲己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争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争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守楊公始至

旬日，行省輟公往鞫之。於是經歷趙君師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孳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敷已感，雲滃興於川谷，雨遥注於郡城。奉貺而還，雷隱隱達，晝夜不絶，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内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明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兹忱禱於俄頃之間，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爲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掾陜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吴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更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鎦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奥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抵掌扼腕，❶争起而用其説，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

❶「抵」，原作「抵」，據蜀本改。

二三十稔間，❶曾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人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以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

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瘖，不能言，而無他苦。群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舁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甕峰之原，有吴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虚心而不忮。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説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以爲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於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故書以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❷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爲隣。陶淵明

❶「稔」，原闕，據蜀本補。

❷「胡」上，類稿本有「盱江」二字。

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❶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❷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静，最爲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❸外無世俗之交，内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攄思，殊有飄飄凌雲之風焉。自方外之説論之，❹大若宿有仙材、❺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爲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❻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❼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永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辭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❽

昔者臨川吴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十人。❾既老，就

❶「浩」上，類稿本有「汗漫」二字，「辭」作「才」。
❷「近」，類稿本作「後」。
❸「君」，類稿本作「生」。
❹「方」，原作「分」，據類稿本改。
❺「大」，類稿本作「殆」。
❻「以」，原無，據類稿本、《周易正義》補。
❼「操」下，類稿本有「行」字。
❽此題，類稿本作「贈李本序」。
❾「數」，類稿本作「百」。

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❶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没，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公。庶及閒暇，❷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爲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爲《近思録》，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爲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銜轡，循軌轍，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略思於予言乎！❸

蓋聞吾伯宗之爲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❹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❺今兹又將游行於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

❶「郡之」，類稿本作「鄉人」。

❷「庶」，類稿本作「幸」。

❸「盍亦略」三字，類稿本作「其試」。

❹「集註章句」，類稿本作「章句集註」。

❺「己」下，類稿本有「者」字。

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某又聞之孔子言：❶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❷没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内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❸人自爲説，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

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争，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

❶「某又」，類稿本作「然嘗」。
❷「可」，類稿本作「敢」。
❸「紛淪」，類稿本作「紛紛」。

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鵞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致神會焉。❶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❷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致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召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録《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爲之序，未及爲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以爲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學《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

❶「神會」，類稿本作「力索」。
❷「然」，類稿本作「焉者」。

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録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於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學而薦引之，有新進者不出户庭，而得交賢雋於方册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以爲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沉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爲薦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鬱鬱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説，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四

